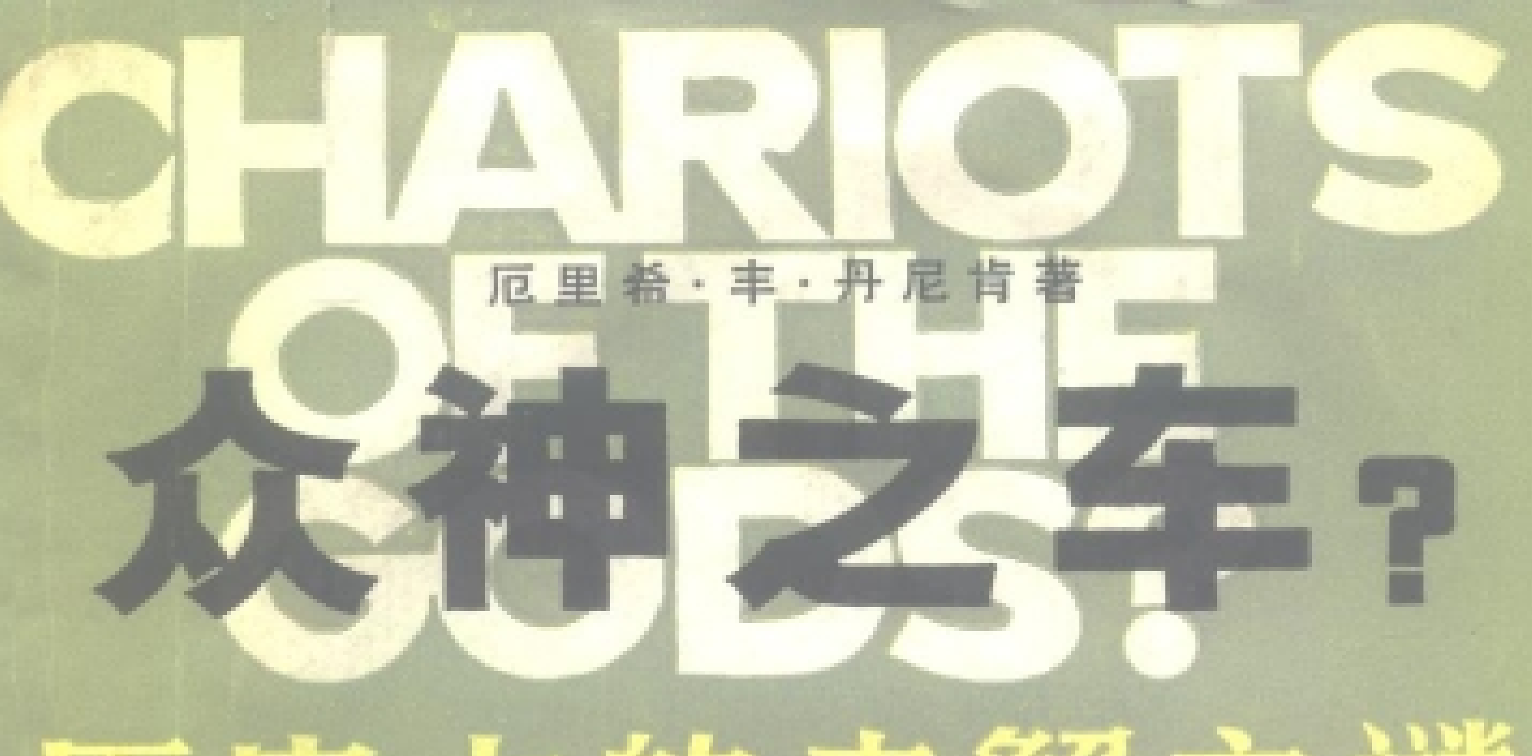


厄里希·丰·丹尼肯著

众神之车？

历史上的未解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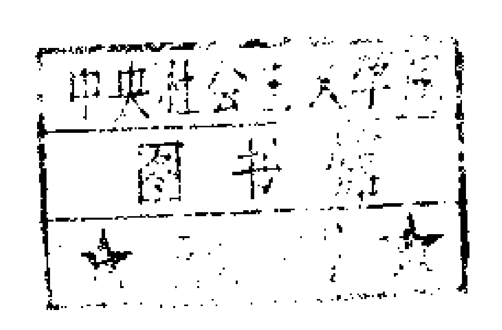
众神之车?

——历史上的未解之谜

厄里希·丰·丹尼肯 著

吴胜明 周里亚 郎胜铄 译

冯玉柱 校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众神之车?

——历史上的未解之谜

厄里希·丰·丹尼肯　著

吴胜明　周里亚　郎胜铄　译

冯玉柱　校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450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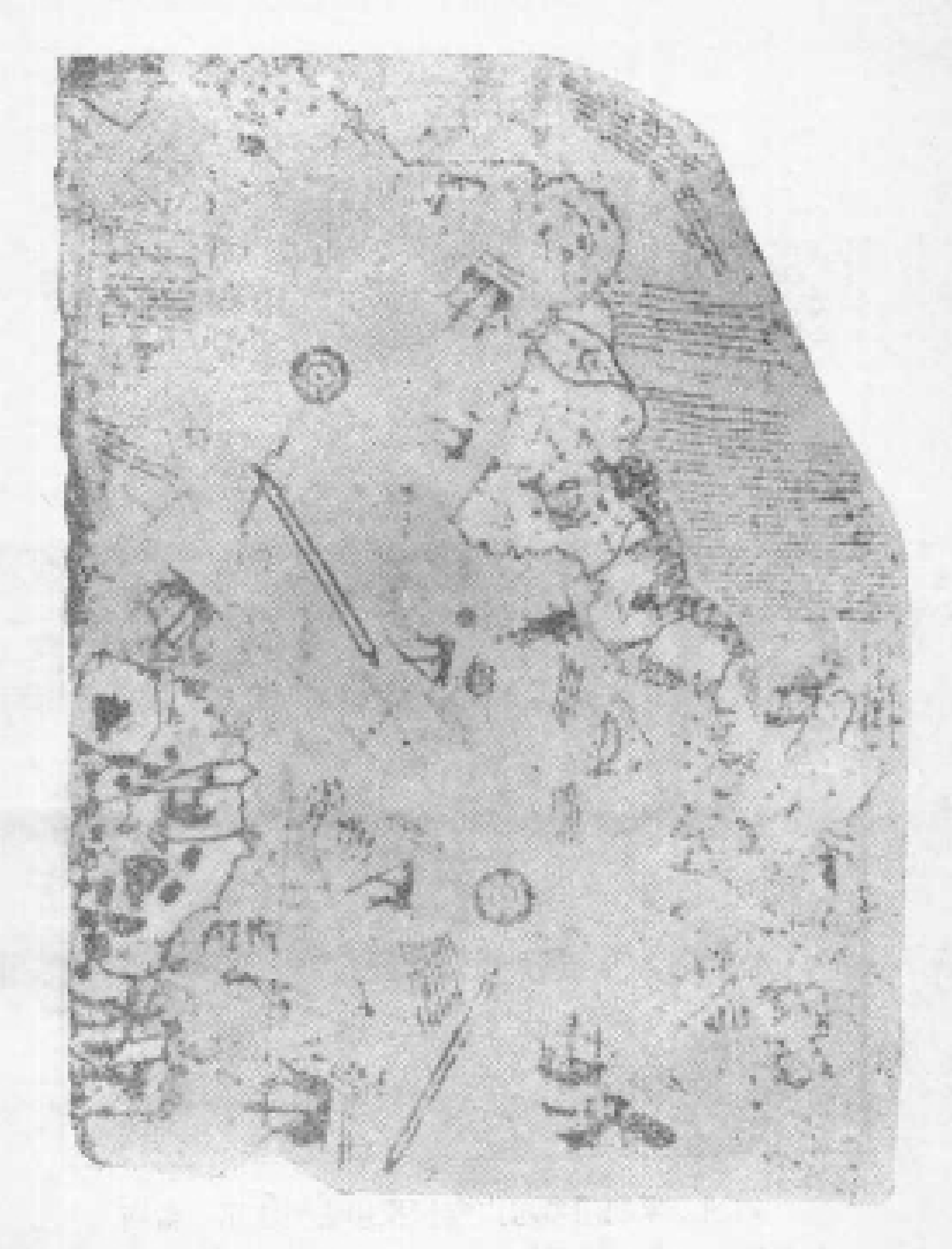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字数 107,000

1981 年 11 月第 1 版　1985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78,001—99,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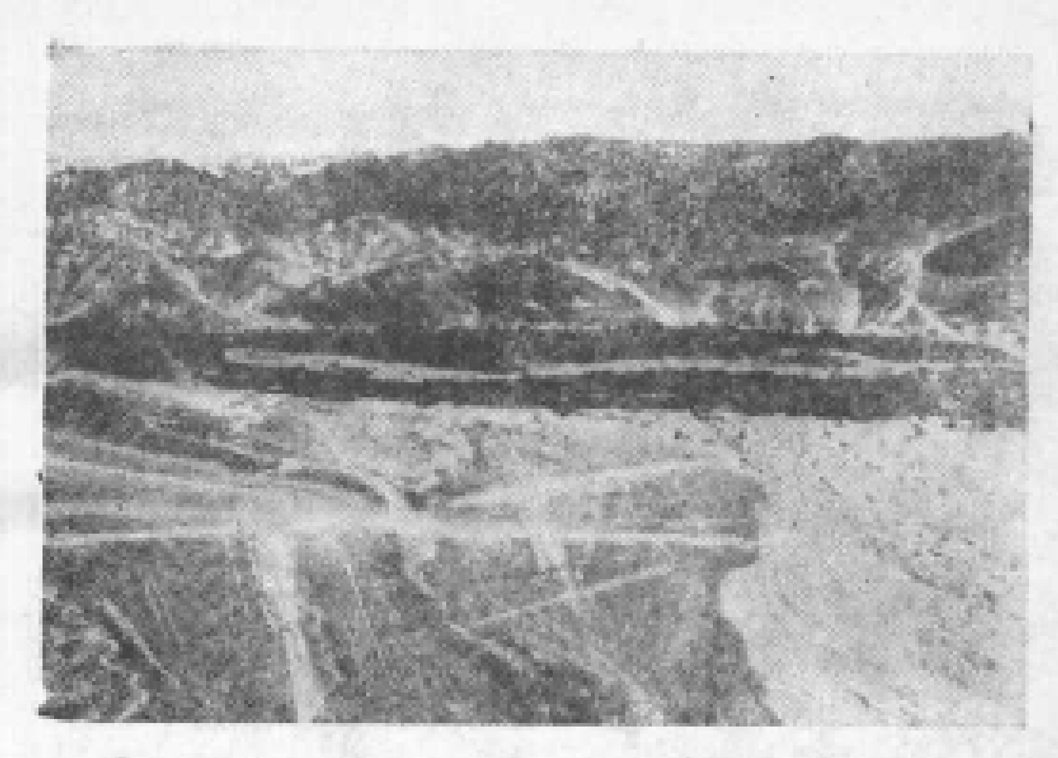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3119·962　　定价：0.71 元



十八世纪初土耳其海军上将皮里·雷斯的图书室里发现的地图之一。图上绘出了美洲和西非。标绘在下端的南极洲同用回声探测法测出的冰下地貌十分相象。这块陆地自有史以来一直被冰覆盖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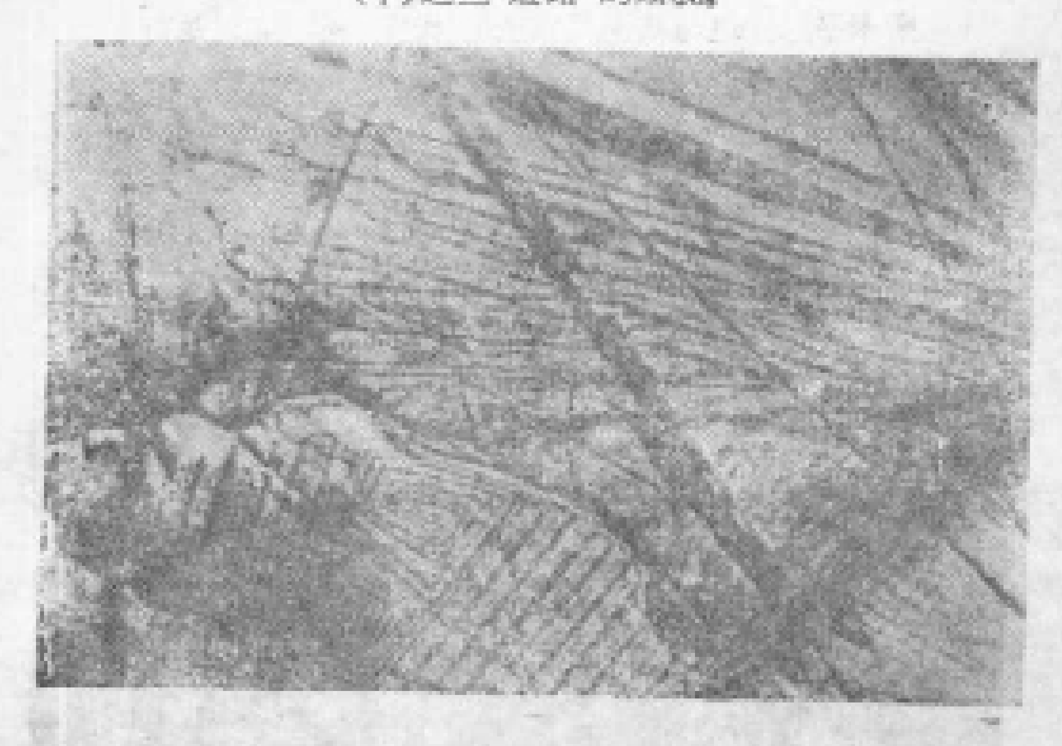


制图专家利用参考点座标投影法把皮里·雷斯的地图重新标绘。得到的图形同美国空军以开罗为中心以等距离投影法制成的这张地图实际上完全相同。



（上）在秘鲁的纳斯卡平原上的奇怪标记。这是纳斯卡平原总貌图，据考古学家说图上是印加人的道路，但沿着这些"路"却什么地方也到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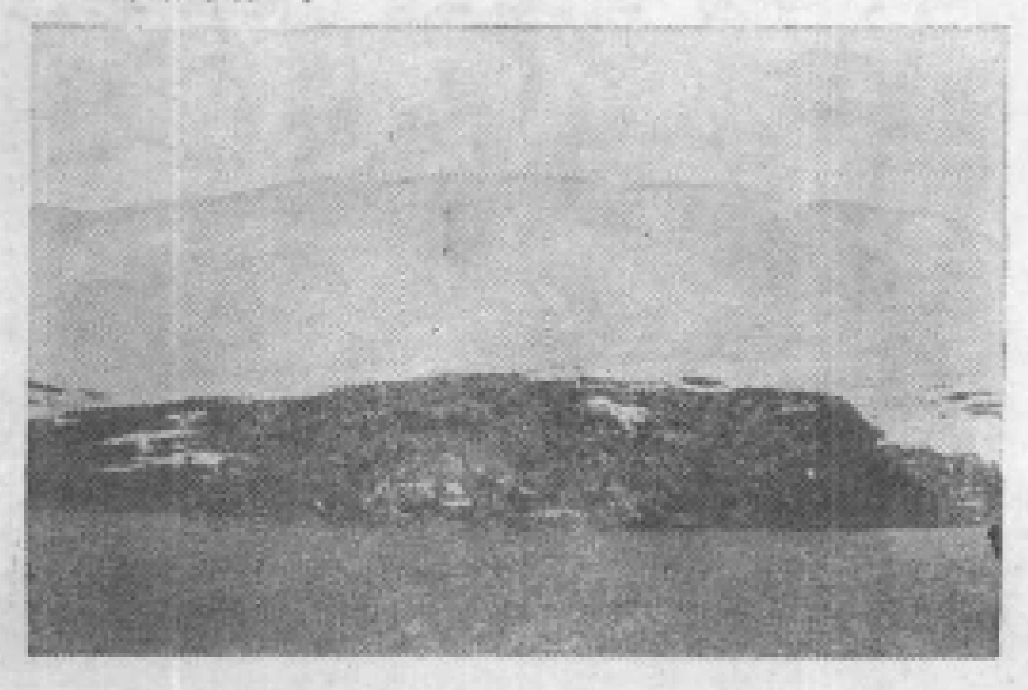
（下）这些"道路"的细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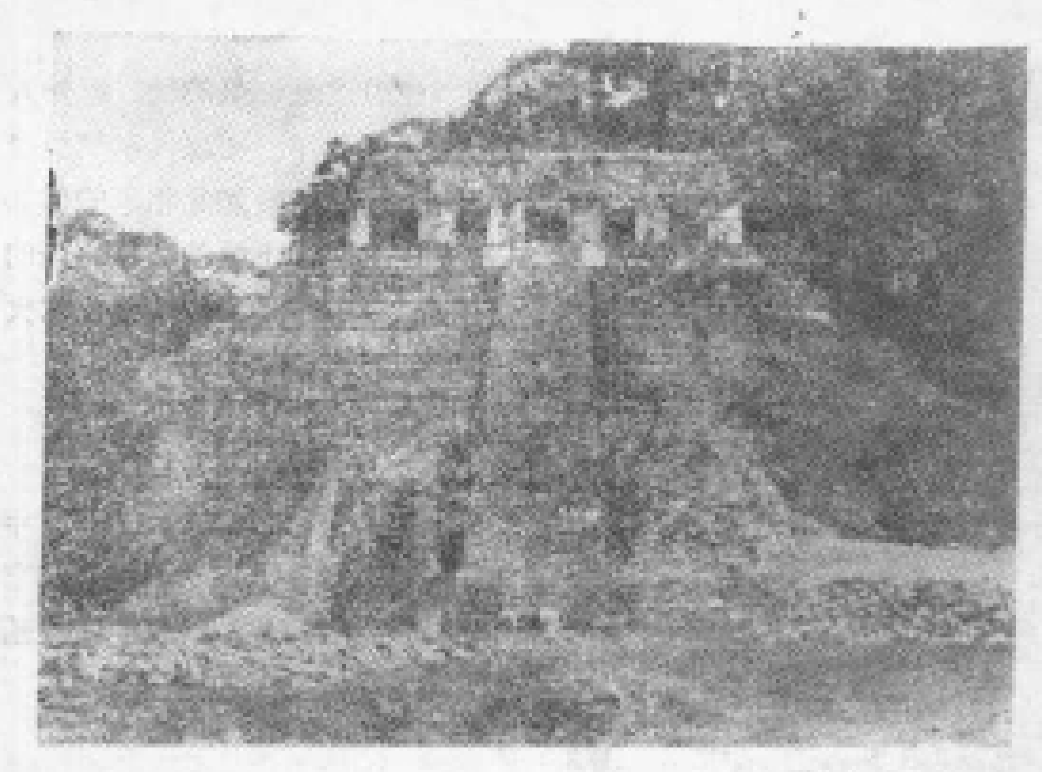




(上)纳斯卡平原上另外一些奇怪的标记。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代航空港中的停机坪。

(下)皮斯科湾上820英尺长的巨大图形指着纳斯卡平原。这与其说是宗教的标志，还不如说是方位指示标记。







这是墨西哥帕伦克城中藏有浮雕的古玛雅神庙。

这是庙内一间小殿堂壁上的一块浮雕。由于地方太小，无法从正面拍摄其全貌，但已足可证明下面一幅临摹画的真实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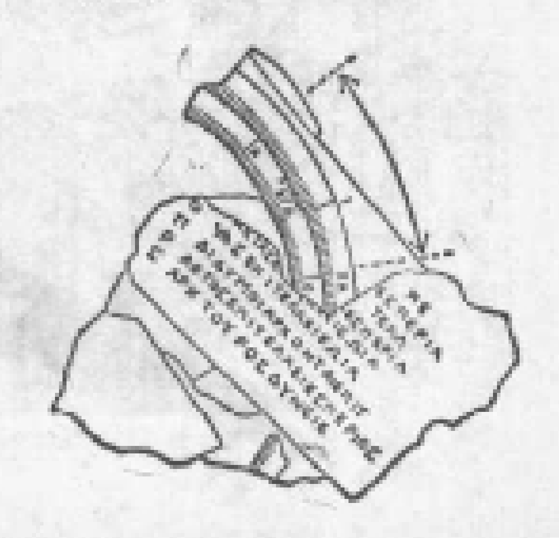


(左)这是临摹的画。原始人的想象能创作出同现代宇航员坐在火箭里的情景如此相象的作品吗？在这幅画下端的那些奇怪的图形只能看作是推进器喷出的火焰和烟气。



(左下) 在海底躺了几百年后，这东西看上去不很起眼。它是 1900 年希腊潜水员在安蒂基西拉岛水域发现的。

(右下)经过细致的清理，发现这是一套联动的齿轮，是一台天象仪。它的制造年代是公元前 82 年。这张图再现了该仪器的一部分。





这根古代的铁柱是不锈的。它的年代无法确切测定，但是至少已有几百年了。



这块巴比伦的泥版记录了过去和未来的日、月食。

这三件怪东西是亚述的。最上面一块泥版是"沙马斯神"。这是四千多年前的作品，画着星星和戴特殊头盔的神。为什么古代的神总和星星联系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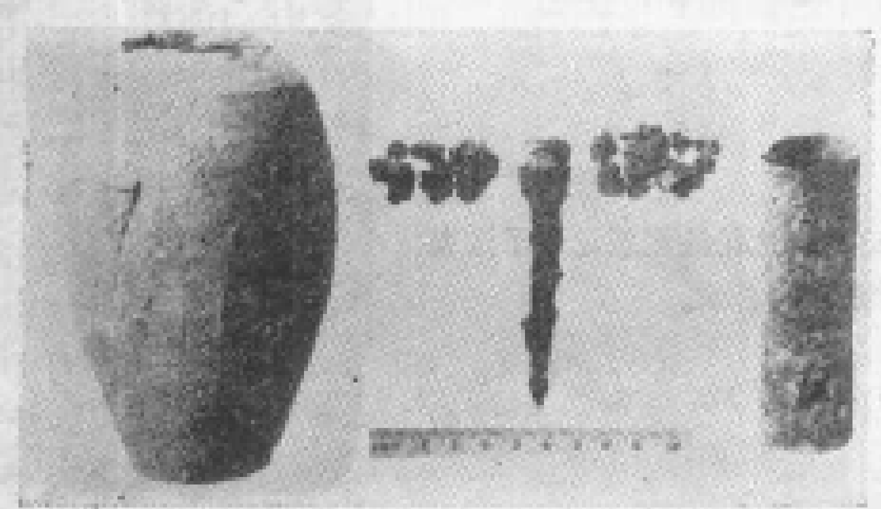


第二块泥版是二千多年前的。中间的东西被说成神树。我们很可以把它解释为象征性的原子结构图和乘在喷火车中的宇航员。（在带翅膀的圆圈里有一个人像，圆圈下面是原子结构图形。）

（右中）第三件是公元前七世纪的水晶透镜。研磨它需要一个复杂的数学公式。亚述人怎么会懂得这种知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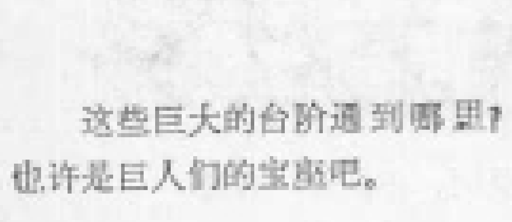
（下）陈列在巴格达博物馆中的这些古代碎片被确认是电池的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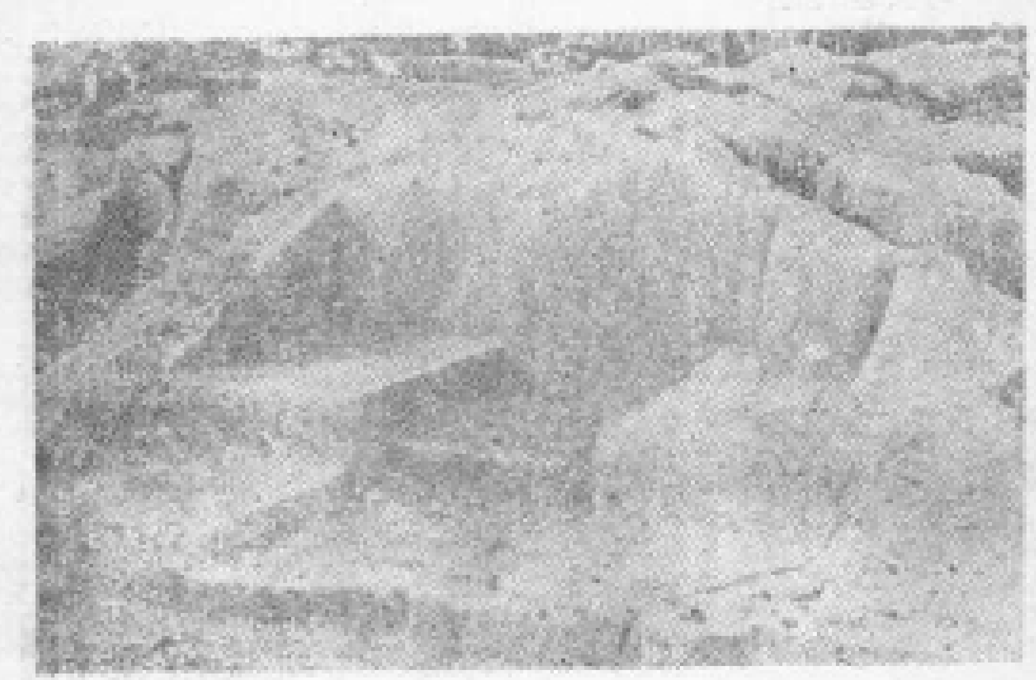
下面的照片来自南美洲，该大陆布满了古迹和不解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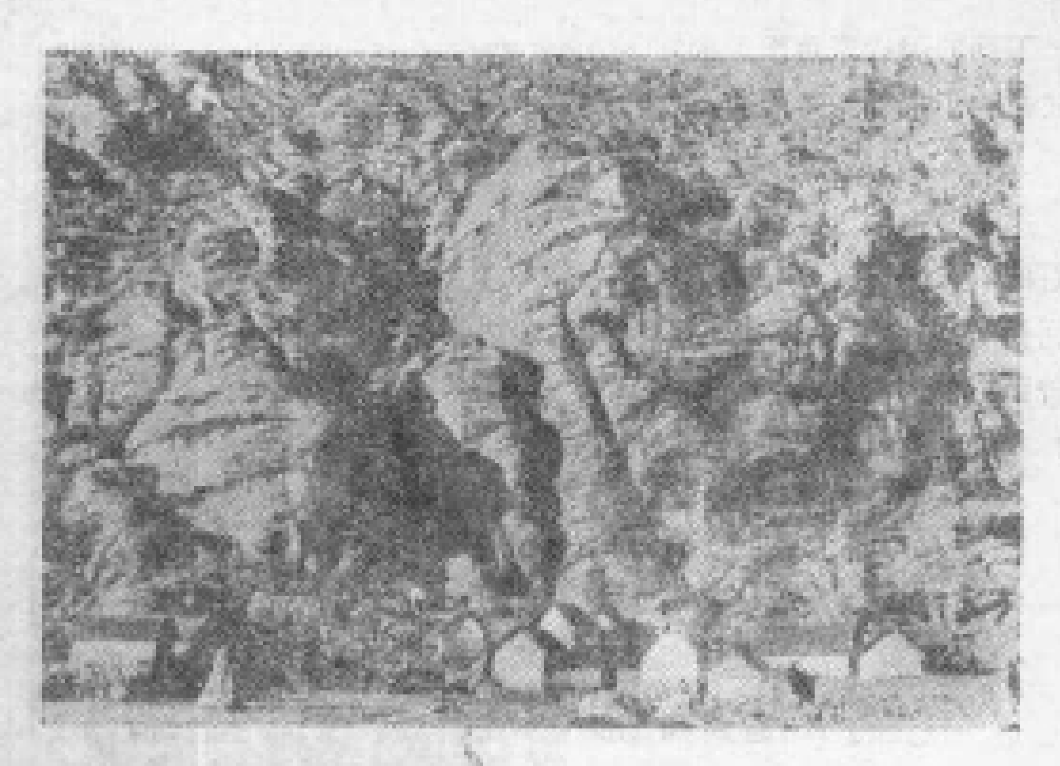


这是一块估计重达二万吨的巨石的部分。它是在秘鲁的萨克赛瓦曼发现的。它是作什么用的？何种巨人的力量使它上下倒置了？



这些巨大的台阶通到哪里？也许是巨人们的宝座吧。





岩石的玻璃化需要极高的温度。在秘鲁，这是怎么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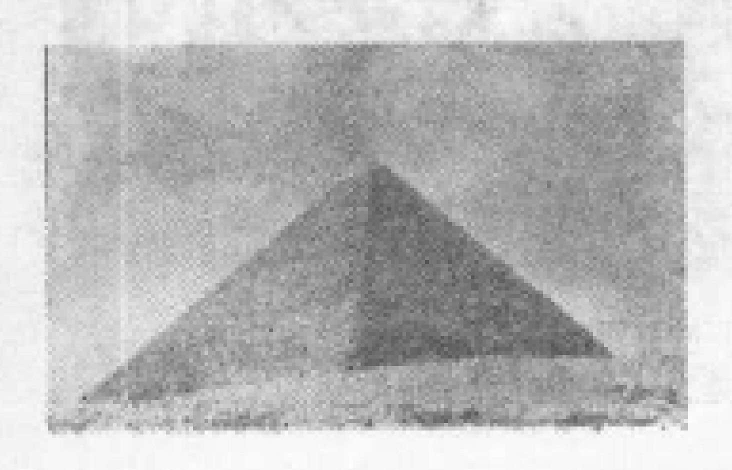
萨克赛瓦曼高大城墙的片断。请看，接缝之严密令人难以置信。原始人怎么搬得动这些巨大的石块？



埃及第二王朝的木乃伊。



编织得十分精致的织物。埃及人在这么早的时候从什么地方学到这样复杂的工艺？



吉萨大金字塔，如果靠滚木和人力，搬运这二百五十万块石块至少需要600年。



在洪都拉斯的科潘，这个神庙是根据玛雅历的规定，每52年建造一定数目的台阶而造成的。





帝亚瓦纳料并无文字史。图中的“太阳门”用一整块10吨重的石块雕成，上面有一个会飞的神，两侧有48幅神秘的图形。传说有过一艘从星星上来的金色飞船。

这尊大神像上记录着漫长时期内的各种天文现象。



还是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原始人有处理这么巨大的石块并精确地连接起来的技巧？水管长1.8米，直径半米。

墨西哥奇钦伊扎的埃尔·卡斯蒂洛金字塔。它也是按照玛雅历建筑的，每边有91级台阶，合计364级，再加上面的平台共365级。





玻利维亚的圣太克鲁斯附近，长长的混凝土地面构造，这些难道真是为不用轮子的人铺设的道路吗？





世界各地的石壁画：

（左上）津巴布韦的壁画。这个骑着的人穿锁子甲，戴着奇怪的头盔。这是王的葬礼，还是宇航员在补给生活用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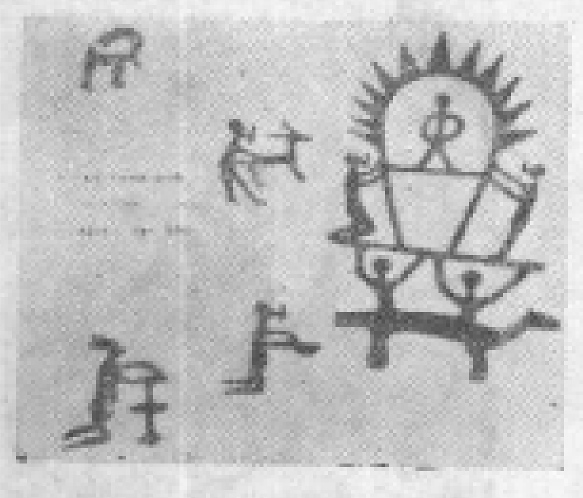
（右上）南非。一个白色的人穿着短袖上衣和马裤，用吊袜带，戴手套，穿便鞋。无法相信这是赤身裸体的原始人想象出来的。

（左下）这是俄国探险队发现的。

（右下）这是在意大利北部的瓦尔卡莫尼卡发现的。画中人穿套服，戴奇特的头盔，这又一次表现了原始人不寻常的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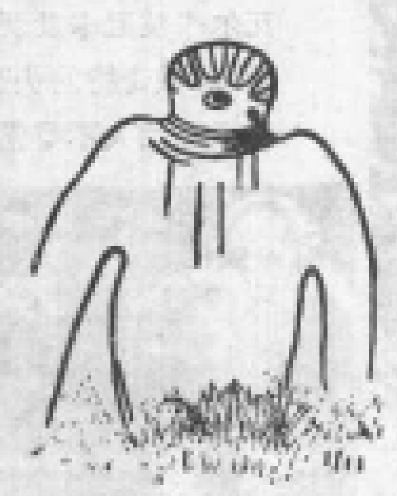
更古老的画。

(左上)在纳沃伊发现的。

(右上)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发现。

(左下)在撒哈拉的塔西里发现的。

(右下)美国的宇航员。也许，最早的太空来客也穿着类似的服装。





关于《众神之车?》及“上帝即外星宇航员”说

——代《出版说明》

(一)

《众神之车?》作者厄里希·丰·丹尼肯，1934年出生于瑞士左芬根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他是受过中等教育，靠自学起家。19岁起，他开始按照基督教教义研究人类起源即上帝造人的问题。他周游世界许多地方，参观、考察古文物和古遗址，还收集了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宗教史料和神话、传说。1968年，他将研究结果写成了《众神之车?》，提出了一个“上帝即外星宇航员”说。他认为：上帝是存在的，他就是从外星球飞来的宇航员们的领袖。上帝带领“众神”（宇航员们）驾“车”（宇宙飞船）在一至四万年前多次光临地球，地球上的人类及迄今为止的文明都是这些宇航员们安排的。他认为，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和《圣经》以及其他宗教典籍中的神，其原型都是在古代到过地球的外星宇航员；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神秘的古代文物和遗址，是他们曾经降临过地球的实证。

丰·丹尼肯的论点十分稀奇，又善于引经据典和联系考古发现，想象能力极为丰富，所以《众神之车?》一出版，很快就风靡欧美，并以多种文字广泛流传。西德制片商根据本书的主要内容拍摄的彩色电影《想往未来》，也获得了很多观众。

从出书之日起，丰·丹尼肯的学说就受到了世界上许多

科学家的尖锐批评，被认为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纯属捕风捉影，毫不足信。一位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A·Б·米格达尔①在评及电影《想往未来》时说："这部影片是积极宣传伪科学的一个例子。它不费吹灰之力就推演出了从别的星球来的宇航员的踪迹。曲解事实的方法是粗随的：在一幅古代图画中，如果一个人头上戴有面罩，那么他必定是一个宇航员；如果头上没戴面罩，则必定是在空间飞船登陆时搞丢了。"但丰·丹尼肯仍坚持和继续阐发自己的论点，继《众神之车?》之后，又连续写了《太空之神》、《众神之金》、《搜寻古神》等书。这些书而且同样也很畅销。

（二）

《众神之车?》等书在欧美流行的时候，正值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恢复，丰·丹尼肯的学说方才传入我国；不久之后，影片《想往未来》也在我国上映，影响日渐扩大。因此，把《众神之车?》一书移译过来，让读者有可能直接和全面地了解其立论与依据，是有必要的。

读一下丰·丹尼肯的书，读者当可以发现，是需要把他的学说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区别开来的。科学家批评和反对他的学说是有道理的。丰·丹尼肯是一个以信仰而不是以科学实践为基础的臆说者，他力图把崇拜超自然力的宗教同以理性为指南的科学调和起来。在他的书中，一方面，现代科学成果被任意拨弄；另一方面，对宗教教义的迷信也到了顶点，甚至连《圣经》中女人是男人肋骨造成的神话，也得到了"科学"

① A·Б·米格达尔，苏联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米格达尔定律的发现者。——编者注

的论证。他对神话、传说的入迷之深，从他对《天方夜谭》（《一千〇一夜》）中“阿拉亭和神灯”的解释中也可见一斑。他认为这个故事是可信的，神灯就是现代的电视。后来，在《太空之神》中他更进一步认为，阿拉亭从上帝——外星宇航员那里获得了传输物质的手段，因此就能够随心所欲地把不论何处的不论何物取来归自己享用了。

大家知道，现代科学的发展是以批判和摧毁神学为前提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宇宙万物神创论作了大扫荡，使一切宗教迷信都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但是如果撇开社会原因，那么，只要世界上还有科学不能清楚地阐明的自然奥秘存在，神学总还会有其立足之地，而且其最巧妙的斗争手段就是用“科学”来证明上帝和神明的存在。丰·丹尼肯的学说应可算是其中佼佼者。

其实，用上帝就是外星宇航员的说法来维护宗教教义，不免徒劳，并不能最终解决存在超自然神的问题。只要稍作思索，人们就不免要问：这个上帝——外星宇航员又是哪来的呢？如果这个上帝确实不是精神的东西，而是象人那样由物质构成的实体，那么这个上帝显然也是须得遵循进化论的规律，经过长达多少亿年的生物发展过程，然后产生出来的。

（三）

丰·丹尼肯的治学方法是不够严谨的。他自己也承认，他的“推测是漏洞百出的”。例如，他多次提到神与人交配——外星宇航员使地球上的妇女受孕，以改良人种，却不懂得生物学的一项基本知识：不同种的生物交配，是生不出后代的。他还断定，一场核战争会使现代文明毁于一旦，只有野蛮人和原始人幸免。然后，人类将从头开始，再花几千年时间才能重新

成为文明生物。于是，他又进一步推定，能够证明他的论点的文献，都因战争或其他原因而被毁掉了，即使残存一些遗迹，我们也无法正确理解了。这种轻率的推断方法，也是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所无法接受的。

丰·丹尼肯书中有关中国的内容并不多，但这些有限的内容中问题却不少：

他举出我国西晋墓中发现铝合金残片，这是古代不可能有的技术成就，以此来证明外星宇航员到过地球。然而，这事已经被正式否定了。

他郑重其事地提出，我国昆明的湖中曾冒出一块石头，上面刻有火箭状的图案；然而这不过是个莫须有的传闻。

他极感兴趣地转引苏联一个刊物《人造卫星》上的文章说，1938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巴颜喀喇山区的洞穴中发现了许多石版，上面用象形文字记载着一批外星宇航员于一万二千年前因飞船失事，被迫降落，又被当地居民杀掉的故事。① 然而这个惊人的故事在我们本国却并无所闻。

他引用我国老子《道德经》中的名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并且解释道，"这是一个关于宇宙、生命和地球起源的最美妙的定义"，② 他意图以此说明世界各国著名典籍中关于创世说为何如此相似。然而，他对引文的解释是成问题的，老子这几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说精神是派生物质的总根源，它同外星来的上帝到地球上来创造万物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他也引用中国的神话。他写道："人类的一个世代，对神来说不过是一瞬。中国每一个史前的皇帝都是天帝，驾火龙在天上巡弋，活一万八千岁。第一个天帝盘古在2,229,000

①、② 丰·丹尼肯《太空之神》

年前在宇宙中遨游，……”① 用以证明上帝宇航员能够以近光速在天上航行，按照爱因斯坦相对论关于时间膨胀原理，地上的中国凡人就发现他们活了一万八千岁。然而查一下我国古籍中的原记载②，写的明明是盘古开天辟地的艰辛经历："……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丝毫没有他设想的盘古是因为乘坐在近光速航行的宇宙飞船中而得到了高寿的意思。

举一隅而三隅反。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对书中列举的事实采取科学的态度，将是恰当的。

（四）

人们是喜爱古代神话的。古代神话里的神，通常都是原始人理想中的英雄，英雄们不可思议的业绩，反映着原始人要求征服和支配自然力的愿望。因此，古代神话通常都是积极的，它们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人们喜爱它完全是有道理的。丰·丹尼肯的学说则可称之为现代神话，它以科学十分发达的"太空时代"为背景，然而却充满着十分不科学的东西，在本质上是为宗教迷信服务的，从而能够产生消极的作用。有鉴于此，在出版《众神之车?》中文本的同时对这本书的实质或真相作如上说明，并同读者们商讨。

姚允详于一九八一年七月

① 丰·丹尼肯《太空之神》
② 《三五历记》

前　言

写这本书要有勇气，读这本书也要有勇气。本书的论点和证据都与苦心构筑得十分牢固的正统考古学体系格格不入。因此，学者会认为本书纯属胡说而不屑一顾；外行人在发现发掘过去要比预测将来更神秘、更冒险之后，又会重新缩回他们一向住惯的蜗壳之中。

但是，有一件事是无疑的：我们的历史，我们千百万年的历史中有着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在古代，曾经有未知的神们乘坐飞船访问过地球。在古代，曾经有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成就，这些技术，我们今天还只掌握了十之一、二。

我们发现了好几千年以前的电池；我们发现了穿着有白金拴扣的全套宇宙服的奇怪生物；我们发现了多达 15 位的数字，位数这样多的数字连计算机也无法运算。远古的人们怎么能创造出这些不可思议的东西来的呢？我们的考古学根本就无法解释！

我们的宗教也自相矛盾。各种宗教都许诺要帮助和拯救人类。原始的神们也这样允诺过。他们为什么不遵守自己的诺言？他们为什么用超现代化的武器对付原始居民？他们又为什么企图毁灭人类？

我们要作好思想准备，几千年来形成的那一整套观念即将崩溃。几年来的周密研究已经动摇了我们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精神大厦。今天，埋藏在秘密社团图书馆里的知识正在重新发掘出来。太空时代不再是神话。星际航行不仅是去探测太阳系其他星球，也是探索我们的历史渊源。那些神和巫

师，王和英雄，一个个都从黑暗的深渊里显现出来。我们必须迫使他们交出他们的秘密。只要我们认真去做，我们就有办法毫无遗漏地查明我们过去的一切。

考古学研究工作必须采用现代化的实验手段。

考古学家应当用极其灵敏的测量仪器去考察那些古代遗址。

寻求真理的牧师们必须重新怀疑已经确认的一切。

在朦胧的过去，众神留下了无数的形迹，我们直到今天才刚刚开始懂得它们的意义。这是因为，尽管宇宙航行在今天还是个时髦的题目，但在几千年前却早已是事实了。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曾经接待过宇宙来客。尽管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些外星球的智慧生物是谁，从哪个行星上来，但我认为，这些"陌生人"曾经消灭了当时存在的一部分人类，并且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种，也许就是现代人的始祖。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论断。它将从根本上动摇似乎是构筑得非常完美的精神大厦。我的目标就是尽力为这个论断提供证据。

（致谢　略）

厄里希·丰·丹尼肯

Erich von Däniken

Chariots of the Gods?

Unsolved Mysteries of the Past

Translated by Michael Heron

Gorgi Books 1976

目　　录

1. 宇宙中有智慧生物吗?

我们,二十世纪的地球居民,并不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物——这个说法能令人信服吗?既然博物馆里没有陈列出另一个星球来的侏儒供我们参观,“我们的地球是唯一有人类的星球”这个结论似乎仍然是合理的、有说服力的。但是,只要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从最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中反映出来的事实,成堆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天文学家们估计,在晴朗的夜晚,肉眼能够看到的星星大约有4,500颗。小型天文望远镜能观察到约二百万颗星,而现代的反射式望远镜能使观察者在银河中分辨出几十亿个光点。但是,在广漠的宇宙空间,我们的星系只不过是一个更加大得多的星系——银河星系团中的极小一点。这个星系团的半径为一百五十万光年,包括20个左右星系(一光年指光在一年内走过的距离,相当于300,000×60×60×24×365公里)。银河星系团中的星星这么多,但是同用射电望远镜发现的成千上万个旋涡星系相比,又显得少了。我要强调一下,这只是截至今天的发现,这方面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

天文学家哈洛·沙普勒估计,在我们望远镜所及的范围内,大约有10^{20}颗恒星。沙普勒假设,一千颗恒星中只有一颗有行星。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估计。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推测,在有行星的恒星中,只有千分之一具备生命所必需的条件,这样计算的结果,还剩下10^{14}颗。沙普勒问道:在这个真正的“天文”数字中,有多少颗星球具有生命存在需要的大气层?千分之一吗?那末还有10^{11}颗星球

具备着生命存在的前提条件，这个数字仍是大得惊人。即使我们假定其中又只有千分之一已经产生生命，也有一亿颗行星存在着生命。我们不要忘记这些数字是根据目前水平的望远镜技术算出来的，而技术还在不断改进。

按照生物化学家斯·米勒尔博士的假说，在某些行星上，生命和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也许比地球上发展得快。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大胆的假说，那末在十万个行星上可能已有比我们更为发达的文明了。

著名的科学作家、韦尔纳·冯·布劳恩的朋友威利·莱教授曾经在纽约告诉我：

“单是我们银河系估计就有300亿颗恒星。现代天文学家公认：我们银河系至少有180亿个行星系。即使我们现在尽量减去那些不可靠的数字，并且假定行星系之间的距离很有规律，在一百个行星系中，只有一个行星系有一颗行星的轨道是在恒星的生物域内，那末仍然剩下一亿八千万颗行星可能有生命存在。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在一百颗行星中只有一颗真正能够容许生命存在，我们得到的数字仍将为一百八十万颗有生命的行星。让我们再进一步设想，每一百颗有生命的行星中，只有一颗居住着智力水平与人类相等的生物。那怕按照最后这个假说，我们银河系有人居住的行星仍然有一万八千之多。”

根据最新计算，银河系中有一千亿颗恒星。因此，有生命的星球，很可能比莱教授的谨慎估计要多得多。

我们撇开那些不现实的数字，也不计入尚未知道的星系，我们可以推测有一万八千颗行星和地球比较相似，有着类似于地球的生命条件。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推测，如果一万八千颗行星中只有百分之一实际上有人居住，那仍然将有180颗！

毫无疑问，和地球类似的行星是存在的，有类似的混合大气，有类似的引力，有类似的植物，甚至可能有类似的动物。然而，其他行星非要有类似地球的条件才能维持生命吗？

生命只有在地球的条件下才能繁衍的说法，已经被研究所否定。以为没有水和氧气生命就不可能存在，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即使在我们自己的地球上，有些生命形式也不需要氧气，它们叫做厌氧细菌。对它们来说，超过一定浓度的氧气就象毒气一样。为什么不可能存在不需要氧气的更高级的生命形式呢？

我们每天都在获得新的知识，在这些知识的压力下，我们必须使我们的精神世界跟上时代的发展。直到最近，科学研究的对象一直集中在地球上，地球被当作理想的行星来赞美。它不太热也不太冷，有充沛的水和用之不尽的氧气，有机生命过程使自然界不断更新。

实际上，生命只能在类似地球的行星上存在和发展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在地球上估计生存着两百万种不同的生命形式，其中估计约一百二十万种在科学上是"已知"的。在这些已知的生命形式中，有几千种根据流行的看法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以，生命的前提条件必须重新考虑和重新检验。

比如，人们认为放射性很强的水中是不会有任何微生物的。但是，实际上有几种细菌可以在核反应堆周围足以致死的水中存活。科学家西盖尔博士做了一个听起来有点怪诞的实验。他在实验室中模拟木星的大气条件，这种大气是不符合我们以往规定的生命存在条件的。他在这个环境里培养细菌和螨。结果，氨、甲烷和氢并没有把细菌和螨杀死。布里斯托尔大学昆虫学家欣顿和布鲁姆也获得了类似的惊人结果。这两位科学家把一种蠓在100°C的高温下烤了几个小时后，

马上放进液氮中（我们知道液氮的温度低得和太空中一样）。经过强辐照后，他们又把这些试验品放回到正常的生活环境中。这些昆虫恢复了活力，并且繁殖出了完全“健康”的后代。我们还知道，有的细菌生活在火山之中，有的细菌吃石头，还有的能屙铁。问题越来越多。

许多研究中心正在进行各种实验。不断有新的证据证明，生命并不绝对依赖于地球生命的必要条件。几百年来，人类的眼光老是围着地球生命的条件和地球生命的规律打转转。这种框框混淆和模糊了我们的视线，蒙住了科学研究者的眼睛，使科学研究者不知不觉地用我们地球上的标准和思维方式来观察宇宙。划时代的思想家泰尔哈德·德·查迪恩指出，在宇宙中，只有大胆的幻想才可能成为真理。

我们倒过来想一想，其他行星上的智慧生物也可能把他们的生存条件作为标准。如果他们生活在－150℃～－200℃的温度下，那末，虽然我们在这样的温度下无法生存，但他们却可能认为这种温度对所有行星来说都该是生命的必要条件。而且，这种想法完全符合我们正试图用来解释我们的历史疑团的逻辑。

我们懂得自爱，所以我们通情达理，不执偏见。每一种大胆的理论总有一段时间听上去象是幻想。而多少幻想早已变成了日常的事实！当然，我这儿无非是举出几桩极端的例子。但是，一旦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种种不可能的东西被证明了是事实（它们肯定是事实），就再也没有什么阻碍人类去自由自在地寻找隐匿在宇宙间的种种不可思议的事物了。我们的后代将会在宇宙中发现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各种生命。即使我们那时已不在了，我们的后代也一定会承认，他们在宇宙中不是唯一的、自然也不是历史最悠久的智慧生物。

宇宙的年龄估计有80到120亿年。在我们的显微镜下，大量的陨石带来了有机物质的踪迹。数百万年前的细菌恢复了新的生命。在恒星光的推动下，孢子在宇宙中飘荡，有时会被某个行星的引力场所捕获。千百万年来，新生命在永恒的造物循环中不断发展。对世界各地形形色色岩石所作的精心考察，证明地壳大约是在40亿年前形成的。而且，现代科学断定，在一百万年前就有类似人的生物存在！而人类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冒了许多风险，作了种种推测，只能在这时间的长河中推溯出短短七千年的一段历史。七千年的人类历史和几十亿年的宇宙历史相比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万物之灵？——经过四十万年的时间，达到了今天的地步。谁能够证明，其他行星就不能有更好的条件来发展另一类或者类似地球的文明呢？有什么理由说在其他行星上不能有相当于我们、甚或优于我们的"竞争者"呢？我们有什么权利否认这种可能性呢？可是直到今天，我们始终没承认这种可能性。

人类知识的支柱有多少次曾经被推倒！千百年间，人们一直以为地球是平的，太阳围绕地球转。这个"铁"一般的定律曾经顽强地维持了几千年。现在，尽管已经证明地球是离银河系中心三万光年的一颗微不足道的普通行星，我们却还是认为我们的地球是万物的中心。

由于对深奥莫测、广袤无垠的宇宙进行了考察，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是渺小的。只有今天我们才意识到，在无边无际的宇宙王国里，我们只不过是小小的蚂蚁。然而，我们的未来机遇是在宇宙间，"众神"曾经答应在那里给我们作出安排。

我们只有着眼于未来，才能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对往事进行诚实而公正的研究。

2．当我们的宇宙飞船着陆时……

科学幻想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是一位誉满天下的作家。他的许多幻想已不再是科学幻想小说中的虚构了，今天的宇航员绕地球一圈只要86分钟，而不是八十天*。现在让我们设想乘坐宇宙飞船作一次假想的航行，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形。凡尔纳提出八十天环游地球，到今天实现以86分钟闪电般速度绕行地球一圈，经过了七十年左右；而实现我们所设想的宇宙航行也许用不了再化这么长时间。不过，宇宙航行本身所化的时间却不能设想得这么短。我们假设飞船将离开地球，用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飞向某一颗遥远的恒星。

假定这艘飞船有远洋邮船那么大。它的发射重量约十万吨，携带燃料99,800吨，有效载荷不到200吨。

这不可能吗？

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在绕地飞行的轨道上一件一件地组装一艘宇宙飞船。再过上近二十年，连这种装配工作都将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可以在月球上装配和发射这种巨大的宇宙飞船。** 此外，对未来火箭推进系统的基础研究正在积极进行之中。未来火箭发动机将主要是以核聚变为动力，并且差不多是以光速飞行。一个新的大胆的方案是光子火箭。各种基本粒子实验已经证实了光子火箭的可行性。光子火箭的燃料可以使火箭的速度接近光速，因此，相对论的效应，特别是在

---

* 儒勒·凡尔纳写过一部科学幻想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译者注

** 本书初版在六十年代。按照美苏二国已公布的八十年代的宇宙探索计划来看，八十年代内在月球上发射宇宙飞船无此可能。——编者注

发射场和宇宙飞船之间的时间膨胀(时间相对变慢)效应能充分表现出来。燃料将转化成电磁辐射，并成为一股束流以光速喷出。理论上，装有光子推进系统的宇宙飞船的速度可以达到光速的99%。这样的速度将冲破太阳系的界限!

这真是一个使人头晕目眩的设想。但是，我们正在跨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不该忘记，我们的祖先在经历技术上的巨大进步时，也曾大吃一惊。譬如铁路、电、电报、第一辆汽车、第一架飞机。我们已经亲耳听到第一次从空中传来的音乐，我们看见了彩色电视，我们也已看到了宇宙飞船的第一次发射，我们还收到了从围绕地球飞行的卫星上发来的新闻和电视节目。我们的子孙辈一定能实现星际航行，在大学的技术系科中从事宇宙研究。

让我们继续观察我们那假想的宇宙航行。宇宙飞船的目标是一颗遥远的恒星。设想飞船的乘员在旅程中为了消磨时间做了些什么，这一定是十分有趣的。因为不论他们越过了多么远的距离，不论对留在地球上的人来说，时间过得如何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仍然适用。虽然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但事实上，在接近光速的宇宙飞船上，时间过得比在地球上慢得多。

如果宇宙飞船以99%的光速飞行，飞船中的人过14.1年，留在家里的人就已经过了100年。在太空中航行的人和地球上的人之间的时差，可以用下列公式计算，这是根据劳伦茨的转换公式得出的:

$$\frac{t}{T}=\sqrt{1-(v/c)^2}$$

(t=太空航行者的时间，T=地球上的时间，v=飞行的速

度，c＝光速）*

宇宙飞船的飞行速度可以用阿克雷特教授提出的火箭基本方程计算：

$$v/w=\frac{1-(1-t)^{2w/c}}{w/c\left[1+(1-t)^{2w/c}\right]}$$

（v＝速度，w＝喷射速度，c＝光速，t＝发射时的燃料载重）。

当我们的宇宙飞船接近预定的恒星时，飞船乘员无疑要考察它的行星，测定各个行星的位置，进行光谱分析，测量引力和计算轨道。最后，他们将选择条件与我们地球最相近的行星作为着陆点。我们假定在八十光年旅程后我们的宇宙飞船只剩下有效负荷，那就是说，所有能量储备已经消耗殆尽，飞船上的人将不得不从他们着陆的行星上获得核燃料，来添满宇宙飞船的燃料箱。

让我们再假定，选择着陆的行星类似于地球。我已经说过，这个假设决不是不可能的。让我们再大胆地提出这样一个假设：所访问的行星上的文明大致相当于地球上八千年前的水平。当然，这点可以在着陆前很早就用宇宙飞船上的仪器证实。我们的宇航员们自然选定了一个附近有可裂变物质

---

* 飞船作宇宙航行，若去而复返的话，并非始终作匀速直线运动，因此它遵循广义相对论的变化规律；当飞船飞回地球时，将会发现宇航员的年纪比离开地球时跟他同岁的那些人小得多。文中提及的时间膨胀，是狭义相对论的推论之一，它适用于作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体系；对于上述情况的宇宙飞船，不能简单套用这个公式，因为它的运动状况与狭义相对论的运动条件相左。至于狭义相对论中的时间膨胀，乃是一种测量效应，而且是一种相对效应。具体来说，就是两个作相对匀速直线运动的体系都会认为对方的钟变慢。照此规律，宇航员过了十几年，而地球上的人过了一百年，那末反过来，宇航员又如何理解地球体系的"时速"（时间进程加速）效应呢？所以，这种宇宙航行不能简单应用狭义相对论的某些推论，而应当从广义相对论出发加以考虑。——编者注

的地方作为着陆点。他们的仪器迅速而可靠地测出可以找到铀的山脉。

着陆是按计划完成的。

我们的宇航员看见一些生物正在制作石器工具，还看见他们用投枪打猎；羊群在草原上吃草；原始的陶工正在制作简单的日用器皿。呈现在宇航员面前的是一幅陌生的景象。

但是，这个行星上的原始生物看到刚刚着陆的怪物以及从这个怪物中爬出来的人，会怎样想呢？请不要忘记，在八千年前，我们也是半野蛮人。所以，当这些半野蛮人看到这个情景，吓得俯伏在地，不敢正视时，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本来就崇拜太阳和月亮，而现在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了：神已经从天上下凡了！

这个星球上的居民在安全的隐蔽处注视着我们的宇航员，宇航员们头上戴着奇怪的带棒的帽子（带有天线的宇航帽盔），当夜晚变得如同白天一样明亮时（探照灯），他们惊呆了；当这些陌生人毫不费力地飞到空中时（火箭助飞带），他们怕极了；当莫名其妙的"动物"在空中翱翔，发出嗡嗡声和喷气声时（直升飞机，多能运载车），他们又一次俯伏在地；而当山中响起吓人的隆隆声时（试探性爆炸），他们奔进洞穴的安全地方躲起来。毫无疑问，对于这些原始人来说，我们的宇航员就好象是全能的神！

日复一日，宇航员不停地辛勤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一个由僧侣或巫医组成的代表团或许将走近某个宇航员，以便同神们接触；原始的本能告诉他们这个宇航员是首领。他们随身携带了礼品，表示对客人的敬意。可以想象，我们的宇航员将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很快学会当地人的语言，并且能够对他们的礼貌表示感谢。但是，虽然他们能够用当地的语言

向这些野蛮人解释，着陆的不是神，来访问的不是更高级的值得崇拜的生物，但这些都没有效果。我们的原始朋友全然不这么想。他们认为这些太空人来自其他星球，显然拥有惊人的力量和做出奇迹的本领，因此必定是神！宇航员尽力说明他们可以提供的帮助，也毫无作用。这些原始人实在无法理解这些如此可怕的不速之客。

虽然不可能设想出从着陆那天起可能要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下面各点是可以预先设想到的：

一部分居民被说服了，并且接受了训练，帮助探查爆炸形成的坑穴，寻找返回地球所需的可裂变物质。

居民中最有才能的被选为"王"，他会得到一架无线电收发报机，作为证明其权力的象征。通过收发报机，他能在任何时候和"神"联系和通话。

我们的宇航员力图教给当地人最简单的文明形式和一些道德概念，以便能够建立起社会秩序。少数经过挑选的妇女将由宇航员使之受孕。于是一个跳越自然进化阶段的新人种出现了。

我们从自身的发展中知道，这个新人种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成为宇航专家。所以，宇航员们在飞回地球之前，会留下一些清楚而又显眼的标志，而这些标志只有此后很久，一个具有高度技术和数学基础的社会才能理解。

告诫我们的被保护人今后可能会有什么危险，这不会有什么大效果。即使我们向他们放映地球上的战争和原子弹爆炸这类最恐怖的影片，也无法阻止这个星球上的居民干同样的蠢事。就好比我们现在很难完全制止有理智的人不断燃起战火一样。

我们的飞船重新消失在太空的雾霭之中后，我们的朋友

们还会谈论这一奇迹——“神到过这里”。他们会用自己的简单语言把这件事情编成传说，传给他们的儿女。他们会把宇航员留下的礼物、工具和每件东西当作圣物。

如果我们的朋友已经掌握了文字，那就会记下发生的一切事情：离奇的、不可思议的奇迹。随后，他们会在书中讲到（或在图画中画出）穿着金色衣服的神，乘着一艘飞船在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中着陆。他们会描述众神驾着战车在陆地上和海洋上驰骋，描述象闪电一般的可怕的武器。他们会讲到，神答应再来。

他们会在岩石上凿刻出一幅幅图画，画出他们曾经看到的一切：

> 看不出形体的巨人，头上戴着插着棍棒的头盔，胸前带着匣子；叫不出名堂的生物乘坐在圆球里，并驾着它在空中飞驰；从棍子里射出的光线象太阳光一样耀眼；奇形怪状的飞行器看上去象一只只大昆虫。

对宇宙飞船的这次访问还可以作出无数想象。以后我们将会读到，远古时代“神”对地球的访问在古代泥版上留下了什么样的记载。

经我们的宇宙飞船访问过的星球，其后来的发展情况不难想象。许多居民由于偷偷地观察“神”，已经懂得了不少东西；宇宙飞船停留的地点将被宣布为朝觐的圣地，在这里唱歌颂扬神的英雄业绩。这里将造起金字塔和庙宇——当然是依据天文规律。人口增加了，发生了战争，使得圣地被破坏和荒废了。以后，后代人又重新发现并且发掘出圣地，并竭力去解释那些遗迹。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既然我们能够登上月球，我们就完全可以畅想宇宙旅行。我们知道，一艘巨大的远洋帆船的突然到达，对诸如南海群岛上的原始人有多大的影响，我们也知道来自另一文明的象科尔特斯* 那样的人对南美洲的毁灭性影响。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出（那怕是模糊地），在史前时期外星球飞船的到来所造成的不可思议的影响。

我们现在必须再来看看成堆的疑问——一连串得不到解释的怪事。把它们看作史前天外来客的遗迹说得通吗？这些遗迹能指引我们了解以往，并且同我们的未来发展联系起来吗？

* 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的先锋，1519年率领数百名暴徒侵入今墨西哥城，用野蛮手段残害阿兹特克人。——译者注

3. 难解的世界之谜

我们的历史是间接知识汇集成的。人们利用发掘出来的文物、古籍、壁画、传说等等建立了现行的假设;所有这些资料拼凑成了一幅颇为动人而又饶有趣味的图案。但是，这幅图案是根据一个预想的包罗万象的模式拼起来的，很多地方带着过于明显的斧凿痕迹。某一事件一定是如此这般地发生，一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瞧，学者们要这样，事情就必然这样发生。我们有权利、也应当怀疑任何一种已经公认的思想模式或现行的假设，因为如果现有的种种观点都无可怀疑的话，研究工作也就到头了。所以，我们过去的历史只是相对正确。要是发现了新的内容，那末老的流行的假设不管多么为人们所熟悉，总不免要为新的假设所代替。看来现在是提出一个新的假设，以作为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依据的时候了。

我们对太阳系和宇宙、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有了新的认识，技术和医学、生物和地质等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宇宙航行迈出了第一步——这些成就，还有许多其他的成就，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今天我们已能制造可耐极高温度和极低温度的宇宙服。今天宇宙航行已不再是空想。我们对奇迹般的彩色电视已习以为常，我们也能够测量光速，计算相对论的效应。

我们对世界的本已几乎完全冻结僵化的认识，现在开始解冻了。新的假设需要新的判断标准。例如，未来的考古学不再只是单纯地搞发掘。仅仅把发现的东西收集起来加以分类是再也不够的了。要想可靠地描绘出我们的历史画卷，我

们得借鉴和利用许多别的学科。

下面让我们不抱偏见，满怀好奇地进入一个奇异的新领域，尽力设法去取得"神"已经馈赠给我们的遗产。

十八世纪初，在托普卡比宫发现了几张古代地图。这些地图原是一个名叫皮里·雷斯的土耳其海军上将的。柏林国家图书馆保存有两本绘制得十分精确的地中海和死海周围地区的地图册，这两本地图册也是皮里·雷斯的。

这些地图都曾交给美国的地图绘制专家阿林顿·马利里鉴定。马利里肯定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地图上的地理资料全都是确实的，但没有画在正确的位置上。他找了美国海军水文局的制图专家沃尔特斯帮忙。马利里和沃尔特斯画上了坐标，并将这些地图同一个现代地球仪进行对比。他们有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发现：这些地图绝对精确，而且不只是地中海和死海地区，北美和南美沿岸，甚至南极洲的轮廓也在皮里·雷斯的地图上准确地勾画出来了。这些地图不仅画下了各大陆的轮廓，而且还标出了内陆的地形！山脉、高峰、岛屿、河流和高原都极其准确地画在上面。

1957 年是国际地球物理年，这些地图又交给了耶稣会的莱汉姆神父，他既是威斯顿天文台台长，又是美国海军制图员。经过细致的鉴定，莱汉姆神父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地图精确得不可思议，甚至连那些至今几乎未勘探过的地方也画得十分精确。尤其是，雷斯地图上画出的南极洲的山脉直到 1952 年才被发现。这些山脉几百年来一直被冰层覆盖着，我们依靠回声探测仪才绘出了今天的地图。

查理·哈普古德教授和数学家理查德·斯特雷钦最近的研究向我们提供了更加惊人的情况。同卫星拍摄的地球照片比较之后，他们指出，皮里·雷斯地图的原图必定是高空拍摄

的照片。这如何解释呢?

一艘宇宙飞船从开罗上空飞过，飞船上的摄影机正对着地面。洗印出来的照片将是这样的：开罗周围半径约八千公里范围内的一切都正确地显示出来了，因为这正好在摄影机镜头之下。但是离开中心越远，各个地区和大陆的失真度越大。

这是为什么?

因为地球是一个球形，从中心朝外各大陆好象“下沉”了。例如，南美洲看上去非常奇怪地被拉长了。在皮里·雷斯的地图上正是这样的！从美国的月球探测器上所拍的照片正好也是如此。

有一、二个问题可以很快得到解答。无疑，我们的祖先确曾绘制这些地图。而且，毫无疑问，这些地图一定是用最现代化的技术从高空拍摄的。

我们该如何解释？我们该不该相信神把这些地图送给一位高僧的传说？或者，因为这些地图不符合我们原来的想法，我们就干脆不予理睬，对这种“奇迹”嗤之以鼻？或者，我们应该大胆地捅马蜂窝，宣布这些有关我们地球的地图是在高空飞行器或宇宙飞船上绘成的?

当然，这位土耳其海军上将的地图不是原本，它们是抄了又抄的复本。即使这些地图是在十八世纪被发现的时候刚刚绘成的，上述的事实也是无法解释的。不管是谁绘制的，这个人必定会飞，而且会照相。

秘鲁安第斯山嘴距海不远处，有一座古城纳斯卡。帕尔帕谷地有一块长约60公里，宽1.5公里的平地，上面散布着一块块锈铁似的石头。当地居民称这个地区叫大草原，虽然那是块不毛之地。如果你在纳斯卡所在的这块平原上空飞

过，你可以看到一条条排成几何形状的粗大线条，它们有的互相平行，有的彼此交叉，或者围成巨大的不规则四边形。

考古学家说，这是印加人的道路。

这真是个可笑的说法！对印加人来说，这些互相平行的道路有什么用？那些十字交叉的路呢？那些在平原上突然到头了的路呢？

不错，这里也发现了十分典型的纳斯卡陶器。但是，单凭这一点就认定这些按几何形状排列的线条属于纳斯卡文明，未免太简单化了。

直到1952年，才对这个地区进行认真的考古发掘，所发掘出来的全部文物还没有编年登记。直至最近，才测量了这些线条和几何图形。测量结果明显地证实了这样的假说：这些线条是按照天文上的方案设计的。秘鲁文物专家阿尔登·马桑教授推测这是一种宗教上的标记，也可能是一张天文历表。

从空中看，60公里长的纳斯卡平原给我的鲜明印象是一座飞机场。

这个想法牵强附会吗？

只有研究的对象确实找到了，才可能进行“研究”（即理解）！而一旦找到了，就要无休止地加工和修饰，一直到它成为一块（确实是不可思议）正好拼入现有的镶嵌图案的石块为止。经典考古学家不承认前印加人能有高超的测量技术。至于古代曾经有过飞行器的观点则被认为纯粹是胡说八道。

那么，纳斯卡的线条究竟用于什么目的？根据我的想法，这些线条是根据一个模型，采用一种坐标系统，按很大的比例画出来的。它们也可能是按照飞行器上发出的指令建造的。还不能肯定地说纳斯卡平原曾经是一个飞机场。如果当时有

铁器，那也肯定找不到了，因为大多数金属在不多几年内就会锈蚀，而石头是不会锈蚀的。如果说设计这些线条是为了对"神"说："请在这儿着陆！一切都按'您'的吩咐准备好了"，这样想有什么错呢？建造这些几何图形的人当时也许并不懂得他们在做什么。但是，也许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神"在着陆时需要什么。

在秘鲁许多地方的山坡上发现了巨大的图案，这些图案无疑可解释为是给天空中飞行的某种生物的信号。这些图案还可能派什么别的用场呢？

最独特的图案之一刻在皮斯科湾高高的红色陡崖上。如果你从海上去那里，远在20公里以外，你就能看到这幅约250米高的图案。如果你想说："它象……"，你最初的反应是，这幅雕刻看来象一支巨大的三叉戟，或者是一只巨大的三足烛台。另外，在这石头标记的中央一条上曾发现了一根很长的绳索。在古代这根绳是用作一个摆的吗？

老实讲，我们必须承认，怎样解释这幅图案，我们还在摸索之中。这幅图案无法满意地纳入现有的教条之中。但这并不是说，学者们不能要弄一点花招，把这一现象也纳入公认的考古学所构成的巨大的镶嵌图之中。

但是，是什么诱使前印加人在纳斯卡建造这些奇异的线条，这些飞机跑道的呢？是什么狂热驱使他们在利马南部红色陡壁上制作250米高的石头标记的呢？

在没有现代机器和工具的条件下，做这类事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他们努力的最终目的不是给天外飞来的生物提供标记，他们的整个活动就毫无意义了。我们必须回答下面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他们竟全然不知那些会飞的生物确实存在，他们又为什么要做这些呢？

鉴别各种文物再不能只是考古学家的事。各种不同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携手合作，肯定会使我们更容易解决这些疑团。交换意见和讨论，肯定会使我们得到启发而有所创见。研究工作半途而废的危险在于科学家们不把这类问题当一回事。远古时代的太空来客？这是一个正统科学家不屑一听的问题。任何提出这种问题的人都应该送进精神病院。

但是，问题还是存在。而且，这些问题一天没有解决，我们就一天不得安宁。况且，这类不中听的问题还有许多。例如，如果有一份天文历，它定出了二分点*、天文季节、月亮每小时的位置以及月亮的运行状态，甚至还考虑到了地球的自转，人们对这样一份天文历将说些什么呢？

这不是纯粹假想的问题。确实存在这样一份天文历，它是在蒂亚瓦纳科干涸的泥潭中发现的。这真是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发现。它提出了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根据，证明编制和应用这种天文历的生物有着比我们更高的文化。我们的自信心能允许我们承认这样的论证吗？

当地另一个奇怪的发现是"大神像"。它由整块的红色砂岩雕成，有7公尺半长，20吨重。这是在"古神庙"中发现的。我们又一次遇到了矛盾：遍布在神像上的几百个符号十分精致，而存放神像的建筑物的建造技术却很原始。正因为其建筑技术原始，才称之为"古神庙"。

贝拉米和阿伦在《蒂亚瓦纳科的大神像》一书中对这些符号作了颇为合理的解释。他们断定这些符号记录了大量天文学知识，而且这些知识是以"地球是圆的"这一事实为基础的。

他们断定这些记录完全符合霍尔比格的《卫星学说》。霍尔比格的书出版于1927年，比大神像的发现早五年。《卫星

* 二分点：即春分和秋分点。——译者注

学说》提出：有一个卫星为地球所俘获；当卫星被拉向地球时，地球旋转的速度变慢；最后卫星分裂，于是产生了月亮。

神像上的符号精确地记录了符合这一理论的天文现象，那时地球一年为288天，卫星每年绕地球转425圈。因此，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神像记录了二万七千年前的天象。他们写道："总的说来，神像上铭文给人的印象是……它也是一种留给后代的记录。"

确实，这是一件很古老的东西，光说"这是一个古代的神"是不够的，应该对此作出更好的解释。如果上面贝拉米和阿伦的说法能够证实的话，我们势必要问：那些连造房子尚且要好好学习一番的人真能积累起这些天文知识吗？这些知识会不会来自天外文明？无论如何，神像和天文历所表示知识的复杂性是令人震惊的。

蒂亚瓦纳科城充满了秘密。城市位于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上，离任何地方都很远。从秘鲁的库斯科出发，你要乘上几天的火车和船才能到达这个城市和发掘地点。这个高原的景象，看上去象是在一颗陌生的行星上。体力劳动对于任何一个非本地人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气压很低，大约只有海平面的一半；空气中氧的含量相应也很少。但是恰恰在这样的高原上有过一座大城市。

关于蒂亚瓦纳科城并没有可靠的传说。也许，我们应该高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解释不会受到正统学说成见的影响。在这片非常非常古老(目前还不清楚它的确切年代)的废墟之上，到处散布着神秘莫测的古代之谜。

在一块块100吨重的砂岩上，垒上一块块60吨重的石块，砌成了墙。巨大的石块表面都琢磨得十分平滑，拼合处的角度也十分精确，用铜榫连在一起。全部石工做得十分精巧。

在一些约10吨重的石块上发现了一些2.5米深的孔，这些孔的用途至今还无法解释。从同一块石头上开下来的好些块5米长的磨薄了的石板也无助于解开蒂亚瓦纳科隐藏的奥秘。1.8米长、0.5米宽的石头水管象玩具一样散落一地，显然是一场大灾难造成的。这些水管的制作之精巧使我们震惊。与这样精巧的水管相比，现在的水泥水管真够粗制滥造的。那末，我们在蒂亚瓦纳科的祖先在没有工具的条件下制造这些水管，仅仅是为了消磨岁月吗？

在现已修复的一个院子里，有一堆乱七八糟的石刻头像。细看起来，这些头像表现了各种不同的人种。在这些头像中，有的嘴唇薄，有的嘴唇厚；有的是长鼻子，有的是鹰钩鼻；有的耳朵小巧，有的耳朵肥厚；有的面部线条柔和，有的棱角突出；还有某些头像戴着奇怪的头盔。所有这些陌生的形状是否在传递一种信息，只是由于我们习以为常的固执和偏见，而无法理解或不去理解呢？

南美伟大的考古奇迹之一是蒂亚瓦纳科的独块巨石雕成的"太阳门"。这是一件巨大的雕塑品，约有3米高，5米宽，用整石雕成。这件石雕估计重量在10吨以上，两侧48幅方形图案分成三排，簇拥着一个象是飞神的像。

关于神秘的蒂亚瓦纳科城有些什么传说呢？

传说告诉我们，从天上来了一艘金色的飞船，里面出来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奥丽安娜，她的任务是成为地球的"伟大母亲"。奥丽安娜只有四个手指，手指之间有蹼。伟大母亲奥丽安娜生养了七十个地球之子，然后她就返回了天上。

在蒂亚瓦纳科，我们确实发现了画有四个指头生物的石壁画。画的年代不能确定。在我们所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人见到过蒂亚瓦纳科没有毁灭时是什么样子。

这个城市隐藏着什么秘密？从别的世界来的什么样的信息在玻利维亚高原上等待着我们去解释？对该文明的起源和毁灭，没有一个讲得通的解释。当然，这并不妨碍某些考古学家作出大胆而自信的判断，说这片废墟已有三千年之久。他们推断出这一年代是依据一对可笑的陶土像，根本看不出这一对陶土像和大块石料的年代有什么关系。学者们为自己做个决定是非常容易的。他们把一对古陶的碎片粘合起来，寻出一、二个大致相近的文明时期，在修复的文物上贴上一个标签——瞧，说变就变！——一切又都十分妥贴地符合已被认可的思想模式了。比起冒险去设想在远古时代可能已有高超的技术或者去想象远古时代的太空来客，这种做法显然要简单得多，找那些麻烦是不必要的。

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萨克塞瓦曼！我这儿不是指奇怪的位于今日库斯科上面几米处的印加防御工事；不是指重量超过100吨的整块的石块；也不是指450米长，16米宽，旅游者常在那儿摄影留念的围墙。我指的是不为人所知的萨克塞瓦曼，它距离著名的印加城堡不足一公里。

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的祖先用何种技术手段，从采石场开采出每块重100多吨的大石料，然后搬运到很远的地方进行加工。但是，当我们面对一块估计重达二万吨的石块时，我们的在现代技术成就面前已经变得麻木不仁的想象力，受到了最严重的冲击。在从萨克塞瓦曼防御工事回来的路上，在几百米外山坡上的一个火山口中，旅游者可以见到一样怪东西。这是一块有四层楼房大小的巨大石块。这块巨石经过能工巧匠的精雕细凿。它有台阶和斜坡，还雕着螺旋形和洞眼作饰纹。毫无疑问，加工这种空前巨大的石块不能只是印加人的一点闲情逸致吧？是否可以肯定，这是为了某种我们可能还

无法解释的目的呢？似乎是为了使这个谜更难解开，整块巨石是倒过来放的。因此台阶是从顶上朝下延伸。洞眼朝着各个方向，仿佛是手榴弹上的一格格刻痕。凹下去的地方形状古怪，颇象悬在空中的椅子。谁能够想象，人类竟然能用双手，靠自己努力，挖出、搬运和雕凿这块巨石？又是什么力量使它倒过来的呢？

干这件事要多么大的力量呀！

而这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旅游者还没有从被这块怪石弄得目瞪口呆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在仅仅 800 米外地方，又发现了一种玻璃状岩石。这种岩石只有在极高的能使石头融化的温度下才能形成。有人马上会对惊呆的旅游者说，岩石是被冰川带下来的。这个解释是可笑的。冰川同每种流体一样，从逻辑上来讲总是向一个方向流下，在玻璃化发生时，这种物理性质也不大可能改变。无论如何都难以设想，冰川会朝六个不同的方向流下，覆盖的面积几乎达 15,000 平方米！

萨克塞瓦曼和蒂亚瓦纳科隐藏着许多史前奥秘，而对此却充斥着种种肤浅而毫无说服力的解释。何况，在戈壁沙漠以及古伊拉克遗址的附近也发现了玻璃化砂。谁能解释，为什么这些玻璃化砂同在内华达沙漠中因原子弹爆炸而形成的玻璃砂是如此相似？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为史前之谜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在蒂亚瓦纳科有一些野草丛生的人造小山，这些小山的顶部是完全平的，面积达 4,000 平方米。山里面极有可能隐藏着建筑物。至今为止，还没有在这一连串小山中挖过一道沟、动过一锹土来探索这个奥秘。大家都说钱不够。但旅游者经常看见无所事事的士兵和军官。如果让一

批士兵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发掘，又有什么不好呢？

世界上办许多事情都不缺钱。而研究未来已急如燃眉。不了解过去，就堵住了研究未来的一条通路。古代已有各种解决问题的技术，用不着我们去创造。了解过去不正可以帮助我们得到解决问题的技术吗？

如果探索过去的迫切性还不足以促使我们开展现代化的、深入的研究，也许计算尺是可以充分利用的。无论如何，至今没有一个科学家被请来用最现代化的仪器调查蒂亚瓦纳科、萨克塞瓦曼和传说中的索多姆或戈壁沙漠这些地方的放射性。乌尔*的楔形文字**和泥版***，这些人类最古老的书，毫无例外地都记载了在天空中乘坐飞船的神，记载了来自其他星球、拥有可怕的武器、后来又返回自己星球的神。为什么我们不去寻找他们——这些古代的神呢？我们的射电天文学家已经把信号发向宇宙，试图和我们还不知道的智慧生物接触。为什么我们不先、或同时在地球上寻找智慧生物的踪迹呢？这样不是近便得多吗？因为我们不是盲目地在黑暗中摸索——这些踪迹是随处可见的。

大约在纪元前二千年，苏美尔人开始记录他们民族的光荣历史。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苏美尔人来自何方。但是，我们知道，苏美尔人把一个非常先进的文化带给了仍然处在半野蛮状态的闪米特人。我们还知道，他们总是在山顶上寻找他们的神。如果他们的住地没有山，他们就在平原上堆起人造的“山”。他们的天文学异常发达。他们的天文台测得的月

---

* 乌尔：“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人的古城，在今伊拉克境内。——译者注

** 楔形文字：也叫“钉头字”或“箭头字”。是从地下发现的远古的文字，刻在砖、石、泥版上。公元前三千多年就已存在，是苏美尔人所创造。——译者注

*** 泥版：古代西亚等地供文字记录之用。以楔形文字或线形文字刻于粘土版上，干燥后即成坚硬的书版。——译者注

球自转值和今天的观察结果只差不到 0.4 秒。除了长篇史诗《吉加美士史诗》* 外(关于这本书，下面还要谈到)，他们留给我们一件十分惊人的东西。在库容吉克山上（从前叫尼尼微)**，发现了一道计算题，该题的答数按我们的写法是：195,955,200,000,000。一个 15 位的数！我们经常提到，并且作了广泛研究的西方文化的祖先——希腊人，在他们文明的鼎盛时期从来没有超过 10,000 的数。超过这个数就被简单地称为“无限”。

古老的楔形文字铭文记述了苏美尔人简直是神奇的生活史。例如，开头十个王共统治了 456,000 年，在洪水后担负着艰巨的重建任务的二十三个王照样执政共达24,510年 3 个月又 3 天半。

虽然所有王的名字都列在长长的名册上，刻在印鉴和钱币上，但这样长的时期是我们的思想方式所不能理解的。如果在这儿我们也敢于取下遮眼罩，用新的眼光，今天的眼光观察这些古代的事情，将会发生什么呢？

让我们推测外来的宇航员在数万年前访问了苏美尔人的领地。假定他们为苏美尔人打下了文明和文化的基础；在待其发展之后，他们返回自己的行星上去了。让我们假设，好奇心驱使他们每隔一百地球年返回到他们所开辟的地方来检查一下他们的试验结果。根据我们现在估算生命的标准，这些宇航员可能很容易活上 500 个地球年。相对论表明，这些宇航员在一艘接近光速的飞船里来回一趟，只相当于过了四十年。过了几百年，苏美尔人已经建筑了许多城堡、金字塔和舒适的

* 《吉加美士史诗》：古代“两河流域”著名的文学作品。在亚述古都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中发现，为十二块楔形文泥版。——译者注

** 尼尼微：“两河流域”北部古城，亚述帝国首都。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今伊拉克摩苏尔附近)。——译者注

房子，他们祭奉他们的神，并且等待他们回来。过了几百个地球年后，他们确实回来了。苏美尔楔形铭文中写着，"后来'洪水'来了。'洪水'过后，王又一次从天下临"。

苏美尔人想象和描绘的"神"是什么形状呢？苏美尔人的神话和一些阿卡得泥版和绘画提供了有关情况。苏美尔人的"神"不象人，而且每位神的记号还和某颗星有关。阿卡得画版中的星星和我们今天描绘的星是一样的。唯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星星周围都有大大小小的行星。苏美尔人缺乏我们今天的观天技术，他们如何知道一个恒星会有行星呢？在他们的图画中，人的头上顶着星星，有的则乘坐在带有翅膀的球上。还有一张图画，使人立即联想到原子的模型：许多球一个接一个地排成一圈，并且交错放射着光芒。如果我们用"太空的观点"来看苏美尔人的遗物，就会产生无数的疑问和不解；相比之下，地狱的恐怖和天堂的神奇都黯然失色了。

这里我们只指出了这个地区的少数几个怪异之处：

在乔伊泰佩的螺旋形图案，这是一件六千年前的珍品。

在加科贝的一个燧石加工场，据信已有四万年的历史。

在巴拉多斯汀也有类似的发现，估计有三万年之久。

泰佩·亚细亚布的雕像、陵墓和石器可追溯到一万三千年以前。

在同一地点还发现有粪便化石，这种粪便可能不是人类排泄的。

在卡里木·沙希尔发现了石制工具和石雕。在巴尔达·巴尔卡也发掘出燧石武器和燧石工具。在沙尼达洞

窟中发现了成人和小孩的骨骸．据碳14测定，他们约生活在公元前四万五千年。

这张表还可以大大扩充，并且每桩事实都加强了这个观点：大约四万年前，苏美尔地区是个原始人杂居的地方。由于至今还无法解释的原因，那些苏美尔人忽然有了天文学，有了文化和技术。

不明的天外来客曾经到过地球这一结论至今仍然纯属推测。我们可以设想，“神”出现在苏美尔地区，把处于半野蛮状态的人召集拢来，并且把某些知识传授给他们。今天，从博物馆玻璃柜中向我们凝视着的各种大小雕像显然是一种混血儿：眼睛突出，前额呈半球形，嘴唇很薄，鼻子大多长而直。这种模样很难与原始人的简单的思想体系和概念一致起来。

是远古时代的天外来客吗？

在黎巴嫩有一种玻璃状岩石碎片，即所谓玻璃陨石。美国斯泰尔博士在其中发现了铝的放射性同位素。

在埃及和伊拉克保藏着一些发掘到的琢磨好的水晶透镜，今天，要造出这种透镜一定要有氧化铯，而氧化铯只有用电化学方法才能得到。

在赫勒万有一块布，质地非常好，今天只有在具有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的特殊工厂中才织得出。

在巴格达博物馆里，陈列着根据伽伐尼原理工作的一种干电池。

在那里，参观者还能看到带有铜电极和一种不明的电解质的电池。

在多山的亚洲科希斯坦地区，一幅壁画中画着一万年前各个星座的精确位置。金星和地球用线连在一起。

在秘鲁高原发现了铂制的装饰品。

在中国的周处墓中有一条铝腰带的断片*。

在德里有一根古代的铁柱，这铁柱中既不含磷也不含硫，所以不被大气腐蚀。

这么一大堆奇怪的“不可能”的东西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使我们不能平静。这些原始的洞穴人，是用什么方法，靠什么样的直觉来绘制星座的准确位置的？琢磨水晶透镜的又是什么样的精密工厂？是谁又是怎样熔炼和铸出铂的？要知道，铂在1,800°C才开始熔化。古代中国人是怎样炼出铝的呢？这种金属要费好大的劲才能从铝矾土中提炼出来。

诚然，这些都是难以解答的问题。但是，我们难道因此就不应该提出这些问题了吗？既然我们不准备承认人类以前有过较高的文化或相当完善的技术，就只好假设是天外来客了！只要考古学还象今天这样固执己见，我们将永远不会有机会弄

---

* 1953年3～4月间，南京博物院发掘了江苏宜兴的西晋周处墓（死于公元297年）。墓中发现十七件镂孔花纹金属带饰及少许细小的金属残片。其中一块残片经分析，是含铝85%的铝合金。发掘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些饰件是铝合金的，并将此结果发表于1957年第三期《考古学报》。1957年～1959年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东北工学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又先后对这些金属残片作了化学成分分析，发现这批残片有两种不同的成分，一种是含银90～95%的银合金，一种是含铝97～99%的含杂质纯铝。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保存下来的十六件较完整的带饰交物理研究所鉴定，结果全部十六件带饰都是银而不是铝。197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在《考古》1972年第四期上撰写专文，总结了对周处墓金属带饰的研究结果，认为历史上“这墓曾经被盗掘过至少两次”，“1952年打开时，在考古工作队清理小组进去清理以前，曾有些人进去过，还取出一部分文物，所以在墓内有明显的扰乱痕迹。尤其是清理时‘所取出的一些小块残片，是从淤土中尽可能捡出来的。’这样一来，便不能保证小块铝片一定不是后世的混入物了。”总之，“它是有后世混入物的重大嫌疑，决不能作为晋代已有金属铝的物证。今后我们最好不要再引用它作为晋代已知冶炼金属铝的证据”。

——编者注

清我们模糊的过去究竟模糊在哪里，也不可能把它们弄明白。

最好要有一个理想的考古年，在这一年中，考古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冶金学家和所有这些学科的相应部门都应该致力于研究同一个问题：我们的祖先接待过天外来客吗？

例如，一个冶金学家能够迅速而明了地告诉考古学家铝的生产是如何复杂。难道你不相信一个物理学家可以马上认出壁画中的某个公式吗？而一个化学家用非常精确的仪器也许能够断定方尖碑石是用弄湿的木楔还是用未知的酸从石崖上开采下来的。地质学家应就冰河期沉积物中有意义的问题给我们作出一系列的解答。为理想考古年组织的考察队自然要包括一组潜水员。潜水员将在死海里寻找索多姆和戈莫尔哈原子爆炸产生的放射性痕迹。

为什么世界上那些最古老的图书馆是秘密图书馆呢？人们真正害怕的是什么？他们是不是担心已经保藏了成千上万年的真理最终将会泄露？

探索和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四千年来，埃及人认为他们的"神"是有血有肉的。在中世纪，我们在狂热之中还杀死过"女巫"。古希腊人坚信他们能够根据鹅的内脏预卜将来，这种方法今天早已过时了。

我们的历史有许许多多的错误需要改正。硬装出来的自信是自欺欺人，不过是极端顽固不化的表现。在正统科学家的会议桌旁，仍然流行着这样的偏见——凡"严肃"的人能够参与的事都必须是已经得到证实了的。

在过去，谁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他就会遭到教会和他的同事的歧视和追害。有人认为：现在的情况一定要好多了。不会再有咒骂，火刑柱下不会再燃起熊熊大火。然而，障碍依

然存在，只是当代的手法比较不引人注目了，然而对进步的阻碍却不见得小。现在每件事情都比较“文明”，很少有惊人之举。正如美国人所说，各种学说和极其大胆的思想被堂皇的词藻所扼杀。可能会出现的话很多：

这违背规律！（这句话永远合适！）
这不够权威！（必定能哗众取宠。）
这太革命了！（这句话最有威慑力！）
各大学不会赞同！（多么有说服力呀！）
别人已经试过了！（当然。但他们成功了吗？）
我们看不出其中有什么意义！（正是如此！）
那还没有得到证实！（这正是要证明的！）

五百年前，一位科学家在法庭上大声疾呼：“普通常识告诉每一个人，地球不可能是个球；不然，地球下面一半的人早掉进深渊了！”

另一个人宣称：“在圣经中，没有一个地方说到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所以每一个这样的主张都是魔鬼的想法！”

这表明，凡当人类的认识开辟出一个新的领域时，总会出现一些眼光短浅的人。这似乎是一个特点。在步入二十一世纪之际，研究人员必须对奇异的现实有所准备。他应当热心地去修正许多世纪以来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由于新的知识而出现了疑点的那些定律和知识。那怕反动者的队伍试图阻挡这股新知识的洪流，一个新的世界凭借真理和现实，终将冲破一切顽固的阻挠而诞生。五十年代初，要是有谁在科学界谈论人造卫星，那简直是在学术上自取灭亡。今天，许多人造卫星在围绕地球旋转；人造天体拍摄了火星的

照片，在月亮和金星上软着陆，用它们的摄影机照下了我们不知道的景象，并把第一流的照片送回地面。当1958年春* 第一批这样的照片从火星发回地球时，所用的电力是0.000,000,000,000,000,01瓦特，这样弱的输出功率几乎无法相信。

不再有什么不能相信的事情了。“不可能”这个词对于现代科学家来讲应该是确确实实不可能有的。谁今天不承认这一点，明天就会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因此，我们还是要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理论——数千年前，遥远星球上来的宇航员访问过地球。我们知道，我们无知的原始祖先不知道宇航员怎么会有如此高超的技术。他们把别的星球来的宇航员当做神来膜拜，而这些宇航员也别无他法，只得耐心地接受他们的顶礼膜拜。顺便说一句，我们的宇航员到不明的星球上去时，对发生类似的情况也要有所准备。

在地球上的一些地方至今仍然住着原始部族。对他们来说，机关枪是魔鬼的武器，喷气式飞机对于他们就是天使的神车，而无线电收音机中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这些最后的原始部落也天真地把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技术成就留给他们的印象，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他们还把神的形象和自天而降的神奇的船涂刻在陡岩和洞壁上。这样，这些野蛮人实际上为我们保存了我们今天正在探索的东西。

科希斯坦、法国、北美和南罗得西亚、撒哈拉以及秘鲁、智利的许多洞穴画，都有助于我们的理论。法国学者亨利·罗特在撒哈拉的塔西里发现了几百幅画有数千动物和人的壁画，其中有些人象穿着雅致的短上衣。他们带着棍子，棍子上有不明用途的盒子。使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动物画旁的一个穿

* 原文如此，似有误。——译者注

着一种潜水服的生物。这个神像——罗特给他取名为大火星神——原件的高度超过 5.5 米。如果按照旧的思想模式，传下这幅画的“野蛮”人就几乎不可能象我们原来想象的那般原始。最近几千年中，这些洞穴中的地面并没有变动过，所以，“野蛮”人显然要用了脚手架才能画得如此比例协调。我的一个并非胡思乱想的印象是大火星神穿的不是宇宙服，就是潜水服。在它的沉重有力的肩上搁着头盔，头盔用一种接口与躯干部分连结。头盔上口、鼻的部位有几条狭长的缝。如果这画唯有一幅的话，人们可能很容易相信，这不过是偶然的，或是史前“艺术家”的想象。但是，在塔西里还有几幅同样装束的笨头笨脑的人像。在美国，在加利福尼亚的图莱尔地区的岩壁上也发现了十分相似的画像。

退一步说，就算原始的艺术家很笨拙，能画出这样粗劣的画像已经算不错了。但是，果真这样的话，为什么同是这些原始洞穴人却能够把众多的动物和正常的人类形象画得这么好呢？看来，对我来说，更可靠的是假定“艺术家”画的确是他们实际看到的东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因约县的一幅洞穴画上有一个几何图形，任何人不用多想就可以认得出，这是一支装在双重框架里的普通的计算尺。而考古学家认为画的是神像。

在伊朗的锡亚尔克发现的陶器上画有一种不知名的动物，头上长着两只朝上的巨角。左右两个角上都有五圈螺旋线。如果你设想两根带有大瓷绝缘子的杆子，那末这幅画看上去就挺象这个样子。考古学家对此说什么呢？十分简单，这些不过是神的象征。神是很有用的，对于许多事情（当然包括尚未得到解释的每件事情），人们都用不可知和超自然来推脱。在这不可论证的世界里，他们可以平静地生活。举凡发

现的每个雕像，放在一起的人工制品，或是可以从碎片修复的每件雕塑品——所有这些他们都可以马上同古代的这种或那种宗教联系起来。但是，如果有一样东西同任何一种现成的宗教都连不上，哪怕极勉强的联系也没有，那末很快就会变出一种新的古怪的古代祭礼来——就像魔术师从一顶大礼帽中变出一只兔子来一样！一切又都讲得通了。

但是如果在塔西里、美国或法国的那些壁画确实画出了原始人所看见的东西，那又怎样呢？如果杆子上的螺旋线真是画的天线，同原始人在陌生的神身上看见的一样，那末我们能够说什么呢？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却确实存在，这是不可能的吗？具有足够的艺术才干画出一幅幅壁画的"野蛮"人是不可能真有那么野蛮的。南非布兰德拜格的白种女人壁画像完全象二十世纪的绘画。她身穿一件短袖套衫，臂部包得很紧戴着手套，还有吊袜带和便鞋。这位女士不是单独一个人，她后边站着一位瘦瘦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根奇怪的有刺的棒，戴着一具非常复杂的头盔和某种面具，这幅画可以毫不迟疑地被公认为一幅现代画。但是，不幸我们谈的是一幅洞穴人的壁画。

瑞典和挪威的洞穴画上，所有神像头部的形状都同样模糊不清。考古学家说，它们是动物的头。然而崇拜一个要被人宰而食之的"神"未免是相当荒谬的吧？我们经常看到带有翅膀的船，而更经常看到的是典型的天线。

穿着臃肿的服装的画像又出现在意大利布雷西亚的瓦尔卡莫尼卡。讨厌的是，他们的头上也有角。我还不至于认为意大利的洞穴人会奔走于北美或瑞典，撒哈拉和西班牙雷亚尔城之间，去传授他们的才能和思想。但是，棘手的问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为什么原始人会不约而同地创造出穿着臃

肿的服装，头上带有天线的形象呢？

如果这些形象只在一个地方出现，我不会在这些不可解释的怪物身上浪费点滴笔墨。但是，这些怪物几乎在每个地区都有发现。

只要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过去，再加上一点当今技术时代的幻想以弥补不足，遮掩着种种隐秘的面纱就会开始揭开。在下一章里，我们将研究古代的各种经书，这会有助于使我的理论成为可靠的现实，从而使那些研究人类过去的人再不能够回避这些会引起重大变革的问题。

4．上帝是个宇航员吗？

《圣经》中充满了不解之谜和各种矛盾。

例如，《创世纪》是从地球的开创写起的，书中的记载从地质学观点来看异常精确。可是写这篇编年史的人如何知道矿物出现在植物之前，而植物又出现在动物之前呢？

《创世纪》第1章第26节写道：

>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上帝说话时为什么要用复数？他为什么说"我们"，而不说"我"？为什么是"我们的"而不是"我的"？人们一般会想，独一无二的上帝对人类讲话时，应该用单数，而不会用复数。

>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创世纪》第6章第1～2节）

谁能解释，是神的什么儿子把人的女子娶来为妻？古代以色列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神的儿子们"是从哪儿来的？

> "那时候有巨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创世纪》第6

章第 4 节）

这里再次出现神的儿子们，他们和人类交合。这里也第一次提到“巨人”。巨人在地球的各个地方不断出现：在东方和西方的神话中，在蒂亚瓦纳科人的英雄传奇故事中，以及爱斯基摩人的史诗中，差不多所有的古书中都经常写到“巨人”。因此，他们必定是曾经存在过的。但他们，这些“巨人”，又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是不是那些曾修建了巨大的建筑物，毫不费力地搬运整块巨石的我们的祖先呢？抑或他们是来自外星球的、技术先进的天外来客呢？有一件事是确实无疑的：《圣经》里讲到了“巨人”，称他们为“神的儿子们”，这些“神的儿子”曾和人类的女儿通婚，生养后代。

《创世纪》第 19 章第 1～28 节生动、详细地描写了发生在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城的灾难。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所多玛。罗得正坐在所多玛城门口。从文中可以看得出，罗得正在等待这两位“天使”。这两位“天使”很快就证明是人类，因为罗得马上认出了他们，并热情地请他们到他家过夜。《圣经》上讲，城里的人很想“污辱”这两个陌生人。可是这两个人却只消轻轻一挥，就可打消当地花花公子的性欲。他们使这班惹是生非之徒双目失明。

《创世纪》第 19 章第 12～14 节中讲，这两个“天使”告诉罗得赶快把他的妻子、儿女、女婿转移出城。他们警告他说这座城市马上就要毁灭了。罗得家的人都不愿相信这个古怪的警告，认为这又是罗得在开玩笑。《创世纪》接着说：

“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得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

* 所多玛现译索多姆——译者注

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得迟延不走。两个人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得，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罢，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你要速速的逃到那边，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作什么。”

从上面的记载中可见，这两个陌生人，即“天使”，肯定具有当地居民所不知道的力量。他们那种暗示性的催促，那种逼着罗得全家立即离开的情境也令人深思。在罗得犹豫不决时，他们拉着他的手把他拖走了。他们必须在几分钟内离开。他们命令罗得到山上去，不可回头看。可是，罗得对这些“天使”并非唯命是从，他提出要求说：“……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过了一会儿，天使对他说，如果他不跟他们走，他们就无能为力了。

在所多玛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无法想象，至高无上的上帝也受一张时间表的约束。如果不是这样，那他的“天使”们为什么那样匆忙呢？是不是某种将摧毁这座城市的力量就定在那一时刻？是不是发射前的递减计数已经开始，而“天使”是知道这一点的？如果是这样，毁灭的时刻显然已经迫在眉睫了。难道没有更简便的方法让罗得全家脱险了吗？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到山里去？为什么在地面上要禁止他们回头看呢？

这些问题公认是难以解决的重要问题。但是，自从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后，我们懂得了原子弹会造成怎样的破坏。受到直接辐射的生物不是死，就是落下不治之症。现在

我们设想，所多玛和蛾摩拉是有计划地故意用一次核爆炸摧毁的。让我们再进一步推测，“天使”们只不过想要毁掉一些危险的可裂变物质，同时确保消灭那些他们所讨厌的人。爆炸时间已定。那些应该免于这场灾难的人，例如罗得一家，需要撤到离爆炸中心几英里以外的山里去，因为岩石天然能吸收危险的强辐射。我们都知道后面的故事：罗得的妻子回头对着原子弹的耀光望去，她当即倒下死了。对这一点今天谁也不会觉得奇怪。“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降于所多玛和蛾摩拉……”

这场灾难的结尾是这样描写的：（《创世纪》第19章第27～28节）

>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所多玛和蛾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

我们也许跟我们的祖先一样笃信宗教，但我们现在当然不象从前那样轻信了。即使有着最好的愿望，恐怕也无法想象，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尽善尽美、超越一切时间概念的上帝，却居然对行将发生的事全然不知。上帝造了人，并且他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可是，看来他后来又反悔了，因为正是这位造物主本人又决定毁灭人类。而且我们也很难教育今天的孩子们去设想尽善尽美的上帝会如此偏爱诸如罗得一家那样的“宠儿”，而不顾其余无数的人。旧约全书中有几章生动地描写了上帝自己或他的天使怎样轰轰作响，发出烟云，从天空中直飞下来。这类事件中最独特的一桩是先知以西结描述的：

“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迦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耀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团内发出好像光耀的精金。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的：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象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

这里以西结准确地描绘了这个飞行器着陆的细节。他描述一个飞行器从北方飞过来，一闪一闪地发光，扬起一大片沙尘。在旧约全书中上帝被设想成是无所不能的，那么这位全能的上帝为什么一定要从一个特定的方向急飞过来呢？难道他不能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而不弄出那么大的轰响吗？

我们再往下看以西结亲眼目睹的第一手叙述：

“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旁，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象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作法，好象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至于轮辋，高而可畏。四个轮辋周围满是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

这段描述好极了。以西结讲到轮中套轮，这是一种视错觉。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他看到的就是美国人现在在沙漠和沼泽地里用的一种特种载运器。以西结看到这些轮子和这些有翅膀的活物同时从地上升起，这十分正确。一架多用载

运器（如两用直升飞机）在起飞时自然不会把轮子留在地上的。

《以西结书》接着讲道：

"人子呀，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

以西结听到了这个声音，吓得他俯伏在地，嗦嗦发抖。这个怪物称以西结"人子"，想和他说话。这段描述接下去说：

"……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响声。"

除了详细地描绘了载运器外，以西结还注意到这个新奇的怪物在离地时发出的声响。他把翅膀和轮子发出的声响说成轰轰的响声。这难道不说明这是个亲眼目击者的记实吗？"神"告诉以西结，在他的国家重建法制是他的责任。"神"把以西结带进载运器，告诉他，他们并没有抛弃这个国家。这段经历给以西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他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神奇的载运器。他对别人又讲了三次轮中套轮，四个轮子"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而且他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是整个载运器全身，连背带手和翅膀，并轮周围都满是眼睛。后来，"神"向以西结泄露了他们这次来的目的。他们说，他是住在"悖逆的家中"，这一家人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有一次"神"还开导他怎样对待他的同胞。象每次讲到神的降临时一样，这一次神提出了有关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劝喻，并暗示要建立一种合适的文明。以西结很认真地对待他的使命，把神的训示传播开去。

这里又给我们提出了各种问题。

是谁和以西结讲话的？他们是什么生物？

他们肯定不是我们传统概念中的那些"神"。否则他们从一处到另一处不必要乘载运器。以我看来，这种行动方式和全能的上帝这一概念是大相径庭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圣经》中还有一项技术发明也应当作一番公正的评价。在《出埃及记》第25章第10节中，摩西讲述了上帝关于造约柜*的具体指示。这些指示非常具体，连横杠和环怎样装到柜上，装在什么地方，所用金属件要用什么合金制造都说得明明白白。这些指示的目的是要保证一切细节都严格按照上帝的旨意执行。上帝曾数次告诫摩西不要出任何差错。

> "要谨慎作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出埃及记》第25章第40节)

"上帝"还告诉摩西，他将从施恩座上和摩西讲话。他对摩西讲，任何人都不许靠近约柜，并详细地指示，在搬运时要穿什么衣服，什么鞋。尽管这样仔细，还是出了差错(《撒母耳记》下，第6章第2节)。大卫负责搬运约柜，乌撒帮助赶车。当牛失前蹄，约柜有翻倒的危险时，乌撒伸手去扶住约柜。结果他当即象遭雷击一样，倒地身亡。

无疑约柜是带电的！如果我们今天按摩西传下来的指示重造一个约柜的话，会产生数百伏的电压。电容器由金板组成，一块带正电，一块带负电。此外，如果施恩座上两个基路

---

* 约柜：《圣经》故事中的圣物。是摩西奉上帝命所造的木柜，内藏刻有上帝与犹太人所立约法(即十诫)的石版，故称约柜。——译者注

啪*中的一个带有磁性，这就是一个极好的扬声器，甚或是摩西和宇宙飞船之间的联络设备。在《圣经》中可以读到造约柜的全部细节。我没有查对《出埃及记》，不过我似乎记得约柜四周经常有火花闪烁。每当摩西需要帮助和指点时，他就用这个“收发报机”。摩西听得到耶和华的声音，但他从来没有见过耶和华的面。有一次他请耶和华让他见见圣容，他的上帝回答说：

> “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出埃及记》第33章第20～23节）

在一些古籍中，有些记载同以上的故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苏美尔人的《吉加美士史诗》比《圣经》年代古老得多。在第五块泥版中，我们看到大体相似的语句：

> “没有一个凡人到过神居住的大山。直视神的脸的人都得死。”

人类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其他古籍中，我们也发现十分相似的记载。为什么“神”不愿让人看见他们的脸？为什么他们不摘下面罩？他们怕什么？或者是否《出埃及记》的全部记述都是来自《吉加美士史诗》？这也是可能的。因为据说摩西是

* 嚯噜啪：司知识天使。——译者注

在一个埃及王宫中长大的。也许，他可以进入图书馆，或许在那些日子里获得了有关古代奥秘的知识。

或许我们也应该对旧约全书的年代提出疑问，因为许多地方写到，生活在这以后的大卫曾和一个有六个手指和六个脚趾的巨人打仗（《撒母耳记》下，第21章第18～22节）。而且我们还应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所有的这些古代历史、英雄传奇和传说都出自同一个来源，后来逐渐流传到各国，有的是原抄本，有的则经过某些改动。

近年来在死海发现的文物（库姆兰经）给《圣经》的《创世纪》提供了宝贵和惊人的详细说明。几种迄今还不为人所知的文本中又一次提到天车、天国之子、车轮和飞行的生物施放出来的烟雾。在摩西的《启示录》第33章中，夏娃向天空望去，见一架发光的车在空中飞驰，车子由四只闪光的鹰拉着。其富丽堂皇是任何地球上的人都无法形容的。最后发光的车跑到亚当面前，烟从两轮中间冒出来。顺便说一下，这个故事中没有讲出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发光的车、轮子、烟雾竟然早在亚当、夏娃时代就被说成是富丽堂皇的神奇现象，并且和亚当、夏娃连了起来。

拉麦卷轴中也有一桩奇异的记载。这卷古书已经残缺不全，有些句子，甚至整段的文字都不见了。但剩下的已经足够离奇，值得一谈的了。

这个传说讲：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挪亚的父亲拉麦回家来。见家里有一个孩子，感到很惊奇，因为从相貌来看，这个孩子根本不是他家的人。拉麦责备他的妻子芭特·埃诺什，而且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可芭特·埃诺什用神的名义起誓说孩子是他拉麦的，而不是哪个士兵或某个陌生人的，也不是“天国之子”的。（这里插一句：我们要问，芭特·埃诺什所说

的“天国之子”是谁？而且这场家庭纠纷是发生在大洪水之前。）但是拉麦不相信他妻子的话。他心烦意乱，就到他父亲玛土撒拉那里请教。他讲述了使他感到很不安的家庭问题。玛土撒拉听着，想着，决定亲自去问博学的以挪士。这个破坏家庭安宁的人使老人十分不安。他顾不得长途跋涉的劳累，决心去搞清楚这个孩子的来历。玛土撒拉向以挪士讲述了他儿子家里如何出现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如何不象一般人，而象是天国之子。他的眼睛、头发、皮肤以及整个身体都不象家里其他的人。

以挪士听了以后，告诉年迈的玛土撒拉一个非常令人忧虑的消息，末日将降临地球和人类，“芸芸众生”都将毁灭，因为他们既卑鄙又放荡。但是那一家子都怀疑的怪孩子已被选定为这场浩劫的幸存者们的始祖。因此他应当命他的儿子拉麦称这个孩子为诺亚。玛土撒拉回到家，告诉儿子拉麦即将降临的灾难。拉麦毫无办法，只好把这个不寻常的孩子认为己出，给他起名叫诺亚。

这段家庭传说中的不凡之处在于诺亚的双亲得到了关于即将降临的洪水的消息，而且，甚至诺亚的祖父玛土撒拉也由以挪士事先警告了这个可怕的灾难。这个以挪士，根据传说，不久之后就乘坐一辆冒火的天车永远消失了。

这岂不是非常严肃地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是不是由外层空间来的某些不明的生物有意“繁殖”而成的呢？否则那些一再出现的由巨人和天国之子使人类受孕，而后又把一些他们认为不满意的人种消灭掉的说法又有什么意义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洪水可以讲是不明的生物预先策划的，意在消灭除了少数杰出的人之外的所有人种。如果历史上已经证实确有其事的洪水确是有意策划的（而且诺亚确在洪水

来临之前几百年就接到了建造方舟的指示），那么，这次洪水就不应再被视为天罚了。

在今天，培育一个智慧人种已不再是荒唐的理论了。不仅蒂亚瓦纳科英雄史诗以及太阳门山墙上的铭文讲到一艘宇宙飞船把圣母送到地上，生儿育女，而且一些古老的宗教经文也不厌其烦地讲到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人。有的还讲，需要经过几次实验，上帝才最终造出他满意的人类。依据宇宙中不明的智慧生物到过地球的理论，我们可以假定，我们今天的人也一样源于那些传说中的不明生物。

在这一系列的迹象中，这些“神”向我们的祖先所要的祭品也给我们提出很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他们所要求的绝不仅限于香火和牺牲。神要求的礼单中常包括规定得十分详细的合金钱币。事实上，古代东方最大的冶炼设施是在埃泽恩盖贝尔发现的。这套设施是一座标准的超现代化的冶炼炉，有全套风道、烟道及各种专用通道。冶炼专家们至今仍无法解释，铜是怎样在这种史前的冶炼设备中炼出来的。可这又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因为在埃泽恩盖贝尔附近的山洞和巷道里发现了存放着的大量硫酸铜。所有这些发现物估计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了。

如果我们的宇航员将来有机会在某个星球上遇到一些原始人，可以推测，他们也会被认为是“天国之子”或“神”。或许我们将比那些未知的、想象不出的地方的居民要先进得多，就象传说中的当年那些来自宇宙中的怪物比我们的原始祖先先进一样。如果这个还不知道的着陆处的文明已经很进步了，我们的宇航员不是被当作“神”来接待，反而因为远远落后于时代而遭到嘲笑，那该是多么扫兴的事呀！

5. 天上来的喷火车

本世纪初，在库容吉克山中曾有一个轰动一时的发现。这是一部富有感染力的英雄史诗。这部史诗刻在十二块泥版上，原属于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用阿卡得文写成。后来发现的第二个版本是属于汉穆拉比**王的。

一般公认，《吉加美士史诗》的原本出自苏美尔人之手。这是一个神奇的民族，我们至今还不清楚这个民族的来龙去脉，我们只知道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惊人的十五位的数字，以及十分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我们也已知道，《吉加美士史诗》的主要情节和《圣经》的《创世纪》很相象。

库容吉克山发现的第一块泥版上讲，常胜英雄吉加美士在乌鲁克周围修起城墙。文中讲，这位“大神”住在一个宏伟的宫室里，里面有粮仓，城墙上有卫士站岗。我们读到，吉加美士是个神和人的混血儿，三分之二是神，三分之一是人。到乌鲁克朝圣的人都战战兢兢地仰望着他，因为人们从未见过象他那样漂亮和强壮的人。这就是说，这部叙事诗一开始就又一次提到神和人的交配。

第二块泥版描写了另一个人物安吉杜，他是女神阿鲁鲁创造的。对安吉杜的描写十分详细。他全身长满毛，披着兽皮，在地里吃草，跟牛同饮一洼水。他还在波涛滚滚的水里戏耍。

乌鲁克城之王吉加美士听说了这个难看的生物，他建议

---

* 亚述巴尼拔：亚述国王（公元前668—约前631年）。——译者注

** 汉穆拉比：古巴比伦王国国王（约公元前1792—前1750）。——译者注

给他一个可爱的女人，这样可以使他脱离牛群。安吉杜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被国王用巧计捕获，和一个半神的美女一起过了六天六夜。这个由国王撮合的短暂婚姻使我们想到，在当时那个野蛮社会里，这种半神与半兽间的杂交并非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

第三块泥版接下去告诉我们，从远方卷来了一阵尘土，天摇地动。最后太阳神出现了，他用巨大的翅膀和爪子抓住安吉杜。令人吃惊的是这里写到太阳神象一块铅一样沉重地落在安吉杜身上，他感到自己的身体重得象磨盘一般。

就算古代的说书人有丰富的想象力，就算那些翻译和转抄的人添枝加叶，但这段叙述中的东西仍然令人不解。究竟那些古代的记事者们在地面上怎么知道，在一定的加速度下，人的身体会变得象铅一样重？今天我们当然都知道引力和加速度。宇航员起飞时会被几个重力加速度的力压在坐椅上，这都是预先算好的。

而古代记事者们在地面上怎么会想到这些呢？

第五块泥版记叙了吉加美士和安吉杜一起出发去访问"神"的住所。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女神厄尼尼斯居住的塔楼闪闪发光。这两位谨慎的游侠向卫士射出一束束箭和弹丸，可是都被弹了回来，卫士的身躯毫无损伤。他们到达"神"的境地时，忽听一个声音对他们吼道：

> "回去！凡人不许到神居住的圣山来，谁要是朝神的脸上看一眼，他就得死。"

在《出埃及记》中则有："你不能看见我的脸，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第七块泥版记载的是安吉杜讲述的人类第一次宇航中见到的情景。安吉杜被一头巨鹰的铜爪抓着，在空中飞了四个小时。这段故事下半段的原文是这样的：

> "他对我说：'你向下看看大地，大地象什么？你再看看大海，大海又象什么？'大地象高山，大海象湖泊。他在空中又飞了四个小时，再对我说：'你向下看看大地，大地象什么？你再看看大海，大海又象什么？'大地这时象个花园，大海象花匠的水槽。他又飞了四个小时，说：'你向下看看大地，大地象什么？你再看看大海，大海又象什么？'大地象稀粥，大海象个水盆。"

必定有某种生物曾从高空看到过地球。这个记述太维妙维肖了，不可能纯属想象。如果没有从高空观察地球形成的概念，谁能想出陆地象稀粥，大海象水盆？因为从高空看，地球确实象粥和水盆交错拼成的七巧板。

同一块泥版还讲到，一扇门象活人一样说话。我们马上从这个奇怪的现象联想到扩音器。在第八块泥版上，那个曾从高空看到过地球的安吉杜死于一种很奇怪的病。这种病是这样怪，以致吉加美士问安吉杜是不是中了天上某种野兽施放的毒气。可是吉加美士怎么知道天上野兽的毒气可以造成不治之症呢？

第九块泥版描写吉加美士如何哀悼他的朋友安吉杜，并决定长途跋涉去找神，因为他总觉得他也会死于与安吉杜相同的疾病。这篇叙事诗记述吉加美士来到两座撑天的大山下，两山之间横扼着太阳门。他在太阳门前遇到两个巨人，交涉了好半天，他们才让他进去，因为他有三分之二是神。最

后，吉加美士在一望无际的大海边找到了神的花园。吉加美士在路上时，神曾两次预先告诫他：

> “吉加美士，你到哪儿去？你找不到你想要的生命的。神在造人时，就给人安排了死亡的命运，而生命是由神亲自掌管的。”

吉加美士不听告诫。不管有多少危险，他一定要到人类之父乌特纳庇什廷那里去。可是乌特纳庇什廷住在遥远的大海彼岸。那里没有路，除了太阳神的船外，没有船能飞越大海。吉加美士冒着各种危险，渡过了大海。然后，在第十一块泥版上就描写了他见到乌特纳庇什廷的情况。

吉加美士见人类之父并不比他腰更粗、膀更阔。他说他们两个长得象父子俩。接着乌特纳庇什廷就向吉加美士讲述了他的经历，奇怪的是他是用第一人称讲的。

这里令人吃惊的是乌特纳庇什廷对洪水的详细描写。他讲，神曾警告他大洪水要来了，命他造一条船，用来救护女人、小孩、他的亲属以及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这里对狂风暴雨、对沉沉夜色、对不断高涨的洪水、以及对那些他无力救助的人们的绝望神情等种种场景的描写，就是在今天也是富有感染力的。就象《圣经》中诺亚的故事一样，我们又听到关于放出乌鸦和鸽子的故事，以及后来在洪水退下去后，船搁在一座山上的故事。

《吉加美士史诗》和《圣经》中关于洪水的记载无疑是一样的，这一点没有任何学者表示异议。在这种相似之中引人注目的倒是故事中各自不同的预兆和不同的神祇。

如果说《圣经》中关于洪水的记载是第二手材料，那么乌

特纳庇什廷用第一人称作的叙述就说明，《吉加美士史诗》中的记叙一定是幸存者的亲眼目睹。

现已证明，在几千年前，在古代东方确实发生过一场灾难性的洪水。古代巴比伦的楔形文字非常精确地记载了那条船的残骸应在什么地方。在阿拉拉特山南坡，考察人员确实发现了三块木头，它们可能就标志着那个方舟搁浅的地点。这里顺便讲一句，要找到六千多年前在洪水中幸存下来的一条木船的残骸，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吉加美士史诗》除了是一篇第一手的报导外，它还描写了很多离奇的事情，这些事是写这些泥版文书那个时代的智慧所不可能编造的，也不是后世翻译和转抄这部史诗的人所能臆造出来的。因为，以我们今天的知识水平来衡量，《吉加美士史诗》作者所作的描写中包含着许多事实。

或许提几个新的问题能在黑暗之中透进一丝光亮。会不会《吉加美士史诗》根本不是出自东方，而是出自蒂亚瓦纳科地区？能不能设想吉加美士的后代从南美把史诗带了过来？如果同意这种假设，那么至少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提到太阳门，提到横渡大海，同时也可以解释苏美尔人的突然出现。因为我们知道，在此之后，巴比伦的所有发明创造都是追溯到苏美尔人的。无疑埃及法老们的先进文化使他们有了图书馆，在这些图书馆里他们保存、传授并记下了大量古代秘密。我们前面提起过，摩西是在一个埃及皇宫里长大的，他当时肯定可以进入这些古老的藏书室。摩西是个接受能力很强、很有学识的人。据传他本人就写过五本书，虽然他究竟用什么文字写的还是个谜。

如果我们假设《吉加美士史诗》是从苏美尔人那儿经过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传到埃及的，年青的摩西在埃及看到它后，根

据自己的想法加以改写，那么苏美尔人关于洪水的记载就是真正的原本，《圣经》上的记载不是原本。

难道我们不应该问这类问题吗？在我看来，传统的考古方法已经僵化，不可能得出正确的、无懈可击的结论。那种方法太局限于八股式的思想方式，根本没有给想象和大胆的假设留下余地，而想象和假设却是创造的唯一动力。

由于《圣经》的神圣不可侵犯，曾经失去了许多研究古代东方的机会。人们不敢对这个禁区提出疑问，发表不同看法。十九、二十世纪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迷信偏见，但在思想上仍受到千年谬误的禁锢，否则的话，他们必然早已对《圣经》中的某些部分提出质疑了。但是，即使虔诚的基督教徒也必定已经意识到旧约全书中所讲的很多事情的确不能和至高无上、无所不在的上帝协调起来。真正要维护《圣经》教义的人应该关心究竟是谁在远古时代开导了人类，是谁给人类定下公共生活的最初法则，是谁把最早的卫生知识传下来，又是谁消灭了那些堕落的人。

我们这样思考和提出问题并不是要亵渎宗教。我本人相信，如果关于我们人类过去的每个疑问都有了真正的令人信服的解答，某种东西，或叫上帝（我这样称呼是因为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提法）将永远不会被否定掉。

这位不可思议的上帝从一地到另一地需要乘坐有轮和翅膀的车，他曾经和原始人交配，而且他不敢取下面罩。这种假设在没有证据证实之前只不过是一个荒诞的臆测。神学家的解释是：上帝是英明的，他要以什么形式出现，用什么方法使人们服从，我们是无法预见的。这样的解释实际上是回避问题，因此不能令人满意。自然，人们也愿意闭眼不看新的现实。但是，时光的消蚀，将会使我们的过去变得日益淡薄。大

约再过十二年，人类将首次登上火星。火星上只要有一座早已废弃了的古代建筑，只要有一件说明有更早的文明存在的东西，只要发现一幅还可以辨认的壁画，就会从根基上动摇我们的宗教，使我们的过去陷于混乱之中。这种发现只要有一桩，人类的历史就会彻底颠倒，完全重写。

考虑到我们不可避免要面对未来，因而以新的大胆设想重新勾勒我们的历史，这不是更明智一些吗？我们只有敢于怀疑，才不会轻信。每一种宗教都有它的一套教义，强令人们在这个范围内思想和信仰。而今天，随着宇航时代的到来，知识的最后审判日日益临近。神学的乌云将会消散，化成缕缕轻烟。随着人类在空间跨出了关键的一步，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世界上并没有二百万个神，并没有二万种教派，也没有十大宗教，而只有一个。

现在让我们继续提出对人类茫茫历史的假设：

不知多久以前，一艘不明的宇宙飞船发现了我们的地球。船上的乘员们很快了解到地球上具备发展智慧生命的一切条件。显然，当时地球上的“人”还不是现在的人类。太空人给某些女性人工授精，象古代神话中讲的那样，使她们沉睡，之后就离开了。几千年后，太空来客又回到地球，找到了他们播下的“人类”的样品。太空来客反复进行交配实验，直到最终产生出一种智慧生物，可以掌握传授给他们的社会法则为止。那时候的人还是野蛮人。他们可能会退化，重新和野兽交配。太空来客看到了这种危险，所以消灭了不成功的样品，或者把它们带到其他大陆上去。原始的社会、最原始的技术开始出现了；石壁上和洞穴里画上了壁画，发明了陶器，开始尝试建筑房屋。

这些最早的人类对太空来客无比崇敬。因为太空来客来

自人类毫无所知的地方，而且他们后来又回去了，他们在人类看来就是“神”。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神”愿意向他们传授知识。“神”非常关心他们培育的生物，要使这些生物不败坏，免于邪恶，还要让他们的社会不断发展。他们把畸形的人种消灭，注意使剩下的人能达到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

我承认这个推测是漏洞百出的。有人会说我缺少事实根据。但未来的发展将表明，很多漏洞是可以补上的。本书提出的假设是由许多推测构成的，因此这个假设势必不是“真实”的。但若把这个假设和那些使宗教能躲在禁区里面安然无事的理论比一比，我想我的假设多少还是有一点可能性的。

在这里就“真理”讲几句，也许是有好处的。如果一个人笃信某种宗教，而且从未受到别人攻击，那他一定深信他占有“真理”。这一点不只适用于基督教徒，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大大小小宗教社团的成员。通神学家、神学家和哲学家对于他们的学说，对于他们的主和主的教义都曾反复思考过，因此他们深信他们找到了真理。自然，每种宗教都有自己的历史，神的许诺，对神的誓约，先知和贤人的哲理等等。人们总是以自己宗教的核心内容作为“真理”的依据，并且把它推而广之。其结果是我们从小就开始接受一种具有偏见的思想方法。然而，从古到今的一代代人都相信自己掌握着“真理”。

我们不可能占有真理，我这样说并不过分。最多我们可以信仰真理。任何企图寻求真理的人都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在他信仰的宗教范围内或庇护之下去寻求真理。如果这样做，岂不是让虚伪去支配一桩需要绝对诚实的工作？毕竟人生的目的何在呢？是信仰“真理”呢，还是去寻求真理呢？

即使旧约全书中的种种情节可以在美索不达米亚从考古

学上加以证实，这也不能为有关宗教提供任何证据。如果在某地挖出了古代的城市、村镇、水井和铭文，这些发现只能证明，历史上确曾有某个民族住在这个地方。但这些发现并不能证明，这个民族的上帝是独一无二的神，而不是一个太空来客。

今天世界各地的一些出土文物说明，传说中记录了事实。但是哪个基督教徒会由于秘鲁的出土文物而相信前印加人的神是真正的神呢？我的看法很简单，神话故事和实际经历，两者共同组成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如此而已。我认为，即使如此，也已经足够了。

因此，任何真正寻求真理的人，都不能因为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和信仰就无视任何新的、大胆的尚未证实的观点。由于宇宙航行问题在一百年前还不存在，因此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自然不可能想到我们的祖先是否曾接待过天外来客。让我们大胆提出一个可怕的、但不幸却是有可能的设想：假定我们今天的文明在一场热核战争中被彻底毁灭。五千年后，考古学家也许会在纽约发现自由女神雕像的碎片。按照我们今天的逻辑，这些考古学家一定会断言，他们发现了一位未知的神，可能是火神（因为手中有火炬），或是个太阳神（因为神像头上有四射的光芒）。他们决不敢说，这实在不过是一件人工制品，一个自由女神雕像。

教条再也无法封锁住探索人类过去奥秘的道路了。

如果我们想开始踏上探索真理的艰途，我们就必须鼓起勇气，抛弃那些我们至今一直遵循的教条。作为第一步，应该开始怀疑我们原来一直认为是正确的和真实的每件事。难道因为有人认为新思想是异端邪说、荒唐可笑，我们就只能闭目塞听，不闻不问了吗？

要知道，五十年前，登上月球的想法还是荒诞无稽的呢！

6. 想象、传说，还是事实？

前面讲到，按照现时流行的看法，某些古代有过的东西是当时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但是现在已有的发现却丝毫不能使我收集这类材料的热情有所减弱。

为什么呢？因为爱斯基摩人的神话也讲到，最早的部落是由黄铜翅膀的"神"带到北方来的。最古老的印地安人的传奇故事中提到一种给他们带来火和果子的雷鸟。最后还有玛雅人的传说《波波阿》也讲，"神"善知一切：宇宙、罗盘上的四个基本方位，甚至知道地球是球形的。

爱斯基摩人为什么讲到金属鸟？印地安人为什么提到雷鸟？玛雅人的祖先如何知道地球是圆的？

玛雅人是聪明的，他们有过高度发达的文化。他们不仅传下了历法，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计算。他们知道金星年是584天，算出地球年是365.2420天，（今天准确的计算是365.2422天！）玛雅人留下的演算可以沿用六千四百万年。较后的铭文中用到了差不多相当于四亿年的单位。著名的金星公式很可能是用电脑算出来的。无论如何，很难相信这些都是出自一个野蛮民族。玛雅人的金星公式如下：

卓尔金年*260天，地球年365天，金星年584天。这些数字隐含着一个公约数。365除以73得5，584除以73得8。于是得到如下形式的式子：

（月亮）$20\times13\times2\times73=260\times2\times73=37,960$

* 卓尔金年：玛雅人的宗教纪年法，每年13个月，每月20天。——译者注

（太阳）$8\times13\times5\times73=104\times5\times73=37,960$

（金星）$5\times13\times8\times73=65\times8\times73=37,960$

换句话说，所有这些周期在37,960天后重合。玛雅人的神话认为，那时神将回到那宏伟的栖息之地来。

前印加人的宗教传说讲，星星上都住着人，神是从昴宿星座降临他们那儿的。苏美尔人、亚述人、巴比伦人以及埃及人的楔形文字铭文中不断描述同一个场面：神从星星上降临人间，后来又回去了。他们乘坐大大小小的火船飞越天空，有可怕的武器，还许诺某人长生不死。

当然，古人祈求天上的神灵是十分自然的事，他们在描写那些自己不理解的现象时，也是会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的。但是，即使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还是留下了很多疑点。

譬如说，《摩呵婆罗多》*的记述者怎么知道，有一种武器可以使一个国家连遭十二年旱灾？又怎么知道这种武器还可杀死孕妇腹中的胎儿？古代印度史诗《摩呵婆罗多》比《圣经》更全面。按照一种谨慎的估计，史诗的主要部分至晚是五千年前写成的。这部史诗很值得用今天的眼光来研究。

当我们在《罗摩衍那》**中读到维摩那（一种飞行装置）借助于水银和一股旋风在很高的空中飞行时，我们可不要过于惊讶。维摩那可以飞得很远，可以向前、向上、向下飞行。这是多么灵活的宇宙飞行器呀！下面这段话引自一八九一年恩·杜特的译文：

---

* 《摩呵婆罗多》：印度古代梵语叙事诗。意译为"伟大的婆罗多王后裔"。——译者注

** 《罗摩衍那》：印度古代梵语叙事诗。意译为"罗摩游记"。和《摩呵婆罗多》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译者注

“在罗摩的命令下，一架堂皇的车子带着巨大的声响升到云端……”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里不仅再次提到飞行物。而且记事者还提到“巨大的声响”。下面是《摩呵婆罗多》中另外一段：

“在一大片象太阳般耀眼的光亮之中，毗摩驾着维摩那飞过，发出一阵雷鸣般的响声。”

就是想象也需要有点东西作为依据。这样的描写至少揣测到了有关火箭的某些概念，知道这样一种飞行器可以驾着一道光，发出可怕的雷鸣。记事者怎么能写得出这些呢？

在《萨玛萨波塔伽婆德呵》寓言中，能飞的车和不能飞的车是分得很清楚的。《摩呵婆罗多》第一篇写的是未婚的枯谛的个人经历。太阳神来拜访她，和她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据说象太阳一样容光焕发。枯谛在当时也害怕丢脸，她把孩子装进一个小篮子，扔到河里。苏塔地方的一位高士阿德希罗多从水里捞起了篮子，并把这个孩子养大。

要不是因为这个故事和摩西的故事十分雷同，又讲到神与人交合，就未必值得一提了。《摩呵婆罗多》中的英雄阿育那也象吉加美士一样，长途跋涉去找“神”，向他们要武器。阿育那经历了很多艰难险阻后终于找到了神。天帝因陀罗和帝后萨鸠专门接见了他。天帝和帝后在一辆天国战车里召见英勇的阿育那，而且还请他一起遨游天国。

《摩呵婆罗多》中有些数据非常精确，使人觉得作者象是依据第一手材料写的。他厌恶地写到一种武器，这种武器可

以杀死披甲的战士。如果武士们及时了解这种武器的效能，他们就可脱掉身上披戴的全部金属装束，跳入河中，彻底洗净身体和一切接触过的东西。正如作者解释的那样，这样做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种武器可使人毛发、指甲脱落。他悲叹道，一切生物都变得软弱无力了。

在第八篇中，我们再次在天神的喷气战车中见到因陀罗。在整个人类中，他选中育德希斯舍罗，使他成为唯一能以凡躯进入天堂的人。这里我们也不可不看到这同以挪士和以利沙的故事十分相似。

在同一篇中，在一段可能是第一次投掷氢弹的记实中写道，枯尔呵从一个巨大的维摩那上向三重城投下一颗炸弹。这段描写所用的语言使我们想起第一颗氢弹在比基尼岛爆炸的目睹记实：比太阳还要亮千万倍的白炽烟云腾空升起，城市化为灰烬。当枯尔呵重新着陆时，他的飞行器闪耀着银白色的光芒。我想提一句哲学家们感兴趣的话，《摩呵婆罗多》中讲，时间是万物之根源。

藏文古籍《丹多娃》和《康多娃》也讲到史前的飞行装置。当地人称之为"天上的珍珠"。两本书都强调指出，这是个秘密，不能让老百姓知道。在《萨玛朗加那—苏德拉德哈拉》一书中，用了整章整章的篇幅来描写尾后喷出火和水银的飞船。

"火"这个字在古文中不能理解为燃烧的火焰。"火"总共有近四十种，大部分与电磁现象有关。很难相信古人会知道从重金属中可以获取能量，以及如何获取。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简单地认为古梵文记载的只是些神话。人类是否在远古时代遇到过会飞的"神"？上面从古籍中摘引的大量章句打消了对这个问题的疑虑。不管学者们怎样死抱不放，我们可不打算去随声附和那种所谓"你说的根本不存在……，那些不过

是解释中的错误，是作者和传抄者异想天开的夸大……”之类的陈腐观点。我们必须采用一种新的假设，一种根据现代技术知识提出的假设，以便帮助我们透过迷雾去理解我们过去的历史。正如远古时代出现宇宙飞船的现象自有其根由一样，“神”至少使用过一次、而且经常提到的那种可怕的武器也必有其合情合理的解释。《摩呵婆罗多》中的一段很可令人深思：

> “好象自然的威力一下迸发了出来。太阳在旋转。武器的热焰使得大地熊熊燃烧。大象被火烧得狂奔，想躲避这可怕的灾难。河水沸腾，百兽死去，敌人一片片倒下，大火把成排的树木吞没，仿佛森林里发生了火灾。大象发出阵阵可怕的号叫，纷纷倒下，尸体狼籍。马和战车都烧毁了，整个战场一片大火劫后的景象。成千的战车都烧毁了，海面上是死一般的沉寂。起风了，大地亮起来了。这真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死者的尸体被可怕的大火烧得肢体不全，不复成形。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或听说过这样一种武器。”

接下去故事讲那些幸存者都去冲洗身体、装备和武器，因为一切都被“神”喷吐的致命毒气污染了。而《吉加美士史诗》中是怎么说来着？“是不是神兽的毒气伤害了你？”

梵蒂冈博物馆埃及部前主任阿里伯托·杜利发现了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图特摩斯三世时代的一卷古文残篇。它记载着这样一段传说：文章的作者看到一个火球从天而降，气味十分难闻。图特摩斯和他的士兵们一直望着这个景象，直到火球向南方升去，从视野中消失为止。

我引证的这些古籍都是几千年前的，各本书的作者生活在不同的大陆上，属于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在当时没有专门的信使传递消息，洲际旅行也是极为罕见的。尽管如此，世界各地来自不同渠道的传说却都讲了一个差不多的故事。难道这些作者都发疯了？还是他们都被什么东西迷住了？如果说《摩诃婆罗多》、《圣经》、《吉加美士史诗》和爱斯基摩人、印地安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西藏人的古籍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传说的作者都讲到有关会飞的"神"、奇怪的飞车、以及和这些怪现象有关的可怕灾难的故事完全是巧合，没有任何根据，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天下人不可能都一样想。这种众口一词的记载只能起源于事实，即起源于史前发生的真实事件。他们记述了所见所闻。即使古代的报导者们象今天的记者一样，可能添油加醋，夸大故事情节，但事实，即实际情况，也会象今天一样，总是一切时髦报导的依据。所以，这事显然不可能是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地方共同编造出来的。

让我们打个譬喻：

一架直升飞机第一次在非洲丛林里着陆。当地人谁也没见过这玩意儿。直升飞机发出吓人的隆隆声在一块空地上降落。驾驶员身穿战地服装，带着防撞头盔，手提机关枪从机舱里跳出来。缠着腰布的野人看着这个从天而降的东西和从没见过的"神"吓呆了，茫然不知所措。过了一会，直升飞机又起飞了，消失在天空之中。

剩下这个野人自己时，他开始想法来解释这件怪事。他会告诉那些不在场的伙伴，他看到一只鸟，一辆飞车，它发出可怕的声音和臭味，还有带着喷火的武器的白皮肤生物。这不同寻常的来访被记了下来，一代一代传下去。父亲讲给儿子听时，这只天鸟显然不会变小，而里面跳出来的生物则变得

更加奇特，更有本领，更加仪表堂堂了。故事中会添上这样那样的枝叶，但是这个神奇的传说的前提是确有直升飞机降临过。直升飞机确实在林中空地降落，驾驶员确实爬出过机舱。从那时起，这件事就成为这个部落的一个神话，永远流传下去了。

有些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编造出来的。如果这些怪现象的记载只是出现在一、二本古书中，我也就不会到史前史中去搜寻太空来客和宇宙飞行器了。但事实是世界各民族的古籍中差不多都记载着同样的故事，我觉得我应该努力去解释隐藏在这些文字中的客观真实。

"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圣经　以西结书》第 12 章第 2 节)

我们知道，所有苏美尔人的神都和某个星座有关。据说曾有过一座重八百太伦* 的马尔都克的纯金雕像。马尔都克即火星，是众神之首。如果希罗多德**是正确的，这相当于四万八千多磅金子。尼努尔克——天狼星，是宇宙里的法官，并司掌凡间刑罚。许多楔形文字泥版讲到火星、天狼星和昴宿星。苏美尔的赞美诗和祈祷文中曾多次提到神的武器，这些武器的形状和威力对当时的人来说一定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一篇火星颂文说，他降下火雨，发出一道耀眼的闪电，消灭了敌人。英南娜从空中掠过时，人们描写她放出一种可怕的眩目的闪光，摧毁了敌人的房子。有些图画被发现很象是画着防原子掩体，甚至还有一个模型：圆圆的，很厚实，只有一

* 太伦：古代西亚的重量单位。——译者注

** 希罗多德：古希腊历史学家，公元前五世纪曾游历过埃及。——译者注

个形状很怪的出口。考古学家们发现同一时期（大约是公元前三千年)的一架马车和赶车人，以及两个正在摔跤的运动员的模型，都做得十分精巧。苏美尔人业已证明是实用艺术的大师。可他们为什么要做一个粗糙的掩体模型？在巴比伦和乌鲁克挖出的工艺品都比这精致得多。最近，在巴格达以南一百五十公里的尼普尔城发现了一座完整的苏美尔人的图书馆，里面约有六万块泥版。于是我们有了关于大洪水的最早记载，即每块刻有六行字的泥版。这些泥版上记下了洪水前的五个城市的名称：埃利都、巴德提比拉、拉拉克、西帕耳和苏路帕克。其中两个还未找到。根据这些已经释读出来的资料中最古的泥版文书，苏美尔人的诺亚*叫琴东德拉，据说他曾住在苏路帕克，并在那里修造了他的方舟。因此我们现在有了比《吉加美士史诗》记载更早的关于洪水的描写。可谁也不敢说，是否会发现更早的记载。

古代人看来对长生不死、转世再生几乎着了迷。奴仆们显然自愿地为主人殉葬。在苏布阿特的一座王陵中发现至少有七十付骸骨排成整齐的一排，没有任何暴力的迹象，这些人曾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或坐或躺，安祥地等待死神降临。他们一定死得既快又没有痛苦，可能是服毒。他们带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指望和主人一起从坟墓中超脱出来，过一种新的生活。可又是谁向这些愚昧无知的人灌输了这种再生的念头呢？

埃及的万神殿也有很多不解之谜。居住在尼罗河上的民族的古籍中也讲到巨人乘船在天空遨游。一篇关于太阳神“赖”的楔形文字写着：

---

* 诺亚：圣经中的人物。据说他曾受耶稣之命造一方舟，借此逃出了大洪水。——译者注

汝于星月之下显现，汝于天上人间拽拉阿吞*之舟，犹如回旋不息之星辰，犹如常在不落之北极。”

下面是金字塔上的一段铭文：

“汝为数百万年指引太阳船之神。”

即使古埃及人的数学十分先进，但他们用“百万年”来形容天上的星星和天国的船，还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摩呵婆罗多》中说了什么？“时间是万物之根源。”

在孟斐斯**，普塔神交给国王两个模型用以庆祝他统治的周年纪念日，命令他十万年内庆祝该周年纪念日六次。我要补充说，普塔神来给国王送模型时，乘着一辆闪光的飞车，事后他又乘车在地平线上消失了。今天，在埃德弗的房门上和庙宇里还可看到画着有翅膀的太阳和带着永恒标记的飞鹰的图画。在埃及有无数长翅膀神的画像，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

每个旅游者都知道阿斯旺的象岛和岛上有名的尼罗河水标。在最早的古籍中，该岛就叫象岛了，因为据说它很像一头大象。这些记载完全正确，这个岛确像头大象。但是古埃及人是怎么知道的呢？要知道，只有在高空的飞机上才能看出该岛像大象。附近没有一座高山可以让人鸟瞰全岛，引起这样的联想。

---

* 阿吞：即“赖”神，古代埃及神话中第一代神，创造者。——译者注

** 孟斐斯：古埃及城市，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南端，今开罗附近的米特·拉辛村。据传为古王国时代（公元前28--前23世纪）的都城。——译者注

在埃德弗一座建筑物上最近发现的一段铭文中说，这座大建筑物是超自然的。设计图是神化了的人物伊姆·荷太普画的。他是位非常神奇、十分聪明的人，是当时的爱因斯坦。他集僧侣、书吏、医生、建筑师和哲学家于一身。按照考古学家们的意见，在伊姆·荷太普时代，人们仅有的采石工具是木楔和铜器，这两样东西都不适宜于用来开凿花岗石。但是，聪明的伊姆·荷太普居然为他的王(左塞王*)，在萨卡拉建造了阶梯形金字塔。建造这座60米高的大建筑物所用的技艺是后世的埃及建筑师所望尘莫及的。这座建筑的周围有一道高10米，长533米的墙。伊姆·荷太普称这座建筑为“不朽大厦”。他死后也埋在里面，以便神回来时可以唤醒他。

我们知道，金字塔的分布都是按某个星座的位置安排的。可是由于我们今天对于古埃及的天文学知道得很少，这一说法不是有点令人困惑吗？天狼星是古埃及人感兴趣的星之一。但是对天狼星的这种兴趣似乎相当奇怪，因为从孟斐斯望去，当尼罗河开始泛滥时，只有在清晨才能在地平线上见到天狼星。令人更惊奇的是，公元前4221年埃及曾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天文历！这个天文历以天狼星的升起为标准（它的元月一日＝公历七月十九日)，还计算出三万二千多年的周期。

我们承认，古代天文学家有充裕的时间年复一年地去观察太阳、月亮和其他星座，直到最后肯定大约三百六十五天后所有的星辰又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但是，用太阳和月亮作基准，显然更易于得到更为准确的结果。用天狼星作天文历的初始基准难道不是颇为荒唐的吗？推测起来，天狼星历是凑出来的，是一种概率理论，因为它完全不能预测天狼星的出现。如果说天狼星出现在黎明时分的地平线上的日子恰好

---

* 左塞王：古埃及第三王朝法老(约公元前27世纪)。——译者注

是尼罗河水泛滥的时候，那纯属巧合。尼罗河不是每年都泛滥，而且尼罗河每次泛滥也不是在同一天。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用天狼星历呢？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古代的传说？是不是有被僧侣仔细保藏着的什么经文或字据？

在一个大概是乌提姆王的墓中，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和一副不知什么动物的骨骼。这个动物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又如何解释埃及人在第一王朝初期就有了十进位制？如此高度发达的文明怎么会这么早就产生了？埃及文化初期的铜器和青铜器是从哪里来的？又是谁传给他们令人无法相信的数学知识和一种现成的文字？

在我们研究那些会引起无数疑问的古迹之前，再让我们浏览一下古籍。

《一千零一夜》的作者是从哪里得到那些千奇百怪的想法？谁会想到去写一盏灯，主人想要的时候，一个魔怪就在灯里讲话呢？而在《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中，是怎样大胆地想象出了"芝麻开门"的情节呢？

当然这种想法今天已经不会使我们感到奇怪了。因为一拧开关，电视机上就会出现有人说话的画面。由于大部分大百货商店的门都用光电管控制，"芝麻开门"的情节也不再使人觉得有什么神奇了。但是，古代说书人的丰富想象力是多么不可思议呀！相比之下，现代的科学幻想小说显得多么平淡无奇！因此，这些古代的说书人手边必定有着大量人们已经见过、已经知道、或已经经历过的事情来激起他们的想象。

茫茫古代的种种文化充满传奇色彩，至今还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确实的信息，因此我们的立足还有些不稳，有些问题甚至变得更加混乱。

自然，冰岛和古挪威的传说中也讲到在空中遨游的"神"。

弗莉葛女神有个使女叫格娜。女神派她乘一匹能够飞过陆地和海洋的骏马到别的世界去。这匹马叫“虎夫斯路厄”(意为四蹄喷火)。传说讲，有一次格娜在高空中遇到一些奇怪的生物。在«阿尔韦斯里德»中，地球、太阳、月亮和宇宙在人、神、巨人或矮人的口中各有不同的叫法。但是在古代，在人们的视野很有限的情况下，对同一事物怎么会得出不同的观念呢？

尽管斯图鲁逊*到公元1200年才记录下北欧和古日耳曼的传奇和民歌，但这些作品在民间已经流传数千年了。在这些作品中，地球往往被比喻成一个盘子或一个球(这就够怪的了)，而且众神之王雷神托尔的形像总是手持石槌——起破坏作用的东西。寇恩教授认为，“槌”一词的意思是石头，起源于石器时代；后来才变成青铜锤和铁锤。因此“托尔”和他的槌子的形象一定是很古老的，也许是始于石器时代。而且托尔这个词在印度梵文传说中也是“雷公”的意思。北欧的神王托尔，是闹得天庭很不安宁的日尔曼神韦恩的君主。

在议论我的新历史观时，有人会提出异议说，你不能把古代传说中所有同上天有关的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凑在一块作为史前有过宇宙航行的证据。但是，我所做的并非如此。我只是提出古籍中那些和人们迄今还在采用的那个假设不相符的段落。我在研究那些人们公认棘手的段落。在这些段落中，无论是作者、译者还是传抄者当时都不可能具有任何科学知识，也不可能理解他们自己写下的东西。当然我也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些传说的翻译者和传抄者们为了尽可能地去适应某些宗教的、或其他什么的模式，而会添上些与传说的整体无法吻合的虚构的枝节。一个科学研究者，如果见到与自己观

* 斯诺里·斯图鲁逊(1178—1241)，中世纪冰岛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诗人。——译者注

点相抵触的事实就加以否认，见到与自己观点相一致的事情就不加考虑地接受，那是不足取的。请想一想如果确有按照一种“太空观念”写出的新的译本存在，那我的学说该是什么样子，该能获得多么大的力量！

最近在死海附近发现了《启示录》残本和教会礼仪录的卷轴*，这对完善我们的理论是不无小补的。在亚伯拉罕和摩西的稗史中，我们又一次听到有轮子的喷火的飞车，而在埃塞俄比亚和斯拉夫关于以挪士的书中却没有这些东西。

> “在那人身后，我看到一辆火轮车，每个轮子满是眼睛，轮上是个宝座，周围是一团火。”（亚伯拉罕稗史第18章第11～12节）

肖莱姆教授解释说，宝座和天车都是犹太神灵的传统象征，大致相当于希腊及早期基督教中的普利洛马（巨光）。这是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但是否能算是在科学上已经证实了呢？我们可不可以问一声，如果真有人看到过一再描绘的喷火车，情况又怎么样呢？在库姆兰卷轴中不断用到一个神秘的字；在第四洞窟中发现的文献中，同一种占星术中交替使用不同的文字符号。一次天文观测被冠之以这样的标题：“一个智者致全体曙光之子的信。”

有什么确凿的、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证明古籍中描写的喷火车是不可能有的呢？谅必不是“远古时代不可能有喷火车”这样一句笼统而无聊的断言所能搪塞的吧！这种回答对许多人来说是毫无价值的，因此我要向他们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

* 死海卷轴：1947年有一个牧童在死海西北岸一个山洞中偶然发现了一批写在羊皮纸上的古代经文，这批经文统称死海卷轴。——译者注

不要忘记，不太久之前，有名望的学者们还在说天上不会落下石头(陨石)来，因为天上没有石头，甚至十九世纪的数学家们还认定，火车的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 34 公里，不然，车厢里的空气会被挤压出去，旅客就会闷死。这种说法在当时还很有说服力！不到一百年前，有人曾经“证明”，任何比空气重的东西都飞不起来。

一家有影响的报纸曾刊登一篇书评，把沃尔特·沙利文的《来自宇宙的信号》一书划为科学幻想小说之列，并说即使是在相当遥远的将来，也不可能到达例如ε—波江星座或τ—鲸鱼星座；即使是有时间效应或深冻法，宇航员也无法克服那无法想象的遥远距离。

幸而，历来总有一些颇为大胆的幻想家，对同时代人的这类指责不以为然。如果没有这些幻想家，我们今天就不会有沟通全世界的铁路网，火车不会以超过每小时 200 公里的速度疾驶。(注意：速度超过每小时 34 公里旅客就会死亡！)没有他们，我们今天也不会有喷气式飞机，因为飞机是要掉下来的。(注意：比空气重的东西飞不起来！)最后，也不会有登月飞船。(因为人不能离开地球！)总之，如果不是这些幻想家，很多很多东西都不会有了。

有一些学者喜欢死抱着所谓的现实。而他们又太容易、太乐意忘记：今天的现实可能就是某个幻想家昨天的幻梦！在今天被公认是现实的那些划时代的发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偶然的机会，而不是出于系统的研究。有些发现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那些“严肃的幻想家”用大胆的假设克服了束缚人们思想的偏见。譬如，亨里奇·施利曼就认为荷马的“奥德赛”不仅仅是故事和传说，结果发现了特洛伊城。

我们对自己的过去还了解得太少，还不足以作出什么肯

定的判断。但新的发现可以解开不解之谜；读懂古书中的记载，能把整个现实世界颠倒过来。顺便提一下，我觉得很明显，毁掉的书比保留下来的书要多。据说在南美曾有过一本包罗了古代所有知识的书，这本书被第六十三代印加统治者帕加库铁四世焚毁了。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博学的托勒密·索特曾经有五十万卷书，包括了人类的全部传说。这个图书馆被罗马人毁了一部分，剩下的书又在几百年后被哈里发·阿马下令烧了。把这些珍贵的独一无二的手稿拿去给亚历山大的公共浴池烧火，真是发疯！

耶路撒冷的圣殿图书馆的结局怎样？据说藏有二十万册著作的佩尔加蒙图书馆的结局又怎样？公元前 214 年，中国皇帝秦始皇出于政治原因，下令焚毁了大量历史书籍、天文书籍和哲学书籍。其中有多少宝贵知识和秘密因之失传？在以弗所，皈依者保罗销毁了多少经文呢？我们甚至想象不出，由于宗教狂热，我们失去了多大一批涉及各类知识的珍贵文献。在南非，修道士和传教士出于盲目的宗教狂，无可挽回地焚烧了多少万册著作？

这些都是千百年前发生的事情了。人类从中接受了教训没有？仅在几十年前，希特勒还在公共广场烧书。谢天谢地，今天的书不再象过去那样是孤本了。

幸存的文本和残本仍然传下了大量古代的知识。在每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哲人们都懂得未来总会有战争和革命，流血和兵燹。哲人们出于这个原因，会不会将其秘密文书和传说藏进最坚固的建筑物里，以防暴徒劫掠；或者把它们存放在安全地点，防止可能的破坏呢？他们会不会把资料和报道藏在金字塔、寺庙或者雕像里，或者写成密码保存，好不致因时光的消逝而佚失？我们确实应该试验一下这个想法。现在有些目

光远大的人为了未来，已经在这样做了。

1965年，美国人在纽约埋下了两个存放现代资料的容器，这两个容器能经受住今后五千年内地球上最严重的灾祸，里面存放着我们打算传给后裔的消息，以便有朝一日后代想探明他们祖先的朦胧历史时，就能从中了解到我们曾是怎样生活的。容器是用比钢还硬的金属制造的，甚至经得住原子爆炸。除了日常新闻外，容器中有城市、轮船、汽车、飞机和火箭的照片；金属、塑料、纤维、线和布的样品；有传给子孙后代的日常用品，如硬币、工具、梳妆用品等；缩微胶卷里摄下了数学、医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天文学的著作。为了使容器中的资料能对遥远的、未知的未来种族真正起到作用，容器中也放了一把"钥匙"——一本能把所有文字材料翻译成未来语言的书。

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的一个工程师小组想出要为后代留下这些容器。约翰·哈林顿为尚未知晓的后代研究出了一种巧妙的密码系统。这是发神经病吗？是在做梦吗？我认为做这桩工作是有益的，使人放心的。可贵的是，当今的人想到了五千年以后。将来的考古学家找寻文物不见得会比我们现在容易一些。一场原子大火之后，世界上没有一个图书馆还有用处，所有我们引以自豪的成就都将分文不值，因为它们不再存在，全都化成了灰烬。要想为纽约人这一富有想象力的做法辩护，不需要一场原子大战来毁灭地球。地轴偏转几度就会造成空前的无法抵御的洪水泛滥——洪水会吞没写下的每一个字。谁敢肯定，古代的哲人不会产生和卓有远见的纽约人同样的想法呢？

无疑，一场核战争中的战略家们是不会把武器对准祖鲁人* 的村庄和无害的爱斯基摩人的。他们将用这些武器来攻

* 祖鲁人：南非、莱索托等地的土著居民。——译者注

击文明中心。换句话讲，放射性灾难将落在发达民族的头上。远离文明中心的野蛮人和原始人将幸免于难。但他们不可能把我们的文化传下去，甚至讲也讲不清，因为他们从未参与其间。即使有学问的人和幻想家曾力图保留一个地下图书馆，对未来也不能有多少助益。“普通”图书馆无论怎样都会被毁坏，幸存的原始人也不会知道有关隐蔽的秘密图书馆的任何情况。地球各个地区都将成为燃烧的沙漠，因为延续几世纪的辐射使任何植物都不能生长。幸存下来的东西大概也会发生变化，二千年后，毁灭了的城市里将荡然无存。无情的自然力将销蚀废墟上的一切；钢铁将生锈，最终变成尘埃。

一切又将从头开始！人类会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从头学起。他们可能要再一次花费很长时间才能重新成为文明生物，因而无法理解老的传说和典籍中的秘密了。大灾难的五千年后，考古学家可能声称二十世纪的人还不知道铁。因为，完全可以理解，不论他们如何努力发掘，他们也找不到任何铁块。沿着俄国的边界，他们会找到长达数公里的水泥防坦克壕，他们会解释说这些必定指示着天文学上的分界线。如果他们找到了磁带匣，他们可能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他们也许甚至不会分辨录了音的和没有录音的磁带。没准，这些磁带能解决许许多多未解之谜呢！他们在书里读到拥有上百米高大厦的大城市时也许会嗤之以鼻，认为这样的城市以前不可能存在。学者们会把伦敦地下铁道的隧道当成好玩的几何图形，或者当成设想得十分巧妙的排水系统。他们可能不断发现各种报导，里面讲到人是如何乘着巨鸟从一个大陆飞到另一个大陆，还提到非凡的喷火的飞船在天空中消失。上面这些也可能被当成神话而忽视，因为这种巨鸟和喷火飞船从前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公元七千年时，解释这些事情可能非常困难。他们可能从残本中找到有关二十世纪世界大战的一些事实，但这些事实听起来可能很难相信。一旦马克思和列宁的讲演落到他们的手里，他们最后也许会杜撰出某个神秘年代的某宗教中心的两位高僧的说法。这该是多么滑稽呀！

只要有足够的线索，人们就能够解释许多事情。五千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大自然故意让那些修琢过的石块在五千年后还保留着原样，而她对那些十分厚实的钢梁就没有这么宽容了。

我们已经提到过，在德里一座寺庙的院子里有一根由铁块焊成的铁柱，它受日晒雨淋已经四千年了，但没有一点生锈的迹象，因为它既不含硫又不含磷。这儿，我们遇到了一种我们不知道的古代合金。也许，这根柱子是由一批有先见之明的工程师铸造的，这些工程师没钱建造巨大的建筑物，但是他们希望给后代子孙留下一个看得见的、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纪念品来显示他们的文明。

这真是一桩伤脑筋的事情：我们所发现的一些古代先进文明时期的建筑物，即使用今天最先进的技术也无法再造。可是，这一堆堆石块就在那儿，它们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于是，为了说明这些不该存在的东西为什么会存在，人们纷纷去寻找各种“合理的”解释。让我们摘掉有色眼镜，也来找一找吧！

7. 是古代奇迹，还是宇航中心？

大马士革以北有一个巴尔贝克平台。这个平台用石块砌成，其中有些石块有20米见方，近二千吨重。这座巴尔贝克平台造了干什么的？它是怎样造成的？是谁造的？直到现在，考古学家还不能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苏联的阿格雷斯特教授认为，平台可能是一个大飞机场的遗迹。

如果听从埃及学家的那一套说法，那末古埃及的高度文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而没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在埃及，巨大的城市和宏伟的庙宇、富有表现力的巨大雕像、两旁树立着精美雕像的漂亮街道、完整的排水系统、雕刻得富丽堂皇的石头墓穴、其大无比的金字塔——诸如此类的奇异东西比比皆是。一个国家，看不出有什么史前发展史，却能够突然取得这样的成就，这真是奇迹了！

在埃及，只有尼罗河三角洲和河流两岸的狭小地带才有肥沃的农田。但专家们现在估计，建造大金字塔时的居民有五千万人。（顺便提一下，一般认为，公元前三千年全世界总人口是二千万人，两个数字有着明显的矛盾！）

对于这么大的估计数字，有二、三百万人的上下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有一点是明显的——他们都必须吃饭。这儿不仅有大批的建筑工人、石匠、工程人员和水手，不仅有成千上万的奴隶，还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大批不劳而食的僧侣、无数的商人、税吏和官员。最后，但并不是不重要的是还有穷奢极欲的法老* 家族。所有这些人能光靠尼罗河三角洲上菲薄的农

* 法老：古埃及国王的称号。——译者注

产为生吗？

有人会告诉我，建造寺庙的石块是用木滚子搬动的。但是，埃及人未必会砍伐仅有的不多几种树来制作木滚子。那时同现在一样，埃及的树木主要是棕榈树，棕榈树的果实是埃及人非常需要的食物，棕榈树的枝叶又是遮蔽干旱土地的唯一东西。但是，他们一定有过木滚子，要不然就根本无法从技术上解释这些金字塔如何建成的了。埃及人是不是进口了木材？要进口木材，必须有相当大的船队，即使船队到了亚历山大港，木材还必须溯尼罗河而上转运到开罗。在建造大金字塔时埃及还没有马和车，所以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马和车是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即第十七王朝时才传入埃及的。我多么希望对石块的运输方法有一个使人信服的解释呀！当然，学者们说必定要有木滚子……

有许多与金字塔建造者的技术有关的问题从未真正得到解决。

埃及人怎样从岩石中凿出陵墓的呢？他们用什么办法设计出迷宫般的通道和墓室？墙壁是光滑的，多半饰有浮雕甬道向下斜伸到岩石般的土中；甬道有台阶，台阶造得十分道地，一直通到很深的墓室。大批的游客站在陵墓前惊得发呆，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解释建造陵墓时所用的神奇技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埃及人从很早起就是挖掘隧道的能手，因为从岩石中凿出的古老陵墓的建造技术并不亚于较后期的各座陵墓。第六王朝的特悌* 陵墓和新王国时代**的拉美西斯一世陵墓的建造时间至少隔了一千年，但这两座陵墓之间没有什么不同。显然，埃及人没有学到任何新的东西来丰富他们古

* 特悌：古埃及第六王朝的创立者（约公元前22世纪）。——译者注

** 新王国时代：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译者注

老的技术。事实上，越是后期的那些陵墓，就越像是古代原型的粗劣仿造。

游客骑着骆驼颠簸在通往开罗西面吉萨金字塔的路上。一路上，神奇的历史遗迹总是使得游客心头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向导告诉他，某个法老叫人在这里造了这么一座坟墓。游客在拍照留念之后，就带着这么一点老一套的知识踏上了归途。吉萨的胡夫* 金字塔已经引起了几百种荒诞不经的猜测。查尔斯·皮奇·史密斯在 1864 年出版了长达 600 页的《我们在大金字塔中的遗产》一书。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关于这座金字塔和地球之间的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联系。

即使在作了极其严格的验证，筛掉一切不很可靠的东西之后，这本书里仍然留下了一些发人深省的事实。

众所周知，古埃及人信奉太阳教。他们的太阳神"赖"乘着一艘帆船在天空中巡弋。旧王朝的金字塔经文还讲到了国王(显然是靠着神和神船的帮助)在天空巡行。于是埃及的神和王也都卷入了飞行……

吉萨金字塔的高度乘上十亿大致相当于地球和太阳间的距离，即 1 亿 5 千万公里，这真是巧合吗？穿过这座金字塔的子午线正好把大陆和海洋平分成相等的两半，这是巧合吗？鲁道尔夫发现，这座金字塔的底面积除以两倍的塔高刚好是著名的圆周率$\pi=3.14159$，这是巧合吗？现已发现的埃及人对于地球重量的计算是巧合吗？金字塔所在的岩石地基曾经过仔细平整，水平度很准，这也是巧合吗？

现在还没有一个线索来解释，吉萨金字塔的建造人胡夫法老为什么在沙漠中恰好选中这块岩层作为他建造陵墓的地点。有人设想，在这块地方有一条天然裂缝，正可被胡夫造这

* 胡夫：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约公元前 27 世纪)。——译者注

一巨大建筑所利用。另外还有一种相当勉强的解释是说、胡夫希望从他的夏宫中看到工程的进展。两种理由都不符合一般的常识。就第一种解释而言，建造地点更靠近东边的采石场以缩短运输距离，势必更为切实可行。如按第二种解释，即使在那些年代也难以想像法老会愿意年复一年地被工地上的闹声日夜吵扰。对地址选择问题的传统解释还可找出许多漏洞，因此人们自然要问，这是否是“神”或是亲自，或是借僧侣之口作出的决定。如果这个解释被接受，那么我对人类历史的奇思遐想就又有了一个重要的佐证。这座金字塔不仅把大陆和海洋分成相等的两半，而且还位于各大陆的重力中心。如果上面提到的事实不是巧合（看来实在难以相信这是巧合），那么，建造地点的选定者必定知道地球是圆的，也知道各大陆和各海洋的分布情况。说到这里，我们不要忘记比里·雷斯的地图！这些既不可能都是巧合，也不能当作神话故事忽略过去。

岩石地面是以什么样的动力，什么样的“机械”，和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搞得这样平整的？建筑师怎样开挖通往地下的甬道的？他们又是用什么照明的？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王谷的岩石陵墓里都没有用过火把之类的东西来照明。天花板和墙壁上不仅没有被烟炱熏黑，甚至连刮掉烟炱的痕迹也一点都找不到。石料是用什么工具、怎样从采石场采来的？是靠尖楔和滑道吗？石料是怎样搬运的？石料与石料又是怎样拼合得只有几丝的缝隙？这里又出现了许多解释可供选择：顺着斜坡把石料推上去啦，或是依靠脚手架和坡道啦，等等。自然，还有好几十万埃及奴隶：农夫、建筑工人和匠人。

这些解释中没有一个能经得起严格的推敲。大金字塔是（也许是故意留下的？）一件有形的证据，它显示了一种我们

至今尚未掌握的技术。在二十世纪的今天，没有一个建筑师能够再造出一座吉萨金字塔，即使他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技术手段也不行。

二百六十万块巨石从采石场开采出来，经过加工、运输，在建筑工地上砌起来，石块之间只有几丝缝隙。在内部深处，在甬道里，在墙壁上都有彩色绘画。

金字塔的建造地点是法老的一个怪念头决定的。

金字塔无与伦比的、“典范”的尺度是建筑师偶然想到的。

几十万工人用（不存在的）绳索在（不存在的）滚子上沿着斜坡拖拉12吨重的石块。

这大批的工人吃的是不存在的粮食。

他们睡在（不存在的）由法老预先造在夏宫外面的茅棚中。

通过一个（不存在的）扬声器，工人们在“嗨嗬”的号子声中起劲干活，把12吨重的石块拉到上面。

如果勤勉的工人们每天完成砌10块石头这样了不起的工作量，那么他们把二百五十万块石料砌成宏伟的金字塔，大约需要二十五万天，即664年。但是，不要忘记整个工程只是一个古怪的国王的一时怪想，而这个国王不可能活着亲眼看到他想出来的这个大建筑物的完工。

当然，这套理论是如此地认真严肃，我们甚至不该觉得它荒唐可笑。然而，谁这样天真，竟会相信金字塔真的只不过是某个国王的陵墓呢！现在，还有谁会认为上面这些数学和天文学数据的换算结果纯属偶然呢？

今天，大家都认为大金字塔是胡夫法老发起和建造的。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铭文和文书都提到胡夫。在我看来很明显，大金字塔不可能由一代人造成。那会不会是胡夫伪造铭

文和文书以标榜自己呢？正如许多建筑证明的，这在古代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做法。每当一个独裁者想为自己个人扬名的时候，他便会下令这样做。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么大金字塔在胡夫留下名字之前很早就存在了。

在牛津的博德莱安图书馆里有一本手稿。作者是一个科普特人*，名叫马斯—乌迪。他在这份手稿中宣称，这座大金字塔是埃及王苏里特叫人建造的。真怪，这个苏里特是在大洪水前统治埃及的。而且，这位聪明睿智的苏里特王命令他的僧侣们写下他们的全部学识，藏在金字塔里。因此，根据科普特人的传说，大金字塔是在洪水之前建造的。

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第二卷中进一步肯定了上面的说法。底比斯**的僧侣给他看了341尊巨大的雕像，每尊雕像代表11,340年中的一代高僧。现在我们知道，每位高僧的像都是在他本人活着时塑好的。希罗多德还告诉我们，他在底比斯逗留期间，僧侣们一个接一个地让他看了自己的雕像，以说明这种做法是代代相传的。僧侣们使希罗多德相信，他们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他们历来都把每一件事记载下来。他们解释说，这341尊雕像，每一尊都代表一代，而且在这341代之前，神一直生活在人类之中。后来就再没有一个神以人的面貌在人间出现了。

埃及的历史一般估计为6,500年左右。这些僧侣为什么如此厚颜地告诉旅行家希罗多德说是11,340年呢？为什么他们如此明白无误地强调，在341代中再也没有一个神来到

* 科普特人：七世纪伊斯兰教专入埃及后，古埃及人中仍保持基督教信仰者的后裔。——译者注

** 底比斯：古埃及中王国时代（约公元前23—前21世纪）和新王国时代（公元前16—前11世纪）的首都。遗址在今埃及卢克索尔和卡纳克一带。——译者注

他们中间？如果“神”在远古时真的未曾生活在人类中间，那末这些详细记载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金字塔是什么时候建造的？为什么建造的？怎样建造的？对此，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它象一座人工砌成的山，高约150米，重约3,120万吨，耸立在那儿，证实着一个难以置信的成就。据说，这座“山”只不过是一个奢侈的国王的墓地！要是有谁居然能相信这种解释，那就请他去看一看……

木乃伊——同样无法理解、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从遥远的过去注视着我们，仿佛他们掌握着某种不可思议的秘密。许多民族都懂得尸体防腐的技术，考古学上的发现也有利于史前人相信肉身转世的假设。要是在古代的宗教教义中有一点那怕是最细微的信仰肉身再世的迹象，那这种解释也就可以接受了！如果我们原始的祖先仅仅相信精神的再生，他们死的时候就未必会找这样的麻烦。但是，埃及陵墓中的发现接连不断地提供了保存尸体以转世再生的例证。

这种种迹象，这种种明显的证据，不可能是纯属荒唐。许多壁画和传说说得明明白白，神答应从星球上回来，让保存得很好的尸体复活，开始新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在墓室中给这些木乃伊放上了给活人预备的真的食物。否则木乃伊要钱、珠宝和他们喜爱的东西干什么呢？而且，在墓室里，木乃伊还有奴仆，这些奴仆无疑是被活埋的。这一桩桩安排的目的显然就是为了在来生继续过从前的生活。这些陵墓修造得十分坚实，几乎可以防原子弹。它们能够历经沧桑而不坏。墓里的金银珠宝事实上是不会坏的。我在这里不准备议论后来对木乃伊制作术的滥用。我只想提出这样的问题：谁把肉体再生的思想灌输给未开化的人们？为使藏在一个非常保险地方的尸体几千年后能够复活，必须保护人体细胞——这个

大胆的思想源自何处？

至今为止，人们认为这一整套神秘的复活念头只是起源于宗教观点。但是，也许这些看来相当疯狂的念头是法老想出来的吧？因为法老对"神"的习性一定比他的臣民了解得更多。"我要为自己造一墓地，千年不坏，老远就能看见。神答应回来唤醒我（或者在遥远的将来医生会有办法让我恢复生命）。"

在太空时代，我们对此该说些什么呢？

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罗伯特·爱丁格在1965年出版的《永生的展望》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办法：我们二十世纪的人可以把自己冷冻起来；这样，从医学和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细胞仍然活着，而生命活动的速度减慢到原先的亿万分之一。目前，这个设想还只是一种幻想。但是事实上，今天每一个大的诊所都有一个"骨库"，骨库在低温深冻下可把人骨保存好几年，供随时取用。新鲜的血液可以在－196℃低温下长期保存，这也是很普通的了；而活细胞在液氮温度下几乎可以永久保存。长期保存生命这一奇异的想法不久将成为现实。难道埃及的法老早有这个想法了吗？

1963年3月，俄克拉何马大学的生物学家断定，已经死了好几千年的埃及公主梅纳的皮肤细胞具有生命力。这段话你应该读上二遍，才体会得到下面一项研究成果的奇妙含意。

在许多地方已经发现了保藏得很好的木乃伊，这些木乃伊保存得很完整，栩栩如生。印加人时代留下的冰川木乃伊在理论上是能够复活过来的。这是幻想吗？1965年夏天，苏联电视节目中出现了已经低温冷冻了一星期的两条狗，在第七天，它们被重新解冻——嗨，说变就变——两条狗又像往常那样欢蹦乱跳了！

作为太空计划的一部份，美国人正在认真研究将来在飞往遥远星球的长途旅程中将宇航员冷冻起来的问题，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爱丁格教授预言——这个预言老是被人嘲笑——将来总有一天，人的尸体既不用火化，也不会被蛆虫吃掉。将来，尸体将在低温冷墓或低温冰箱中冷藏，等到医学发达到能够治愈使他们致死的疾病的时候再复活。当我们进一步探索这一幻想的含意时，我们会看见一个可怕的幻景：一旦战事发生，一队冷藏的军队就会解冻复活。这可真是一个使人毛骨悚然的想法。

但是，木乃伊和我们那个远古太空来客的理论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我在拼凑证据？

我要问：古代人怎样知道，人体细胞在经过特殊处理后生命活动的速度会减慢到亿万分之一，因而一直存活下去？

我要问：永生的思想来自何处？人们从哪儿第一次获得肉体转世的概念？

古代大多数民族懂得制作木乃伊的技术，而且有钱人也已经这么做了。这是确凿的事实，我在这里关心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复苏和复活的想法自何而起的问题。这是某个国王或部落首领偶然想出来的吗？是某个幸运的人看到过“神”以复杂的程序处理他们的尸体并且保存在防爆的石棺中吗？或者是某些神（太空来客）把尸体经过特殊处理后能够复活的知识教给了一个智力敏捷的有高贵血统的王子吗？

这些推测需要有当时的原始资料来证实。几百年后，人类将具有今天无法想像的宇航能力。旅行社将在小册子中列出到其他行星去的航班，写明准确的往返日期。显然，这种能力的先决条件是所有的科学部门都能跟得上宇航的发展，光

靠电子学和控制论是不能成功的。医学和生物学要做出自己的贡献，找出延长人类生命的办法。今天，太空研究的这一领域正在全力以赴地工作着。这里，我们要问一问自己：史前的太空来客是否已经拥有我们今天必须从头学起的知识了？未知的智慧生物是不是已经有办法处理尸体，能让尸体在几千年后重新活过来？也许"神"十分精明，已经想到至少要保藏一个生前十分博学的死人，以便有朝一日可以从他那里了解当年的历史？谁能告诉这一切？也许重返地球的"神"已经搞过这样的讯问了？

在若干世纪内，制作木乃伊从一桩严肃的事情变成了一种时髦。突然，每个人都想复活，每个人都认为只要象祖先那样去做就可获得再生。那些确实懂得一点复活技术的高僧认为此事有利可图，也就竭力鼓励这种迷信。

我已经提到，按自然规律，苏美尔诸王和圣经中人物不可能有那么长的寿命。我提出过，这些会不会是太空来客？他们由于接近光速的星际飞行造成的时间效应而延长了寿命。

如果我们假定这些名列史册的人曾经被做成木乃伊或冰冻起来，那么对这些人的不可思议的寿命问题，也许可以获得一点解决的线索了吧？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猜测进一步设想，可以假设未知的太空来客曾把古代的某些首领冰冻起来，象传说中说的那样，使他们处于冬眠状态。然后，在下次再来的时候，从棺材里把他们弄出来，替他们解冻，和他们谈话。在每次来访结束时，太空来客委托并且指导僧侣们重新准备这种有生命的死尸，依旧保存在大寺庙里，直到"神"返回。

不可能吗？可笑吗？提出最愚蠢的反对意见的大多是自以为绝对尊重自然规律的人。可是，自然界本身不就存在着明显的"冬眠"和复苏的例子吗？

有几种鱼，冻硬之后，一旦在适宜的温度下解冻，又可以在水中游来游去。花卉、幼虫和蛴螬不仅会冬眠，而且在春天还会换上漂亮的新装再次出现。

让我来对我自己吹毛求疵一番。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技术是不是从自然界中学来的？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曾经有过对蝴蝶或甲虫的迷信，或者至少该有一星半点这种迷信的迹象。但是丝毫没有。地下的陵墓确实有装着动物木乃伊的巨大石棺。但从埃及的气候来看，埃及人不可能从动物那儿模仿冬眠。

距离赫勒万 8 公里的地方有五千多个大大小小的坟墓，都是第一、第二王朝时期的。这些坟墓表明，制作木乃伊的技术已经有六千多年的历史了。

1953 年，爱默里教授在北萨卡拉的古代墓地上发现了一座大墓，它属于第一王朝的一个法老（很可能是乌阿提斯）。除了主墓，另外还有七十二座坟墓，排成三行，墓中躺着许多奴隶的尸体，他们想在新的世界中服侍他们的王。在 64 具年轻男尸和 8 具年轻女尸的尸身上丝毫没有留下暴力的痕迹。为什么这七十二个人肯让别人把他们关起来杀死呢？

这种现象最简单、最好的解释是他们相信人死了以后还会有第二次生命。除了金银珠宝外，法老的墓中还有谷物、油类和香料；显然，这些是为复活时预备的食物。除了盗墓者外，陵墓还被后来的法老们打开过。掘开之后，法老发现在他祖先的墓中一切食物都保存得很好。死者既没有吃掉这些食物，也没有把它们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当陵墓再一次封闭时，墓穴里又放进新的食物。墓穴封了起来，为了防备盗贼，还设下了种种机关。显然，埃及人认为人的复活是遥远将来的事，而不是即刻的事。

1954年6月，在萨卡拉又发现了一座陵墓。陵墓没有被盗过，因为装有珠宝和黄金的箱子还在墓室中。石棺是用滑动的盖子盖的，而不是可揿动的盖子。6月9日，戈内姆博士郑重其事地打开了石棺。但石棺是空的，里面什么也没有。难道木乃伊丢下珠宝逃走了?

苏联的罗登科发现一个陵墓，即库尔干五世墓，距外蒙古边境80公里。陵墓的外形象座石头小山，墓内铺着木板。所有的墓室都塞满了从未融化过的冰，因此墓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冰冻的。在一个墓室中有一男一女，都作过防腐处理。两人复活后可能需要的东西样样俱全：有放在盘子里的食品，衣服，珠宝，还有乐器。一切东西，包括两具裸体的木乃伊，都在低温下保存得极好。在一个墓室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个有四排，每排六个正方形的矩阵。每个正方形中都有一幅画。整个矩阵可能是尼尼微亚述宫中石毯的复制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奇特的狮身人面象，头上有复杂的角，背上有翅膀，摆出向天上飞去的姿势。

但是，在蒙古的发现物并不足以说明那些人想求得灵魂超升。在那座墓中所用的低温冷冻法（墓室铺着木板，填满了冰）对人世来说是过分考究了，这显然是打算应付地球末日的。为什么古代人认为这样处理的尸体有可能复活？这个一直使我们为难的问题暂时还是一个谜。

在中国吴庄（译音）有一座长方形的墓，14米长，12米宽，内中有17具男尸骨架和24具女尸骨架。这些骨架也一点没有因暴力致死的痕迹。在安第斯有冰川墓，在西伯利亚有冰墓，在中国、苏美尔和埃及有各种群葬墓和独葬墓；从极北地区直到南非到处都发现了木乃伊。所有的墓里都为死者安放了来生所需的各种用品，所有的墓都设计和建造得能千年不

坏。

所有这些仅仅是巧合吗？所有这些仅仅是我们一部份祖先的奇思怪想吗？或者是古代真有一种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起死回生的法术？可谁能施行呢？

在杰里科发掘出了几座万年古墓，发现了一些八千年前用熟石膏做成的人头模型。这也是使人吃惊的，因为现在看来这一民族那时还不懂制陶技术。在杰里科的另一个地方还发现了成排的圆形房屋。墙壁上端朝里弯曲，很像圆顶。

在上例中，用同位素碳^{14}法测出的最大年代为一万另四百年。这些科学测定的年代和埃及僧侣传下来的年代十分一致。这些僧侣说，他们前辈的僧侣从事祭祀已经有一万一千年了。这也仅仅是巧合吗？

卢萨克(法国普瓦图)的史前壁画特别引人注目。画中人的衣着完全是现代打扮：戴着帽子，穿着茄克衫和短裤。艾贝·布留尔说，这些画是真品。他的论断使得人们对史前的认识全部陷入了混乱。是谁刻下了这些画？谁能想像，一个裸体的洞穴人会在石壁上画得出二十世纪的人物？

1940年法国南部的拉斯科克斯洞穴中发现了一些确实十分宏伟的石器时代的绘画。坑道中的绘画栩栩如生，毫无缺损，仿佛是今天才画上去的。这就立刻产生了两个问题：这些石器时代的艺术家在费力地工作的时候，这个洞穴是靠什么照明的？为什么要在壁上装饰这些令人惊讶的图画？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些愚蠢的问题，那就请他来解释解释这些矛盾；如果石器时代的洞穴人是原始的野蛮人，他们就不可能在洞壁上画出这些令人惊讶的图画。如果这些野蛮人能够绘出这些图画，那末为什么他们不能建造一些蔽身的屋舍呢？第一流的权威承认，几百万年前动物就有构筑巢穴的本

领了。但是承认人类也那么早掌握了同样的本领，就显然不符合考古学家们的基本前提了。

在戈壁沙漠，离开那些只有在极端高温下才能形成的奇怪的玻璃化砂不远，在卡拉一霍塔废墟下面很深的地方，科斯洛夫教授发现了一座约公元前一万二千年的墓。石棺中有两个有钱人的尸体，石棺上还发现了一个标记，是一个两等分的圆。

在婆罗洲西海岸的苏比斯山里发现了一系列的洞穴，规模宏伟，象座大教堂。在这些巨大发现中，有一些非常精致、非常细软的纺织品。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想像这是野蛮人织出来的。疑问，疑问，又是疑问……

现在，老一套的考古学理论已经开始受到怀疑了。我们需要去冲破历史的层层障碍。我们要重新建立新的里程碑，要尽可能地重新确定新的编年史。

让我说清楚，我并不怀疑最近两千年的历史，我讲的只是远古时代，最模糊不清的年代。我在努力通过提出新的问题来弄清这段历史。

我说不出是哪一天，宇宙中未知的智慧生物的来访开始影响我们地球上幼稚的智慧生物。但是我敢于怀疑流行的远古时代的定年方法。我大概有相当的根据可以设想，我所说的事也许是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即公元前四万年到一万年间。当我们涉及的年代超过四万五千六百年时，我们迄今所用的测定年代的方法，包括有名的使每个人都如此高兴的同位素碳^{14}法，都有很大的误差。要测定的物质年代越久远，碳^{14}法就越不可靠。连权威的学者也对我说，他们认为碳^{14}法相当不可靠。因为，如果某个有机物的存在年龄在三万年到五万年之间，它的年代就可能被定在这个范围内的任何一年。

当然，这些批评意见只能有限度地接受。但是，和碳^{14}法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测定年代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以最新的测量仪器为基础的。对此，人们正寄予厚望。

8. 复活节岛——鸟人之地

十八世纪初，当第一批欧洲航海家登上复活节岛时，他们几乎无法相信自已的眼睛。在距离智利海岸3,600公里的这一小块土地上，他们看到了几百尊巨大的石像，遍布全岛。整座整座的山都被改造过，铁硬的火山岩象黄油一样被切开，上万吨重的大石块被移放在本来不可能在的地方。几百尊巨大的石像（有的高达10～20米，重达50吨）今天仍然大张着眼睛挑战似地注视着游客——象一个个只待你去重新开动的机器人。本来，这些巨像还戴着帽子，但是，即使帽子也不能有助于说明这些石像的令人迷惑不解的来源。石头帽子每块重10吨多，散落在石像附近，而这些帽子本来是应该高高地戴在石像头上的。

在石像上同时还发现了一些刻有奇怪的象形文字的木版。今天在全世界各博物馆中仅剩下了不足十片残片，而且这几片硕果仅存的木版上的铭文至今还没有译解出一个字。

托尔·海尔达尔研究过这些神秘的巨像。他提出，这些石像属于三个不同的文化期，而其中最早的那个时期的作品似乎最好。海尔达尔测定了他找到的一些烧剩的炭，其年代大约是公元400年。尚未证实，火塘和骨殖同石像是否有关。海尔达尔考察了旧采石场附近和火山口边缘几百尊未完成的雕像。几千件石头工具，简陋的石斧散落一地，使人觉得这项工作当初是相当仓促地被扔下的。

复活节岛远离任何大陆和文明，但岛上的居民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熟悉月亮和星星。这是一座小得可怜的火山岛，

岛上连一棵树也没有。一般认为象这样巨大的石像是搁在滚木上移到安放地点去的，这种解释在这里是行不通的。而且，岛上最多只能提供二千居民的食物（今天生活在复活节岛上的土著居民只有几百人）。靠航海贸易给岛上的石匠运来食物和衣着，在古代是难以想像的。那么，当时是谁从岩石中开凿石料，是谁加工石料，还把它们运到现在的位置？没有滚木，怎么能把它们搬出好几公里远？石像是如何加工、磨光和竖立起来的？而从另一个采石场取来石料做成的石帽又是如何安放上去的？

想象力丰富的人曾试图证明，埃及金字塔是靠喊着"嗨嗬嗨嗬"号子的庞大劳动大军建造的，但这样的方法在复活节岛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缺乏人力。要想依靠不到二千个人，用起码的工具在铁硬的火山岩上雕凿出这些巨大的石像，即使是日以继夜地干，也是做不到的。而且，至少要有一部分人去耕种贫瘠的土地和捕鱼，还要有一些人织布和搓绳。不，仅仅二千人肯定是不可能完成这些巨大的石像的，然而，又无法想像复活节岛上会有更多的居民，那末，这些工作是谁做的呢？他们又是怎样做出来的？为什么石像环立在岛的四周，而不是在岛的中央？他们膜拜的是什么呢？

不幸得很，踏上这一小块土地的第一批欧洲传教士使得这个岛的神秘历史更加无法了解。传教士烧毁刻有象形文字的木版，禁止当地古老的祭祀仪式，废除种种世代相传的风俗。然而，尽管这些道貌岸然的绅士做得这样彻底，他们还是不能阻止当地居民称呼他们的岛为"鸟人之地"，一直到今天他们仍然这样称呼。一个口头的传说告诉我们，古代一些会飞的人在这里着陆并点燃了火焰。大睁着双眼的飞行生物的雕像更加证实了这个说法。

复活节岛和蒂亚瓦纳科之间的关系不期而然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两个地方，我们发现了同一风格的石像。两处石像的面孔都带着傲慢而漠然的表情。当1532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向印加人问及蒂亚瓦纳科的时候，他们告诉他：蒂亚瓦纳科是在人类朦胧时代造的，因此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这座城市，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在传说中，复活节岛被称为“世界的脐眼”。蒂亚瓦纳科与复活节岛相距5,000公里。这两种文明怎么可能相互影响呢？

在这里，也许前印加人的神话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在前印加人的神话中，年迈的创造神维拉科查是古代创始之神。根据这个传说，维拉科查在一片混沌，暗无天日之际创造了世界。他用石头雕刻了一群巨人；由于巨人们触怒了他，他就把他们沉到很深的洪水之中。然后，他让太阳和月亮从的的喀喀湖**上升起，于是地球上才有光明。是的，就在那时——请注意——他在蒂亚瓦纳科用泥塑造了人和动物，并且赋于他们生命。他把语言、习俗和艺术教给他自己的创造物。后来，他把一部分人从空中带到各个大陆，据说自此以后他们就定居在各个大陆。做完了这件事后，维拉科查神就带了两名随从跑到许多地方去检查他的训戒是否被遵守，执行的结果又如何。维拉科查打扮成一个老头，沿着安第斯山和海岸线到处漫游。他常常受到很粗暴的对待。有一次在卡沙，他对人们对他的接待大为恼火。在愤怒中，他在陡崖上放了一把火，要烧掉整个地区。这时，那些忘恩负义的人就求他宽恕，于是他用手一挥，熄灭了火焰。维拉科查继续漫游，训戒

* 皮萨罗（约1470—1541）：西班牙殖民者。1509年起在美洲从事掠夺和探险。1531年率领暴徒侵入今秘鲁境，灭印加帝国。——译者注

** 的的喀喀湖：位于秘鲁和玻利维亚边界。——译者注

和劝谕人们，结果人们为他建了许多寺庙。最后他在沿海的曼塔省说了声再见，就驾波逐浪，消失在大洋之上，但是他说了他还要回来的。

占领南美和中美的西班牙征服者到处碰到关于维拉科查的传说。在这以前，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白色巨人自天而降的传说。他们十分惊讶地听说，一批太阳之子教给人类各种技艺，然后又消失了。在西班牙人听到的所有传说中都肯定太阳之子还会回来。

虽然美洲大陆是古文明的发源地，我们确切了解的美洲历史却只有一千年。为什么早在公元前三千年，秘鲁的印加人既不懂织布，也没有织布机，却去种植棉花呢？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完全不可思议。玛雅人修了许多路，但是虽然他们晓得有关车轮的事，却没有车。藏在危地马拉蒂卡尔金字塔中奇怪的五股绿玉项圈简直是奇迹，奇就奇在这些玉石来自中国。奥尔密克* 的雕像也令人难以置信。人们只能到发掘地去欣赏这些头上戴着漂亮头盔的硕大无朋的雕像。它们绝对无法放到博物馆去展出。这个地区没有一座桥梁能够承受这些巨像的重量。直到不久前，我们利用现代的起重和搬运设备还只能搬运 50 吨以下的较小“巨石”。只有现在，我们才刚刚造出了起吊能力为几百吨的起重机。但是，我们的祖先却能做到这点。他们是怎么干的呢？

看来，古代人以带着大石头翻山越壑为乐事。埃及人从阿斯旺取来石料；斯通亨格**的建筑家从西南的威尔士和马尔博罗运来石块；复活节岛的石匠从遥远的采石场把他们雕好

* 奥尔密克文化是墨西哥古代文明“前古典期”的一种重要文化，其年代约从公元前十二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译者注

** 斯通亨格为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一群立石，是英国巨石器博物馆的精品。——译者注

的巨像搬到现在所在的地方；而谁也说不上，蒂亚瓦纳科的一些大石块来自何处。我们的远祖必定是些神经不大正常的人。他们喜欢找些费劲的事来做，总是把雕像造在最想不到的地方。这难道只是因为他们喜欢自讨苦吃吗？

我并不认为，我们辉煌历史上的艺术家们这样愚蠢。要不是古老的传说规定了他们的作品应该放置的地点，他们本可以直接在采石场附近很容易地树起他们的雕像和盖起寺庙。我认为，萨克塞瓦曼的印加人城堡不是偶然造在库斯科的上面。这多半是因为那个地方在传说中是一个圣地。我还认为，凡发现人类最宏伟的古建筑的地方，地下仍有最有意义和最重要的历史遗物未曾被发掘。而且，这些遗物可能会对现代宇航事业的未来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几千年前访问过我们星球的未明太空来客可能比我们今天所想的更有远见。他们相信，有一天人类会靠着自己的创造力和才干进入宇宙。

人类一直在宇宙中寻找自己的同类，寻找生命，寻找相应的文明社会——这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

今天的无线电台已经首次向未知的文明社会发射了无线电脉冲信号。什么时候我们能收到回音？十年、十五年、还是一百年？我们不知道。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该把信息发往哪一颗星球，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哪颗星球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信息会在什么地方被与人类相似的未知文明社会收到。但是，有众多的证据使人相信，地球上为我们保存着达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信息。我们正在力图摆脱地心引力，我们正在做基本粒子和反物质的实验。但是，我们是不是尽了足够的努力去寻找藏在地球上的资料，以最终弄清楚我们的起源地呢？

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的话，许多过去很难解释得通的事就会变得很有道理了。这不仅包括各种古籍所提到的有关线索，而且包括世界各地那些引起我们关注的许多“铁的事实”。最后，还包括我们的推理思考能力。

因此，人类最终将意识到，人类生存至今的一切活动以及为了进步而进行的一切斗争实际上都是向过去学习，以作好与宇宙中的生物交往的准备。一旦做到了这些，连最工于心计的、最顽固的利己主义者也必定看到，整个人类的任务在于向宇宙殖民；人类的神圣义务全在于永远保存人类的全部成就和经验。那时，神关于太平盛世和打开通向天国之路的许诺就能兑现了。

一旦所有可以利用的权力、能力和才智都用于太空研究，其结果将充分证明地球上的战争是何等荒唐，当各个人种、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所有的人联合起来，去实现飞向技术上可以达到的遥远行星这一超民族的使命时，地球连同它的一切细枝末节都将恢复其与宇宙进程的正确关系。

神秘学家会熄灭他们的灯，炼金术士会摔掉他们的坩埚，秘密社团也会脱下他们的罩衣。几千年来冠冕堂皇地灌输给人类的荒唐东西再也行不通了。一旦打开了宇宙的大门，我们就将进入更美好的未来。

根据今天已有的知识，我有理由怀疑对我们远古时代的历史所作的解释。如果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怀疑论者，那末我所指的“怀疑论者”就是托马斯·曼* 在二十年代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个意思：

“怀疑论者积极的一面是他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

---

*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小说家。——译者注

9. 南美的奥秘和其他怪事

虽然我前面强调过，我的目的不是要引起对最近二千年人类历史的怀疑，但我相信希腊和罗马的神祇以及传奇和传说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和远古的历史有关。自从人类存在以来，各个民族中一直流传着各种古老的传说。其后的文明也向我们提供了远古时代的种种迹象。

危地马拉和尤卡坦丛林中的废墟可以和埃及巨大的建筑相媲美。墨西哥首都南面96公里的乔卢拉金字塔的底面积比吉萨金字塔还要大。墨西哥城北48公里的特奥蒂胡坎的金字塔所占面积几乎达20平方公里。所有这些大金字塔都是按照星辰排列的。有关特奥蒂胡坎的最古老的文书告诉我们，在现代人类出现之前，神就已经在这里聚会，商议有关人类的事。

我们已经提到过世界上最精确的玛雅历，也提到了金星公式。今天已经得到证明，奇钦-伊策、蒂卡尔、科潘和帕伦克的所有大建筑物都是根据非凡的玛雅历建造的。玛雅人不是因为自己需要而建造金字塔，也不是因为自己需要而建造寺庙。他们建造寺庙和金字塔，是因为玛雅历规定每52年要建造一定级数台阶的建筑物。每一块石块都和历法有关，每一座造好的建筑物都严格符合某种天文上的要求。

大约在公元600年，发生了一件使人绝对无法相信的事情。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所有的人突然都离开了辛辛苦苦建造起来的坚固的城市，舍弃了他们珍贵的寺庙，富有艺术性的金字塔，竖立着雕像的广场和宏伟的体育场。丛林蔓延，伸

入宅院和街道，毁坏了砖石建筑。到处是一片破败的景象，再也没有一个居民回到那里。

让我们假定，这个事件，这个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发生在古埃及。人们经过了许多世代，根据历法的日期，建造了寺庙、金字塔、城市、水管和街道；用原始的工具费力地雕出奇妙的石像，安放到宏伟的建筑物中。而当这项工作前后经历了一千多年终于完成时，他们却离开了自己的家园，迁移到荒芜的北方去了。这样一个过程和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事件很少相似之处，如此荒唐的做法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一桩事件越是不可理解，含糊不清的解释和说法就越多。提出的第一种说法是：玛雅人可能是被外来的侵略者赶走的。但是谁能打败玛雅人？谁又处于文明的顶峰呢？至今还没有发现丝毫军事对抗的痕迹。迁移可能是由于气候的异常变化，这个说法有值得考虑之处，但是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从玛雅人的旧居到新王国的所在地，两地直线距离只有350公里，这个距离对于逃避灾难性的气候变化来说是不够的。因此，上述观点很难成立。另一种解释是，一场瘟疫迫使玛雅人迁居。对此我们也应作严格的审查。这个解释只是许多解释中的一种，更何况它还毫无根据。难道是两代人之间发生了战争，年轻人反抗老一代？难道发生了一场国内战争？发生过一次革命？如果我们选择了后面几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显然，那就只有一部分人，即失败者，才会离乡背井，而得胜者仍会留在原地。可是，对考古现场的调查没有提供一点证据，说明哪怕有一个玛雅人曾留在原地。所有的人突然都迁走了，在丛林中留下了他们空荡荡的圣地。

我想在纷纭的众说之中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它的证据并不比其他解释更为充足。但不管其他解释是否有可能，我姑

且在此大胆地说说我的观点。

在很早很早的某个时候，玛雅人的祖先曾经接待过“神”(我猜想就是太空来客)。有若干材料表明，美洲文明人的祖先很可能是从古代东方移居过来的。但是，玛雅人严格遵守着有关天文、数学和历法的宗教传说。祭司们遵守这些传统的知识，是因为“神”曾经许诺有一天还要回来。他们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库库尔坎教(库库尔坎意即“羽蛇”)。

根据祭司的传说，当这些巨大的建筑物按照历法循环的规律建造完工后，“神”将从天空返回。于是人们就赶紧按照这一教律建成了寺庙和金字塔，因为他们猜想完工的那一年将是欢庆的一年，那时，库库尔坎神将从星空上下来，住进这些建筑物，从此生活在人间。

工程完工了，神返回的日子已经到了，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人们吟颂、祈祷，等待了整整一年。奴隶和珠宝，粮食和油料白白地祭献了。空中仍旧杳无声息，毫无动静。他们既没有看到天车出现，也没能听到远处滚滚而来的雷声。什么也没有发生，一点也没有。

如果事情果真象上面设想的那样，祭司和百姓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许多世纪的辛勤劳动白费了，怀疑产生了，难道历法的计算有错？“神”降临别的地方了吗？他们是否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呢？

我应该提一提，玛雅历起算的那神秘的一年——公元前3111年。这个年份可以从玛雅人的文书中找到证据。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年代业已证实，那末这一年和埃及文明开始之年只相差几百年。这个传说中的年代看来是真实的，因为十分精确的玛雅历也一再提到这一点。即使如此，引起我怀疑的也不只是玛雅人的历法和民族大迁移。还有一件较近发现

的文物也给人增添了不少疑惑。

1935年，在帕伦克(旧王国)发现了一块石浮雕，很有可能刻的是库库马兹神(即库库尔坎神在尤卡坦的叫法)。如果客观地看看这幅画，即使最顽固的怀疑论者也会停下来想一想的。

浮雕上的人坐着，上半身前倾，好象一个正在比赛的骑摩托车的人。今天任何一个小孩都可以认出这个人所骑的车子象一支火箭：头部尖尖的，稍后是几个形状奇特的凹口，很象是舱门，再后面逐渐变宽，尾部是一股喷出的火舌。这个弯腰的人操纵着若干很难辨认的控制器，他的左脚脚后跟踏在一块踏板上。他的衣服恰如其分：束着一条宽皮带的短裤，现代日本式的开领上衣，手臂和腿部有紧箍着的带子。根据我们对类似画像的知识，我们应该感到惊讶，他是否把复杂的飞行帽弄丢了。这儿还有常见的凹口和管子，顶部有类似天线的东西。我们的宇航员(画像中的这个人十分象宇航员)不仅身体紧张地朝前弯着，而且还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面前的各种仪表。位于前部的宇航员座椅用撑架和载运器的后部隔开，在载运器内可以看到对称的各种方、圆、点、和螺旋形。

这个浮雕告诉我们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吗？今天谁都会把图上的每个细节同宇航联系起来。难道画上的这一切都是无聊的虚构吗？

如果帕伦克的石浮雕也不能作为证据，那末人们势必要怀疑专家们对一些著名文物的研究是否诚实。毕竟，一个人在分析实有的物体时，总不会鬼话连篇吧。

我们再举一些至今无法解答的问题。为什么玛雅人把最古老的城市造在丛林中，而不是在河边或海边？例如，蒂卡尔距离洪都拉斯湾的直线距离为175公里，在坎佩切湾西北260

公里，距太平洋北部的直线距离为378公里。玛雅人十分熟悉海洋，大量珊瑚和贝壳制品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当时要"飞"进丛林？他们为什么要建造水库呢？他们本可以定居在水边的。仅在蒂卡尔就有十三个水库，容量为164,000立方米。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在这里生活、建设和劳动，而不在某个"逻辑上"更为合适的地方？

在长途跋涉之后，失望的玛雅人在北部建立了一个新的王国。再度根据玛雅历所预定的日期建造了城市、寺庙和金字塔。

为了对玛雅历的精确程度有些概念，下面举一些他们所用的周期。

20 金* ＝1乌纳	或20天
18乌纳＝1盾	或360天
20盾＝1卡盾	或7,200天
20卡盾＝1伯克盾	或144,000天
20伯克盾＝1皮克盾	或2,880,000天
20皮克盾＝1卡拉盾	或57,600,000天
20卡拉盾＝1金奇盾	或1,152,000,000天
20金奇盾＝1阿托盾	或23,040,000,000天

但是，按历法规定建造的石阶不是高耸在丛林中的唯一建筑物，这里还建造了天文台。

奇钦的天文台是玛雅人第一座最古老的圆形建筑物。甚至在今天，修复起来的这一圆形建筑看起来仍像一座天文台。这一有三层平台的圆形建筑高高耸立在丛林之上。台内有一

* "金"相当于天，"乌纳"相当于月，"盾"相当于年。——译者注

架螺旋形的梯子直通最上层的观察台。圆顶上有许多对着各个星座的天窗，晚上，透过这些天窗可以看到一幅夜空的灿烂图像。外墙装饰着雨神的面像……及有翅膀的人像。

确实，光说玛雅人对于天文学感兴趣，还不足以说明他们和外星人有联系。大量至今无法解答的问题使我们无从措手：玛雅人怎么会知道天王星和海王星？为什么奇钦天文台里的观测台不对着最明亮的星星？帕伦克的石浮雕上刻着驾驶火箭的神意味着什么？一直算到四亿年之后的玛雅历意图何在？将太阳年和金星年的周期算到小数点后面四位需要极为复杂的天文知识。玛雅人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是谁教给他们的？这一桩桩事实难道都是玛雅人中的有识之士偶然想到的吗？这每一件事实，或者说所有这些事实合在一起，是不是玛雅人为千百年后预伏的一种革命性的信息？

即使我们把所有这些事实加以整理，并且大致去粗存精之后，还是有那么多的矛盾和荒谬之处。因此，研究工作必须加快进度，作一番大规模的努力，至少能在这大量问题中解决几个。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研究工作碰到所谓"不可能"时，再也不能就此罢休了。

我还要讲一个相当可怖的故事，即奇钦-伊扎的"神井"的故事。爱德华·赫伯特·汤普逊从这口井的污泥中不仅找到了珠宝和艺术品，而且还发现了青年男女的尸骨。达哥·德·兰达根据古代的记述，认为在干旱的时候，祭司们常来祭拜这口井，在一个庄严的仪式中把童男童女扔进井里，以祈求雨神息怒。

汤普逊的发现证实了德·兰达的观点。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根据井底的发现，这个故事也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这口水井是怎样出来的？为什么宣称这口井是一口神井？

为什么类似的井有好几口，唯独对这口井要另眼看待？

有一口和奇钦-伊扎的神井一模一样的井，湮没在距离玛雅天文台仅70米远的丛林中。这口井的周围有着各种蛇、毒蜈蚣和令人讨厌的昆虫。这口井和“真正”的神井大小相同，它的垂直的井壁同样经受了风吹雨打，杂草丛生，埋没在丛林之中。两口井的水位相同，而且同样发出绿褐色和血红色的微光。毫无疑问，这两口井是同时代的，而且可能它们都是由于陨石的撞击而形成的。然而，现代学者却只谈论奇钦的那口神井；另一口井尽管与这口神井如此相象，尽管它到最大的金字塔卡斯蒂洛顶部的距离与这口神井一样，均为900米，但它对他们的理论却并不合适。卡斯蒂洛金字塔属于库库尔坎神，即“羽蛇神”。

蛇几乎是所有玛雅建筑的标志，这也是令人惊奇的。我们本以为一个生活在郁郁葱葱的丛林之中的民族留在浮雕上的图案也会是以花卉为主。但是，我们到处都遇到这讨厌的蛇。从太古以来，蛇就是在地里游动的。为什么有人要想出让蛇会飞呢？蛇在远古时就是邪恶的象征，因此被罚爬行，怎么会有人把这个可憎的生物作为神来崇拜？再说，为什么蛇会飞？在玛雅文化中，蛇是会飞的。库库尔坎神（＝库库马兹神）大概相当于后来的凯察科特尔神。关于这个凯察科特尔神，玛雅人的传说又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来自人所不知的日出之国，穿着白色长袍，留着长髯。他教给人们所有的科学、艺术和风俗习惯，留下了考虑得十分周全的法律。据说，在他的指导下，玉米棒长得和人一样大，而棉花长得五彩缤纷。凯察科特尔完成了他的使命后，就回大海去了，在途中他还讲道。后来，他上了一艘船，这船把他送上了启明星。还得啰嗦一遍，蓄长髯的凯察科特尔神也

答应再回来。

自然，对于这个智慧老人的出现也不乏种种解释。有人认为他就是救世主一类的角色，因为蓄长髯的人在这些地区并不是每天都能遇上的。甚至有一种大胆的说法，认为凯察科特尔老人就是更早的耶稣！我不相信这种说法。从东半球到玛雅人那儿去的人肯定知道能载人运物的车辆。一个圣人，一个象凯察科特尔那样的神，作为传教者、立法者、许多生活实际问题方面的博士和顾问，他的首要任务之一肯定是教给可怜的玛雅人如何使用车辆。然而，事实上玛雅人却从来没有用过轮和车。

我们干脆再举出一些远古时期的奇怪事情，让我们的思想彻底混乱一下。

1900年，希腊采集海绵的潜水员在安蒂基西拉岛外发现了一艘装载着大理石雕像和青铜雕像的沉船。这些艺术珍品被打捞了起来。后来进行了研究，发现这只船是在纪元前后沉没的。当所有的物品都分类整理后，发现里面有一块不成样子的东西。这块东西被证明比所有的雕像加在一起还要重要。经过仔细处理之后，学者们发现这是一块青铜片，上面刻着圆圈、铭文和齿轮状的图案。学者们马上就弄明白了，铭文一定和天文学有联系。把各个另件弄干净后，就现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结构，这是一台正规的装置，有可以走动的指针、复杂的刻度盘和有刻度的金属板。这台仪器修复后有二十多只各式各样的齿轮和伞齿。一边有一根轴，轴一转动，就带动所有的转盘以不同的速度转动。指针上盖有铜罩，罩上有一长串铭文，清晰可辨。安蒂基西拉岛的这台仪器说明，在古代有许多第一流的能工巧匠，这点难道还有丝毫疑问吗？另外，这台仪器是如此复杂，看来已不是第一台了。美国的索拉·

普赖斯教授解释这台仪器是一种计算仪，可用来算出月亮，太阳、或许还有其他行星的运动。

这台仪器标明是在公元前82年制造的，这一点并不那么重要。更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谁制造了这种仪器——第一台小型天象仪的模型！

据传，当霍亨斯陶芬王腓特烈二世*在1229年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时，从东方带回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帐篷。帐篷里有一个类似时钟的装置。人可以通过帐篷的圆顶观察星座的运动。这又是一架古代的天象仪。我们承认当时有天象仪存在，是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已经有了机械制造技术。我们对早期的天象仪之所以感到兴奋，是因为在纪元初并不存在恒星固定而地球旋转这一种空间观念。即使是最有知识的中国的和阿拉伯的古代天文学家，关于这个费解的事实也没有给予我们任何帮助。但是有一点是无可争辨的：伽里略是在十六世纪才出生的。任何到过雅典的人都不能不去看看这台安蒂基西拉岛的仪器。这台仪器陈列在国家考古博物馆里。关于腓特烈二世帐篷里的天象仪，我们只有文字记载。

这里还有几件古代遗留给我们的怪事：

在海拔3800米的马拉卡瓦西高原沙漠的岩石上发现了骆驼和狮子的画像，但一万年前在南美是根本没有这些动物的。

在土耳其斯坦，工程师们发现了用某种玻璃或陶土制作的半圆形的建筑。考古学家无法解释这种建筑的起源和意义。

在内华达沙漠的死谷，有一座古城的废墟。这城一定是

* 腓特烈二世（1194—1250年）：神圣罗马帝国霍亨斯陶芬王朝（1138—1254年）后期的王。——译者注

被一次大灾难毁掉的。即使在今天，仍能见到融熔的岩石和沙子的痕迹。火山爆发的热量不足以熔化岩石——何况这热量首先还必须烧毁建筑物。今天，只有激光束才能产生所需要的温度。十分奇怪的是，在这个地区竟寸草不生。

在黎巴嫩，有一块“南方之石”，重量超过900吨。这是一块经过加工的石头，但是这块巨石靠人力肯定是无法移动的。

在澳大利亚、秘鲁和上意大利的非常难接近的石崖上，有着人为的记号，至今还无法解释。

在乌尔发现了几块金牌，上面的文字讲到了类似人的“神”，他们来自天空，把金牌赠给教士们。

在澳大利亚、法国、印度、黎巴嫩、南非和智利，有一种富含铝和铍的奇怪的黑“石头”。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些石头远古时代曾遭到过强辐射和高温的作用。

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泥版讲到了带有行星的恒星。

在苏联，考古学家发现了一艘飞船的雕像。飞船由在一个直角框架内排成一列的十个球组成，框架两边有粗大的柱子支撑着。所有的球都安放在两根柱子上。在苏联的其他文物中，有一个小小的人形青铜像，穿着又笨又大的衣服，头盔和衣服在脖子那儿扣得紧紧的。鞋子和手套都连在衣服上。

在不列颠博物馆，参观者可以在巴比伦泥版上了解过去和未来的月食。

在中国云南省省会昆明，发现了一些雕刻，上面刻着圆柱形类似火箭的装置，直指天空。这些图形刻在一块尖塔形石头上，而这块石头是在一次地震中从滇池中突然冒出来的。

谁能向我们解释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疑团？如果有人试图把古老的传说当做假的、错的、无意义的和不相干的东西而拒不考虑，他们只不过是在回避争论罢了，别人把一切都说

了，做了，而你却不分青红皂白，说所有解释都不确切，这是蛮不讲理；而哪种解释符合你的心意，你就用哪一种，这同样是不讲道理。我认为，只是因为新的结论将会说服人们摆脱已经熟悉的思想模式，就不敢正视事实（甚或是假设），那就是懦怯。

意想不到的事情时时刻刻都在全世界发生。我们现代的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把各种发现传遍全球。各门学科的学者将会象从事现代研究那样，以创造性的热情去研究古代流传下来的记载。探索我们古代历史的大胆行动已经走完了第一步。现在，随着人的进入宇宙，人类历史上迷人的第二步大胆行动开始了。

10. 人类的宇航经历

关于宇宙航行的意义至今还在争论不休。反对空间研究，认为它没有什么意义者的基本论点是一种迂腐的看法，他们认为，目前地球上有那么多未解决的问题，人类又何必到太空中去闲逛呢？

我这里不想涉及外行人难以理解的科学争论，我只想举几个明显而有说服力的理由来说明空间研究是完全必要的。

自远古以来，求知欲和好奇心一直是人类进行研究的动力。“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两个问题一直是发展和进步的原动力。我们能享有今天这样的生活水平，正是因为这两个问题使我们永不停步。舒适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使我们免受我们祖先所受的长途跋涉之苦；机器大大减轻了艰苦的体力劳动；新的能源、化学制剂、电冰箱和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把我们的双手从许多工作中解放了出来。人们对于这些科学上的创造发明不是咒骂，而是百般称赞。就连那个科学发明的最可怕的产儿——原子弹，也将被用来为人类造福。

今天，科学的发展可以说是一日千里。照像术从发明之日到能照出一张清晰的照片，共花了 112 年；电话经过 56 年才能实际使用；无线电从开始研究到造出性能良好的收音机只用了 35 年；而雷达的研制只用了 15 年。划时代的发明创造所花费的研究时间越来越短。黑白电视机经过了 12 年的研究就可收看，而制造第一颗原子弹只化了 6 年时间。以上只是五十年来技术的辉煌发展中的几个例子。将来的发展会越来

越快。未来的一百年内，人类无穷无尽的梦想中的大部分都将一一付诸实现。

人类的精神是冲破了种种反对和限制而发展起来的。古代石壁上写着，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但是人类征服了这两个显然不属于他的领域。人类飞上了天空，这显然是违反所谓的自然规律的；而且人类还能乘坐核潜艇，在水下呆上数月之久。人用自己的智慧造出了翅膀和鳃，而这些都是造物主从未赋予他的。

查理·林德伯格开始他破天荒的飞越大西洋飞行时，他的目标是巴黎。他显然对于能否到达巴黎想得不多，他只想证明，人类可以单独地平安飞越大西洋。人类宇宙航行的第一个目标是月球。但是这个科学计划的真正目的是要证明，人类可以征服宇宙。

那宇宙航行又是为着什么呢？

用不了几个世纪，我们的地球必然将变得拥挤不堪。科学家已经算出，到 2050 年，地球上的人口将达到 87 亿。用不了二百年，就会达到五百亿。那时，每平方公里土地上就得住 335 人。真是不敢想像！有人设想从海洋中获取食物，甚至在海底建造城市。可是，人口爆炸要比这种种海洋计划的乐观支持者们敢于设想的早得多。在人口爆炸问题面前，这些权宜之计肯定都无济于事。1966 年上半年，印尼龙目岛上一万多人在绝望之中想靠吃蜗牛和野草充饥，结果仍不免被饥饿夺去了生命。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估计，在印度，濒临饿死的儿童多达二千万。这也就是为什么苏黎世的莫勒尔教授认为，饥饿正在向全世界蔓延。

业已证明，尽管运用了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普遍使用化肥，世界粮食产量的增长还是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由于化

学的发展，今天我们有了避孕药。但是，如果不发达国家的妇女不用这些东西，这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在十年之内，即到1980年，出生率能降低一半，那也只能使食品生产和人口的增长速度拉平。不幸，我根本无法相信这种前景，因为冲破因伦理和宗教偏见造成的障碍的速度是赶不上人口过剩灾难的发展速度的。是让数以百万计的人一年年地饿死，还是根本就不让他们出生而使他们免受灾难？这两者究竟哪一种更人道，甚至更神圣一点呢？

即使将来有一天节制生育成功了，耕地面积也扩大了，而且由于运用今天还不知道的方法使收成翻了几番；即使渔业的发展给人类提供了比今天多得多的食物，而且海藻养殖场给人类提供大量营养丰富的食品；就是以上这些和更多的设想都成了事实，那也只是把灾难延缓了一百年而已。

我相信，将来人类会在火星上安家，而且会适应那里的气候条件，就好象把爱斯基摩人迁移到埃及一样。我们的子孙将乘坐巨大的宇宙飞船到其他星球去居住，他们将去新的星球殖民，就象不久以前对美洲和澳洲的殖民一样。这就是我们要加紧空间研究的理由。

我们一定要给我们的后代留一个生存的机会。如果哪一代忽视了这个责任，那他们就是使整个人类有朝一日全都饿死的罪人。

现在这个课题已经不再只是科学家才感兴趣的抽象研究了。我要提醒那些不了解自己对将来所负责任的人，空间研究已经使我们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难道不正是由于害怕同归于尽，那些大国才不敢用一场大战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吗？现在，如果苏联想把美国变成一片废墟，它根本不用派一兵一卒到美国去，也不会有任何美国兵死在苏联，因为

一次原子弹的攻击可以使一个国家因辐射而变得荒无人烟。听起来似乎很荒谬，第一批洲际导弹的出现，倒使我们得到了比较和平的环境。

有人提出，如果把用于空间研究的数十亿美元用在资助发展计划上可能更有价值一些。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工业国家对不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不单是出于慈善或政治目的。大家都明白，他们提供援助的目的，也是为了同时给自己的工业品开拓市场。从长远观点来看，不发达国家所要求的那种援助是不切实际的。

1966 年，印度约有十六亿只老鼠，每只老鼠每年要吃掉十磅食物。可是这个国家不敢根除这个祸害，因为虔诚的印度人要保护老鼠。印度还有八千万头牛，这些牛既不产奶，也不拉车，更不能屠宰。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这么多宗教的清规戒律妨碍了社会的进步，而要冲破这些致命的礼教、习惯、迷信等需要很多世代的努力。

宇航时代的通讯手段，如报纸、无线电、电视，有助于发展和启蒙。世界变小了，人们相互之间更了解了。但要使人们最终认识到国界是过时的东西，还需要有宇宙航行来帮忙。技术的不断发展将使人们认识到，民族、大陆这些概念在广漠的宇宙里是多么微不足道，这只能激发、推动人们合作从事空间研究。每一个时代，人类都需要一个鼓舞人心的口号，它可以使人类超脱眼皮底下的问题，而达到那看上去似乎无法达到的境界。

工业时代的空间研究是新工业部门出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些新的工业部门为那些在工业改革中失业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空间工业”已经超过了汽车和钢铁工业，成为经济上的领头部门。空间研究带来了四千多种新产品，这

些产品实际上是为一个更高目标而进行的研究工作的副产品。这些副产品今天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公认的一部分，人们也不会再想到它们的来源了。电子计算机、微型收发报机、收音机和电视机中的晶体管都是研究的外围成果。还有那种不放油也不会粘住食物的煎锅，飞机上的精密仪表，全部自动化的地面控制系统，自动驾驶仪，最后还有高速发展中的电子计算机，都是备受攻击的空间研究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一个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很大关系的发展计划的组成部分。外行人不了解的东西还有很多：绝对真空中的焊接和润滑新工艺，光电管，以及新式微型能源。

虽然空间研究耗去了纳税人的大量税款，但是它给纳税人不断带来各种好处。那些不参加空间研究的国家将会被这场广泛的技术革命搞得不知所措。诸如通讯卫星、"回声号"卫星、中继卫星、"水手号"星际探测器、"徘徊号"卫星、同步通讯卫星等等名字和概念就是这项不可阻挡的研究项目的路标。

地球上的能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的。从这一点来看，宇宙航行计划有一天会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将来我们不得不从火星上或某个别的星球上获取可裂变物质，以供城市照明和家庭取暖之用。由于核电站今天已经给人们提供了最便宜的能量，因此在地球上的可燃物质耗竭之后，大工业生产只能完全依靠这些核电站了。新的科研成果每天使我们应接不暇。儿子从父亲那里缓慢地学习知识的格局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技术人员要想修理一台一揿按键就可收音的收音机，需要完全懂得晶体管技术和复杂的印刷电路。不久，他还得掌握新的微型电子元件。今天光凭做学徒时学到的东西是不够用了，一个熟练工人还得经常补充新的知识。在我们祖父那一

辈，一个人的本领可以用一辈子，但是今后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地学习新技术。昨天有效的东西明天可能就过时了。

我们的太阳尽管可以维持数百万年，总有一天会熄灭、死亡。如果哪一个政治家失去理智，引燃原子武器，惹起一场大祸的话，那就不需要等到这恐怖的一瞬了。无法预卜的宇宙事件可能会造成地球的毁灭。人类至今还不相信会发生这类事。也许正因为这样，人类创造了几千种宗教，虔诚地祈求死者的精神和灵魂有所寄托。

所以，我认为，空间研究不是一项人类可做可不做的工作，而是人类审度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前景，内心感到迫切要做的工作。我提出了一个假设——在模糊不清的远古时代，太空来客曾经访问过我们。同样，我还设想，我们并不是宇宙间唯一的智慧生物。我确实觉得，在宇宙中有着历史更悠久、更先进的智慧生物。既然我断言，所有的智慧生物都在独立地从事空间研究，我就暂且进入一下科学幻想的天地——虽然我完全明白这是在自找麻烦。

"飞碟"不断地突然出现和消失至少已有二十年了。在有关的文献中，飞碟被称为UFO，是英文"不明飞行物(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的缩写。在我讲述神秘的不明飞行物这一富有刺激性的问题前，我想提一提当前关于宇宙航行的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论点。

有人说，搞宇航研究是无利可图的。任何国家，不管它多么富裕，也不能不顾国库破产的危险随意增加巨额拨款。是的，研究本身从来都是无利可图的，是研究的成果使得投资赢利。在现阶段就期望宇航研究获得利润和偿还资金是毫无道理的。而对空间研究获得四千种"副产品"这一成果也从来没有作过公正的评价。我认为，空间研究肯定能得到任何别的

研究都未必得到过的报偿。当空间研究达到目的时，不仅有利可图，而且会把人类从实实在在的毁灭中拯救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商业通信卫星系统计划”听起来已经很有商业味道了。

1967 年 11 月份的西德《明星》画刊说：

“医疗救护器械大部分来自美国。它们是原子研究、宇航和军事技术方面系统研究的产物，也是美国大工业企业和医院之间新颖的合作成果，这种合作使得医学几乎每天都创造出新的奇迹。

“例如，生产星式战斗机的洛克希德公司和著名的马约诊所合作，研究出一种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新的护理系统。北美航空公司的设计人员根据医学界的建议，正在研究一种“肺气肿带”，以帮助肺部有病的病人呼吸。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空间权威们设想出了一种诊断仪器，这种仪器实际上原用于探测宇宙飞船同微陨石的碰撞，现在则用于记录某些神经疾病的轻微肌肉痉挛。

“美国计算机技术还有一项供医疗用的副产品——‘心脏起搏器’。今天，有二千多个德国人靠胸腔内放置着一个这样的仪器而活着。这是一个植入皮下的用电池驱动的微型发电机，医生从这儿插入一条电线，通过上腔静脉通到心脏右心房。于是心脏就受到有规律的电刺激而均匀地跳动。三年以后，当‘心脏起搏器’的电池用完时，经过一次相当简单的手术就可更换一具。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去年改进了这一医学技术上的小小的奇迹，他们把起搏器改为双速。当带着起搏器的人想打网球或者跑步赶火车时，他只需要将一根磁棒在

装着发电机的地方上下移动一会儿，他的心跳马上就会快起来。”

这就是《明星》画刊的报导。下面还有两个空间研究副产品的例子。谁还能够振振有词地说空间研究无用呢？

西德《时代》周刊1967年11月第47期，以《登月火箭的刺激》为题刊登了下面一段报道：

> “供在月球上软着陆用的太空飞行器的设计引起了汽车制造商的一阵兴趣，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关这些设计在毁损条件下效果如何的知识。虽然不可能造出能经受任何碰撞而乘员绝对安全的汽车，但那些在宇航中十分成功的设计毕竟能减小碰撞时的危险。蜂窝板也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现代飞机结构中。这种板很轻，但有很高的拉伸强度。它们也被试用于汽车制造业。试验性的洛佛燃气轮机汽车就是用蜂窝板造的。”

“星际航行永远不可能实现”——对于这类说法，凡是了解科研现状和发展速度的人，都不会同意。现在的年轻一代必定能看到这桩“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变成现实。动力强大的宇宙飞船将会建造出来。1967年两艘不载人的苏联飞船在同温层对接成功就已证实了这一点。有一个太空研究部门已在研究一种象电弧一样的保护屏，装置在现有座舱的前端，用以屏蔽高能粒子的轰击，或使粒子偏转。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正在努力寻找至今还只是在理论上存在的所谓超光速粒子。人们设想，它们的速度比光还要快，其速度的下限就是光速。科学家认为，超光速粒子必定存在，现在的问题只是从物

理上证实它们的存在。中微子和反物质不是已经被证实了吗？最后，我想问一问那些参加反宇宙航行大合唱的顽固的批评家们：难道你们真的认为几千名很可能是我们时代最聪明的人会在纯属子虚或者是无甚价值的目标上耗费他们的工作热情吗？

现在，让我冒着被别人认为不严肃的危险，大胆地触及一下“不明飞行物”吧。但，即使有人不以为然，我至少可以自我安慰说，我是和许多知名人士在一起。

在美洲、菲律宾、西德、墨西哥，人们都发现了不明飞行物。让我们假定，自称见过不明飞行物的人中，有98%的人看到的是球状闪电、气象气球、奇形怪状的云、新的不明型号的飞行器，或者甚至是古怪的光效应、天色朦胧时空中出现的阴影等等。无疑，许多人是歇斯底里发作，他们自称看见了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当然，也有那么一些爱出风头的人，想利用这些虚构的发现，在新闻饥荒期制造头版消息。即使我们排除那些神经错乱的人、骗子、歇斯底里患者和爱出风头的人，还是有为数可观的严肃的观察者，其中包括由于工作关系而熟悉天象的人。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或是一个西部的农民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好比说，一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看到了不明飞行物，就很难认为是骗人的鬼话而不予理睬。这是因为飞行员熟悉蜃楼幻景、球状闪电、气象气球等等。他的所有感官反应，包括头等的视力都是定期检查的。起飞前几个小时以及在飞行过程中是不允许喝酒的。班机飞行员是不大可能胡说的，不然的话，他就很容易失去称心的高报酬的工作。如果不只是一个飞行员，而且一批飞行员（包括空军人员）都异口同声地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听一听了。

我不知道不明飞行物是什么东西，我也不说它们已经证

明是属于未知文明社会的飞行物，尽管可能很少有人反对这种说法。遗憾的是，在我环球旅行期间，我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不明飞行物。但是我可以在这里介绍一些可靠的得到证实的情况。

1965 年 2 月 5 日，美国国防部宣布，不明飞行物特别分队受命调查两名雷达操纵员的报告。1965 年 1 月 29 日，在马里兰州海军飞机场上，这两个人在雷达屏幕上发现了两个不明飞行物。这两个物体以每小时七千公里的惊人速度从南面飞近机场。在机场上空四十八公里处，这两个飞行物来了个急转弯，很快在雷达屏上消失了。

1964 年 5 月 3 日早晨，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有许多人，其中包括三位气象学家，观测到一个巨大的发光飞行物在东北方向掠过晨空。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代表向目击者查询时，他们描述这个“物体”是如何奇怪地翻滚，小一点的一个物体又是如何向另一个较大的物体冲去。小物体放出红光，随即消失，而这个大物体也消失在西北方向。一个气象学家无可奈何地说：“我一向讥笑那些不明飞行物的故事，可是现在，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1953 年 11 月 23 日，密执安州金罗斯空军基地的雷达发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飞行中尉 R · 威尔逊正驾着F-86 喷气式飞机作训练飞行。他得到允许去追踪这个“物体”。雷达人员看到威尔逊对这个不明飞行物体追踪了 260 公里。突然，这两个飞行体在雷达屏幕上合而为一。向威尔逊中尉发出的无线电呼叫没有得到回答。在这以后的几天里，搜索部队在事件发生的地区进行了彻底的搜索以寻找残骸。对附近的苏必利尔湖也进行了调查，查看有没有油迹。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找到。那儿没有威尔逊中尉和他的飞机的任何痕迹！

1965年11月13日，将近凌晨一点，巡官尤金·伯特伦德在埃克塞特（美国新罕布什州）一条支路上碰到一名妇女，她神情恍惚地坐在驾驶盘前。这位妇女拒绝继续开车，她说有一个巨大的发红光的飞行物追踪了她十多公里，到了101号公路，才消失在森林里。

这位老成持重的巡官认为这位妇女有点精神失常。直到他又从车上的无线电话中听到了另一个巡警同样的报告，方始引起了重视。他的同事杰恩·托兰从总部命令他立即到那里去。那里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讲的和这个妇女一样：他为了躲避一个发红光的物体，跳进了沟里。

警察们十分不情愿地跳进巡逻车，相信这整个愚蠢的故事准会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他们在这个地区搜查了两个小时，然后动身回去。他们经过一块田地时，地里站着的六匹马突然疯狂地乱窜出来。几乎就在同时，这块地方整个被笼罩在红光之中。"那里，看那里！"一个年轻的警察叫道。真的！一个火一般的红色物体，慢慢地悄悄朝观望的人移动，浮到树顶上。伯特伦德通过电话兴奋地向他的同事托兰报告他刚才亲眼看到了这个该死的东西。一会儿，靠近路旁的农场和邻近的小山也被火一般的红光所笼罩。又有一辆警车尖叫着，刹住了，停在这些人的旁边。

"他妈的！"达文结结巴巴地说，"我听到你和托兰在无线电里互相喊叫，我猜想你们一定是疯了。但是，朝那里看呀！"

后来在调查这件神秘事件时，又有58名可靠的"目睹者"出来作证。其中有气象学家和海岸警卫队成员。换句话说，这是一些可信赖的观测者，他们决不至于分辨不清气象气球与直升飞机，以及流星与飞机的航灯。有关这次事件的报告叙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没有对不明飞行物作任何解释。

1967年5月5日，法国科多尔省马林斯市市长蒙塞·马里奥特先生在离公路620米的草地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洞。他看到的是一个直径4.7米、深30厘米的圆坑。从这个圆坑朝四面延伸出一条条10厘米深的犁沟。这些犁沟给人的印象是由一个沉重的金属栅在地上压出来的。在犁沟的末端有许多35厘米深的孔，很可能是金属栅边缘的"脚"钻进土里的痕迹。另外一个特别奇怪的迹象就是积在犁沟和孔中的紫白色的粉末。我亲自到马林斯附近考察了这个地方。鬼魂是不会留下这些痕迹的！

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事情呢？许多人，有时是整个秘密社团，诡称见到了什么什么，这种事情是令人沮丧的。他们只能混淆我们对现实的看法，使严肃的学者由于担心落下笑柄而不敢认真对待核实了的现象。

1967年11月6日，西德电视二台播送了"来自宇宙中的侵略？"节目。一架德国空军飞机的机长讲述了他和机上四名人员目击的事件。1967年2月15日，该机在旧金山着陆前10至15分钟，他们看到离他们飞机很近处，有一个直径约为10米的飞行物，发出耀眼的光，和他们并排飞了一段时间。他们把见到的情况通知了科罗拉多大学。该大学因为缺乏更好的解释，猜测这个飞行物会不会是先前发射的火箭落回地面的碎片。这位飞行员解释说，作为一个有一百多万公里飞行经验的飞行员，他和他的同事都不相信一块下落的金属可以在空中停留一刻钟之久，并且如此之大，还能和飞机并排飞行。他不相信这种解释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因为地面对这个不明飞行物的观测长达45分钟。这位德国飞行员给人的印象丝毫不象一个有幻觉的人。

1967年11月21日和23日，慕尼黑的《南德意志报》有

两篇报道：

“贝尔格莱德(本报记者)

“最近几天，欧洲东南部不同地区都看到了不明飞行物。周末，一位业余天文学家在阿格拉姆拍下了三个闪光的天体的照片。南斯拉夫各家报纸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这张照片。正当专家们纷纷发表评论时，从黑山山区又传来了更多的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报道。这些不明飞行物甚至被认为已经在那些地方造成了几起森林火灾。这些报道主要来自伊凡格勒村，村里的人起誓说，在最近几天，他们天天晚上都看到发亮的奇怪天体。当局证实说，那个地区确实发生了几起火灾，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确定起火的原因。”

“索菲亚(合众国际社)

“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出现了不明飞行物。据保通社报道，该不明飞行物用肉眼就可看到。保通社说，这个飞行物体‘比太阳大，后来又变成不规则四边形’。人们认为这个飞行物曾发出强大的辐射线。在索菲亚，用望远镜也观察到了这个飞行物。保加利亚水文气象研究所的一位科学工作者说，那个飞行物很明显是依靠本身的动力移动的。它在离地约二万九千米的高空飞行。”

人们由于没完没了的愚蠢行为而堵塞了认真研究的道路。有那么一些所谓“联络人员”，声称自己和外星人有联系；还有一群人从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中臆造出怪诞的宗教观念或者古怪的人生哲理；甚至还有人声称接到了不明飞行物上乘员的指令，要拯救人类。对狂热信仰宗教的人来说，埃及的

“不明飞行物天使”自然是默罕默德派来的，亚洲的不明飞行物来自如来佛，而对基督徒来说则直接来自耶稣。

在1967年秋天的第七届不明飞行物调查人员世界大会上，韦尔纳·冯·布劳恩的老师、宇航之父海尔曼·奥贝尔特教授说，不明飞行物仍然是“一个超科学的问题”。但是，奥贝尔特教授说，不明飞行物可能是“来自未知星球的宇宙飞船”。用奥贝尔特教授自己的话来讲，“显然，操纵和驾驶这些不明飞行物的生物远比我们更文明，如果处置得当，我们就可向他们学到许多东西”。奥贝尔特曾经精确地预言过地球上火箭的发展，他怀疑太阳系的其他行星上具备自然产生生命的先决条件。奥贝尔特本人是个科研工作者，他要求严肃的科学家们也来研究那些初看起来好像荒诞可笑的问题。“学者的举动就象一群自命不凡的鹅，他们拒绝接受任何东西，他们把新思想当成胡言乱语而摈弃。”

1967年11月17日，西德《时代》周刊以“重新考虑”为题，刊登文章说：“多年来，苏联人一直讥笑西方人有关飞碟的歇斯底里。不久前，《真理报》还正式否认存在这种特殊的天体。可现在空军上将阿那托里·斯托利亚科夫被任命为一个委员会的主任，该委员会专门调查有关不明飞行物的各种报告。与此有关，伦敦《泰晤士报》写道：‘不论不明飞行物是否集体幻觉的产物，不论它们是否金星来客，还是被理解为神的现身，对它们一定得有一个解释。不然，苏联人就决不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

和“宇宙物质”现象有关的一次最壮观、最费解的事件发生在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的泰加森林。1908年6月30日早晨7点17分，一个火球飞过天空，消失在草原上。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旅客看见一个发光体从南向北移动。一声霹雳使

火车摇晃了一下，接着发生了爆炸。世界上大部分地震台都录到了一次可以感觉得到的地震。在离震中 880 公里的伊尔库茨克，地震仪指针摆动了将近一小时，半径一千公里范围以内都可以听到响声，整群整群的驯鹿被消灭了，游牧民连同他们的帐篷一道被卷上天空。

直到 1921 年，才有一个库里克教授开始收集目睹者的陈述。最后，他成功地募集了资金，到人烟稀少的泰加森林进行了科学考察。

当考察队于 1927 年到达通古斯地区时，他们认为会找到巨大的陨石坑，但结果完全不是这样。他们首先看见，离爆炸中心 60 公里外的树都没有树枝，离中心点越近，就越荒凉。立着的树干就象光秃秃的电线杆，在中心点附近，甚至连最粗大的树也都朝外折断了。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场惊人的大火灾的痕迹。继续往北走时，考察队确信发生过一次大爆炸。当他们在一片沼泽地上发现了许多大小不等的洞穴时，他们怀疑这些是陨石撞击的结果。他们在烂泥地里又挖又钻，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哪怕是一块铁片，一点点镍或是一块石头也没有找到。两年以后，又用了更大的钻机和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来探寻。他们一直钻到 36 米深，还是没有发现一星半点流星物质。

1961 年和 1963 年，苏联科学院又派遣了两支考察队到通古斯地区。1963 年的考察队由地球物理学家索洛多夫带队。这个装备着最现代化的技术器材的科学家小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西伯利亚通古斯的大爆炸肯定是一次核爆炸。

只要知道了爆炸的几个物理量，就可以确定爆炸的类型。通古斯爆炸的一个已知的物理量是极强的辐射能。在泰加森林，离爆炸中心 18 公里处，考察队发现树木遭到过辐射，并因

辐射而在爆炸的一瞬间引起了大火。要知道，一棵活树只有在辐射能达到每平方厘米 70 至 100 卡时，才会着火。而且，爆炸的闪光是那样的明亮，以至于在离爆炸中心 200 公里处都形成重影！

根据这些数据，考察人员推算出，这次爆炸的辐射能必定在 2.8×10^{23} 尔格上下。（我来解释一下，尔格是功的度量。一只一克重的甲虫在墙上爬高一厘米所做的功为 981 尔格。）

考察队发现，在 18 公里范围内，树木顶端的枝干都烧焦了。根据这一点，他们得出结论，当时温度曾突然升高。这是爆炸的结果，而不是森林火灾的结果。这种烧焦现象只有在闪光直接照到的地方才能见到。毫无疑问，这一定是辐射造成的。从所有这些效果算出，需要有 10^{23}尔格的能量才能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这一巨大的能量相当于一千万吨级的原子弹的威力。

所有调查都证实了这是一次核爆炸，但却作出了诸如彗星的碰撞或大陨石的坠落之类的无稽解释。

对 1908 年的这次核爆炸有些什么样的解释呢？

1964 年 3 月，有影响的列宁格勒刊物《星》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一种理论，认为天鹅座的一颗行星上的智慧生物曾经试图和地球取得联系。作者盖恩里奇·阿尔托夫和瓦连金娜·舒拉列娃写道，西伯利亚泰加森林的大爆炸是对 1853 年印度洋上克拉卡托火山大爆发的回答，那次火山爆发象一次爆炸，并向空间发射出强大的无线电波。遥远的外星人错把这个无线电波当成从宇宙来的信号，于是他们就向地球发出了过强的激光束。当激光束碰到西伯利亚高空大气层时，变成了物质。我应该承认，我不相信这种解释，因为看来太牵强附会了。

我也同样不能接受另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试图把这一事件解释成是反物质的冲击。尽管我相信在宇宙深处存在着反物质，但这样的话，在通古斯什么也不可能留下，因为物质和反物质碰撞的结果是两者同时湮灭。更何况一块反物质在到达地球的漫长旅途中不和物质碰撞，这种可能性是极其微小的。

我宁可赞成另一些人的观点，他们猜测，这次核爆炸是由一艘不明的宇宙飞船的核反应堆爆炸而引起的。异想天开吗？当然。可是难道没有可能吗？

有关通古斯陨石的著述，写了一堆又一堆。有一个事实我想再强调一下：泰加森林爆炸中心附近的放射能甚至在今天也是其他地方的两倍。对树木及其年轮的认真调查，证实自 1908 年后，放射能有了相当大的增强。

在对这一现象和许多其他现象得出一个确切的、无可置疑的科学说明之前，任何人都无权毫无理由地排除某种可信的解释。

我们对太阳系各行星的了解是相当全面的。火星是可能存在我们所理解的“生命”的唯一行星，而且生命的数量也有限。人类为判定自己所理解的生命能否存在，定了一个理论界限，这个界限称为生物域。在我们太阳系里，只有金星、地球和火星在生物域范围内。不管怎样，应该记住，判断生物域是根据我们对生命的理解，而未知生命完全没有必要束缚在我们所理解的生命前提之下。在 1962 年“水手二号”到达离金星大约 33，800 公里的地方之前，金星一直被认为可能是一个生命发源地。现在，根据“水手二号”发回的信息，可以排除金星有生命的说法了。

来自“水手二号”的报告说明，金星的表面温度不论亮面

还是暗面都是420℃。这样的温度意味着金星表面上不可能有水，只可能有熔化的金属湖。尽管金星上的碳氢化合物可能培养出各种细菌，但认为金星和地球是孪生姊妹这一流行观点已经过时和完结了。

前不久，科学家们宣称，火星上不可能有生命。隔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变成了“几乎不可能”。因为在“水手四号”成功地完成了侦察使命后，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是勉强承认，火星上存在生命不是不可能的。我们的邻居火星好几千年前有过自己的文明，这一点也是有可能的*。不管怎样，火星的卫星火卫一值得特别注意。

火星有两颗卫星：火卫一和火卫二（火卫一和火卫二的希腊语原意是“敬畏”和“恐怖”）。火卫一和火卫二在美国天文学家阿萨夫·霍尔1877年发现它们之前很久就已为人所知了。早在1610年约翰内斯·开普勒就猜测火星有两颗卫星伴随。虽然更早几年前，卡普森的修道士席尔声称他看见过火星的卫星，但他一定搞错了，因为用当时的光学仪器是不可能看见小小的火星卫星的。约纳桑·斯威夫特在《勒皮他和日本的航行》中对火星的卫星作了引人入胜的描写，这是《格列佛游记》的第三篇。作者不仅描述了火星的两颗卫星，而且还描述了它们的大小和轨道。下面摘自该书第三章：

“（勒皮他的天文学家们）一生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天体观察上。他们应用各种透镜来工作，而他们的透镜远比我们的精良。虽然他们最大的望远镜还不到三英尺长，但是比我们一百多英尺长的却要好得多，所以他们能

---

* 根据1976年“海盗号”探测器发回的资料，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火星上不可能存在高级生命。——译者注

更清楚地看到大小星宿。这种便利使他们的发现远远超过了欧洲的天文学家；他们曾编制过一份万座恒星表；而我们最大的恒星表中所列的不到此数的三分之一。他们还发现两颗较小的卫星在围绕着火星转动；靠近主星的一颗卫星距主星中心的距离为主星直径的三倍，最外面的一颗与主星中心的距离为主星直径的五倍；前者十小时运转一周，后者则需二十一小时半；所以它们的周期的平方根差不多相当于它们和火星中心的距离的立方根；由此可见，它们显然也受到影响其他天体的万有引力定律的支配。"

斯威夫特怎么能在发现火星卫星前150年描绘它们呢？毫无疑问，在斯威夫特以前就已有天文学家猜测过它们的存在。但是猜测不足以得到如此精确的数据。我们不懂，斯威夫特是从哪里得到这些知识的。

实际上，这些卫星是太阳系中最小而又最奇怪的卫星。它们沿着几乎是圆形的轨道在赤道上空绕行。如果它们反射光的能力和我们的月亮相同，那么火卫一的直径一定是16公里，火卫二的直径只有8公里。但是，如果它们是人造卫星，因而反射能力更强些的话，它们实际上就可能更小。它们是太阳系里唯一已知的围绕母星转动而转速比母星自转还要快的卫星。根据火星的自转，火卫一在一个火星日内绕轨道两周，而火卫二只比火星本身的自转速度快一点*。

1862年，当地球和火星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时，人们曾

* 现在知道，火卫一直径为22公里，离火星中心平均距离9,370公里，绕火星公转周期为7小时39分；火卫二直径13公里，离火星中心平均距离23,500公里，公转周期30小时18分。火星的自转周期为24小时39分。——译者注

徒劳地寻找火星的卫星——但直到15年后，才发现了这两颗卫星！一些天文学家猜测，火星的卫星是火星从太空中吸引过来的碎块，由此而产生了小行星的理论。但是，这个小行星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火星的两颗卫星在赤道上空几乎是同一个平面上绕行。一块太空碎块偶然有可能这样，但不可能凑巧两块都是。终于，根据可信的事实得出了现代卫星理论。

著名的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和苏联科学家席洛夫斯基在他们1966年出版的《宇宙间的智慧生命》一书里，认为火卫一是一颗人造卫星。依据一系列测量，萨根得出结论：火卫一一定是空心的，而空心的卫星不可能是天然卫星*。

确实，火卫一的轨道很奇怪，与根据它的外观估计的质量完全不符，恰恰是空心物体的典型轨道。俄国的席洛夫斯基是莫斯科斯特恩贝格学院射电天文系主任，他根据观测得出了相同的看法。他说：可以肯定，火卫一的运动中有一个特殊的非自然的加速度。这种加速度和我们自己的人造卫星表现出来的完全一样。

今天，人们十分认真地对待萨根和席洛夫斯基大胆的话。美国人打算进一步发射火星探测器，这些探测器也与火星的卫星有关。在以后的几年里，苏联人打算从几个天文台同时观察火星卫星的运动。

如果东方和西方著名的科学家所支持的火星一度曾有先进文明这一看法是正确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今天这一文明不再存在了呢？难道火星上的智慧生命不得不寻找新的环境吗？难道因为他们的发源地火星上的氧气日益散失，

---

* 以后，根据1971年美国《水手9号》拍摄的火卫一和火卫二的照片，萨根又认为这两颗卫星不可能是人造卫星。——译者注

从而迫使他们寻找新的安身之地吗？难道是一次宇宙大灾难造成了这一文明的崩溃？最后，火星上的一些居民会逃到邻近的行星上去吗？

埃马纽尔·瓦利柯夫斯基博士在他1950年出版的《星球碰撞》一书中宣称，一个巨大的彗星猛撞在火星上，由于这次碰撞就形成了金星。这一观点在科学界中至今仍有争论。如果金星表面温度很高，大气层含有碳氢化合物，并且旋转异常，那末，瓦利柯夫斯基的理论就可能证实。对“水手二号”提供的数据的分析，证实了瓦利柯夫斯基的理论。金星是唯一“倒转”的行星，是唯一和其他行星，如水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等不一样，不遵循太阳系规律的行星。

可是，要是造成火星文明毁灭的原因是一场宇宙灾难，那就也为我们的地球在远古时代可能接待过天外来客的理论提供了材料。一些火星巨人也许逃到地球，和地球上的半文明生物交配、生育，从而创造出新的人类文化。这个论点变得很有可能。由于火星引力不象地球引力那么强，可以设想，火星人的体形比地球人魁伟笨重。如果这个论点有点道理，我们就应该有从外星球上来的巨人。他们能够搬起巨大的石块，教给人类地球上还不知道的技艺，最后死去了。

我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对如此多的事件知道得如此少。我确信，“人和未知的智慧生物”这一论题将一直保留在研究日程上，直到每一个能解决的谜都找到答案为止。

11. 建立直接联系的努力

1960年4月1日凌晨四时，一项实验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孤独谷中开始了。26米的射电望远镜在绿岸对准了11.8光年外的鲸鱼座τ星。一位相当有声望的年轻的美国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博士是这项计划的领导人。他想收到其他文明社会发射来的无线电波，以便得到来自外层空间的未知的智慧生物的信号。实验的第一阶段持续了150小时。在文献上，这项实验称为奥兹玛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这项实验之所以中断，并不是因为如某些参与的科学家所说的太空中不存在无线电信息，而多半是因为意识到当时没有足够精密的仪器来达到预期的目标。奥兹玛计划不会是这类实验中仅有的一次。也许将来会在月球上安放一架射电望远镜，用以在广袤无垠的星际空间搜寻无线电信息，而避免地球上的干扰。

但是有必要问一问：寻找无线电信息是不是真能有助于我们的太空研究？我们把无线电信息发射到太空中去是不是更实际些？我们当然不能期望未知的智慧生物能懂俄语、西班牙语或英语，坐等他们来联系。

我们还有三种能使他们理解的方法：数学符号，激光束和图像。数学符号看来最可能成功。为了发送这些符号，我们必须找出星际联络的波长，即在整个宇宙空间很有可能被接收到的波长。1420兆赫就是一个这样的频率，这是由氢原子相互碰撞产生的中性氢的辐射频率。氢是一种元素，因此整个宇宙间都能对这个辐射频率有所了解。此外，1420兆赫是

在拥挤的地球波段之外，错误的可能性和干扰因素将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们可以用这一波段向太空发射无线电脉冲，而如果有未知的智慧生物存在的话，他们就能辨认出这些信号。

与此有关，西德《时代》周刊1967年12月22日有一条饶有趣味的新闻。在《用闪光轰击月球》这一标题下，我们读到：

我们已知了地球到月球的距离，误差只有几百米；但是天文学家对此并不满足。因此，飞往月球的宇航员有一次会带去几面镜子，安放在月球上。这些镜子很象房间的一角，由互成直角的三个反射平面组成，它们可以把任何照射其上的光反射回光源。

地面上的一台激光器将发出闪光照射这个镜面系统，每次闪光持续一亿分之一秒。激光器与一台孔径为1.5米的望远镜连用，望远镜接收从月球反射回来的激光，并可将之摄下。

于是，根据已知的光速和激光束来回的时间就可以测得月球到地球的距离，精度为一米半。

同样的事情，也可以倒过来设想。长时期来，无线电波一直在宇宙中传播。如果我的假设是正确的话，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未知的智慧生物也在向我们打招呼呢？例如，1964年秋天，CTA_{102}的辐射能突然增加。苏联的天文学家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很可能收到了某个外星球超级文明的信号。这个辐射源CTA_{102}是由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射电天文学家登记的，编号102，这就是其名称的由来。

1965年4月13日，天文学家肖洛米特斯基在莫斯科斯特恩贝格学院的讲堂上说："1964年9月末和10月初，来自

CTA_{102}的辐射能大大增强，但只有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又减弱了。我们记录下了这一点并继续等待着，直到这一年末，辐射源的强度突然又一次增强，达到了第二个高峰，两次的间隔正好是 100 天。”系主任什洛夫斯基教授补充说，辐射的这种变化是很不寻常的。

同时，荷兰的天文物理学家马阿坦·施米特通过精确的测量发现，CTA_{102}距离地球大约为 100 亿光年。这就意味着，这些无线电波束如果来自智慧生物，那末必定是在 100 亿年前发出的。但是，根据现今研究工作的计算，我们的星球那时根本不存在*。这一点可能是对找寻宇宙中其他生物的一个致命打击。

但是，如果寻找宇宙中生命没有成功的可能，那末美国、苏联、英国焦德雷尔班克和德国波恩附近斯托格特的天文物理学家就不会全神贯注地用大量的定向天线来研究无线电星体和类星体了。波江座ϵ和τ这两颗恒星分别距离我们为 10.2 和 11.8 光年。所以，射向这两个“邻居”的无线电波在路上大约要化 11 年，而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回音自然可能要过 22 年。与更遥远的星球进行无线电联系相应需要更长的时间。以几百万光年计的遥远星球上的文明社会完全不适宜于用无线电进行联系。但是难道无线电波是我们进行这类尝试的唯一技术手段吗？

例如，我们也可以用光学的办法使我们自己被别人发现。只要火星或木星上有智慧生物存在，一束对准那里的强激光束就不可能不被注意到。另一种听上去有点离奇的可能方案是耕作大面积的土地，以强烈的色彩对比描画出一个谁都能理解的几何图形或者数学符号。一个大胆然而完全现实的想

* 地球的地质年龄为 45～50 亿年，天文年龄为 60 亿年。——译者注

法是：用土豆种出一个每边长 1000 公里的大等边三角形。在这个巨大的三角形里，将小麦种成一个圆形。这样，每年夏天，都会出现一个黄色的巨大圆形，外面围着一个绿色的等边三角形。顺便说一下，这是最有用、收获最多的实验！如果有未知的智慧生物在寻找我们，正象我们在寻找他们一样，则彩色的圆形和三角形将向他们暗示：这些形状并不是自然现象。我已说过，这是一种可行的方案。也有人倡议建立一连串朝天发光的灯塔，发出的光排列成一个原子的模型。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建议。

所有这些建议都是以某个地方有某种生物正在观察我们星球为前提的。我们会不会因局限于上面这些手段而在这个问题上走错了路呢？

不管我们对各种神秘事件如何怀疑甚或反感，我们不能闭眼不看某些至今还无法解释的客观现象，如远距离思想感应。这一现象已经在相当广泛的科学基础上得到了证实，但至今仍无法解释。

在许多重要大学的灵学系，诸如超人的视力、幻象、思想感应等无法解释的现象，都用精确的科学方法进行了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可疑的、来历不明的、或在宗教狂热中生造出来的鬼怪故事都被剔出、舍弃。在这个不久前还是绝对禁区的研究领域中，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1959 年 8 月，鹦鹉螺号核潜艇的实验已经得出结果。这不仅证实了远距离思想感应的可能性，而且表明了人脑之间的精神联系可能比无线电更有效。实验是这样的：

鹦鹉螺号潜艇在“思想发出者”几千公里之外潜入几百米深的水下。所有无线电通讯都中断了，因为无线电波无法穿透一定深度的水。但是，X先生和Y先生之间的精神联络却并

没有中断。

在这样的科学实验之后，我们不禁要问，人脑究竟还有什么别的能力？人脑之间的精神联络能比光还快吗？已经载入科学文献年刊的凯斯事件促进了这种推测。

埃德加·凯斯是美国肯塔基州一个纯朴的农家子，他对于自己头脑中隐藏的奇异能力说不出个所以来。虽然他已死于1945年1月5日，许多医生和心理学家至今仍然忙于评价他的行为。虽然凯斯不是一个医生，严格的美国医学学会却曾同意让他行诊。

埃德加·凯斯童年时得病，被急腹痛所折磨，高烧损害了他的身体，他休克了。医生们采取了种种措施，想使这个小孩恢复知觉，可都是白费劲。这时，埃德加突然开始大声而清晰地说话。他解释自己的病因，说出他需要的几种药物，并且告诉他们用某几种药料配制药膏敷在他的背脊上。医生和他的亲属感到惊奇，因为他们想不出这个孩子从哪儿学到这样的知识，而且这些词汇对于他是十分陌生的。在用他自己讲的药治疗之后，埃德加一天一天地好转了。

这件事成了全州的话题。因为埃德加是在昏迷中说的话，许多人认为，他肯定是在催眠状态中被人"引导"着说出治疗方案的。埃德加绝对不是这样。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病了，他用拉丁文口授了一张精确的处方，而在这以前他从没有听到过，也没有见到过拉丁文。一个星期后，他的朋友就好多了。

如果说前一件事作为一条危言耸听的小新闻很快就被人忘记了，没有引起科学界的重视，这第二件事却促使医学学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一旦再有这类事件发生，这个委员会就要作出报告，并且详细记下每一个细节。凯斯能在昏睡中作

出通常要多次门诊后才能作出的诊断和治疗方案。

有一次，埃德加给一个非常有钱的病人开了一种药，但是这种药到处都配不到。这个人在国内外一些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登了几个广告。有一位年轻的医生从巴黎来信说，他的父亲在若干年前制造过这种药，但早已停产了。这种药的成份和埃德加·凯斯提供的详细配方完全相同。

后来，埃德加又开了一种药，并且说出了很远的城市里的一个实验室的地址。通过电话了解到，这种药的配方还在研制中。分子式已经研究出来了，他们正在给它起名字，但还没有在市上出售。

由职业医生组成的委员会是不相信灵术的。他们严肃而客观地进行了调查，核实看到的一切。他们了解到埃德加在一生中从来没有碰过一本医书。世界各地的人都来找埃德加。他一天看两次门诊，每次总有医生在场，并且不收报酬。他的诊断和处方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从恍惚中清醒过来后，他就记不起自己说了些什么了。委员会的医生问他如何诊断的，埃德加说，他能够同任何人的头脑联系，以收集他进行诊断所需的资料。因为患者的头脑中完全知道他的身体缺少什么，所有这些是非常简单的。他先询问病人的头脑，然后他在全世界寻找能够告诉他如何去做的大脑。埃德加宣称他自己只是所有头脑的一部分。

有一个技术方面的惊人设想，可能与此有些相似。在纽约设置一台大计算机，输入所有已知的物理学的资料。无论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向该计算机提问，都能在几分之一秒内得到回答。另一台计算机可以放在苏黎世，储存有全部医学知识；在莫斯科的一台计算机容纳了生物学方面的所有资料；在开罗的计算机则囊括了天文学知识。总之，世界上所有的

知识都可以分门别类地储存在不同的中心里。如果向开罗的计算机索取医学情报资料，该计算机通过无线电联系，只需百分之一秒就把问题转给苏黎世的计算机。埃德加·凯斯的大脑必定具有同这种完全可信的、并且技术上可行的计算机网络相同的功能。

现在，我大胆地提出一种推测：是否所有人的（或只是少数训练有素者的）大脑可以运用一种我们还未掌握的能量形式？人脑能否同所有生物联系？我们关于人脑的功能和潜在能力的了解是出乎意料地少，但是我们知道，正常人的大脑中只有十分之一的皮质在起作用。余下的十分之九在做什么呢？有人曾完全依靠精神力量从不治之症中得救，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并且有科学记载为证。也许，那是有一枚我们还不知道的“齿轮”啮合了，使另外的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的皮质起作用了吧？如果我们接受大脑中有非凡的能量形式在起作用这种尚无根据的想法，那末，一个强大的精神脉冲也许能同时在各处被觉察到。如果科学能够使得这个“疯狂”的想法得到证实，这就可能意味着，宇宙中所有智慧生物同属于一个尚未查明的结构。

让我举一个例子吧。如果从存满了无数细菌的槽内任一点上发出一个强大的电脉冲，那么槽内各处的每一种细菌都感觉得到这电脉冲。槽内各处同时都觉察到电涌。我晓得，这个比拟是不完备的，因为电是一种已知的能量形式，并且传递速度不超过光速。我讲的是一种无所不到、超距作用的能量形式。我设想的是一种至今尚未发现的能量形式，它总有一天会使不理解的东西变得能够理解。

为了能给这希奇的观念找到一个可能的譬喻，我想摘录1965年5月29日和30日进行的一次实验的报告。这一次

实验就其范围和性质来说，都是很独特的。在这两天，有1,008个人在同一时间，确切地说在同一秒钟，全神贯注于图像、句子和一组组符号上，集中精力把它们“发射”到宇宙间去。这一大规模的实验本身还不是唯一惊人的事，实验的结果也是很奇怪的。参加者彼此并不认识，而且相隔几百公里。但是有2.7%的参加者在印好的表格上回答说，他们曾看见一个原子模型的图像。由于实验者不可能相互串通，所以有多达2.7%的人竟然曾经看见相同的“意念图形”是令人惊奇的。心灵感应吗？玩弄把戏吗？偶然巧合吗？确实，这整个事情是一个科学幻想小说题材，但是这个由科学家组织的实验确是事实。十分明显，我们并非一切都懂了。普林斯顿大学一批物理学家所做的一次实验的结果同样是很难理解的。在研究中性K介子的蜕变时，他们得出的结果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结果和核物理学上一个早已确认的定律相矛盾。

还有一个不寻常的例子。相对论谈到，质量和能量仅仅是同一现象的不同形式($E=mc^2$)。简单地说，在字面上，质量能够凭空产生。假定有一束很高的能量射向重原子核，这束能就会在原子核的强电场中消失，代之而出现的是一对正负电子。射束形式的能变成了两个电子的质量。对于没有经过科学训练的人来说，这个过程仿佛是奇谈怪论，但是事实确实是这样。如果你不懂爱因斯坦，你没有什么可害臊的，科学家称他为伟大的孤独者，因为在与他同时代的人中，仅有十来个科学家能同他讨论他的理论。

在牵扯到精神感应和人脑功能这些尚未查明的领域之后，让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主题。

1961年11月，在西弗吉尼亚州绿岸的国家射电天文台，

十一位权威举行过一次秘密的集会，这已不再是秘密了。会议的主题也是讨论有没有天外文明。出席的科学家中有吉尤塞佩·科科尼博士，黄苏树博士，菲利普·莫里森博士，弗兰克·德雷克博士，奥托·斯特鲁夫博士，卡尔·萨根博士，还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梅尔文·卡尔文。会议的最后，与会者共同提出了所谓绿岸公式。根据这个公式，在我们的银河系中，任何时刻都存在着五千万个不同的文明社会。他们或者试图和我们接触，或者等待着来自其他星球的信号。

绿岸公式的每一项都考虑了各方面因素，但是科学家们仍对每一项规定了两个值，一个是根据我们现在的知识水平所能接受的正常值，另一个是绝对最小值。

$$N = R_{+} f_{p} n_{e} f_{1} f_{i} f_{c} L$$

式中：

R_{+} = 类似太阳的新星的年平均数；

f_{p} = 可能有生物的恒星系；

n_{e} = 运转轨道在其恒星的生物域中，因而从人类标准看具有生命发展条件的行星的平均数；

f_{1} = 其中条件特别优越、生命实际上已经出现的行星数；

f_{i} = 在其所属的恒星存在期间住有智慧生物的行星数；

f_{c} = 住着已经有了先进技术文明的智慧生物的行星数；

L = 文明期延续时间。因为只有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文明社会才可能相互接触。

在这个公式中，如果我们每一项都取最低值，则得：

$$N = 40$$

但是，如果我们尽量取最大值，则得：

$$N = 50,000,000$$

换句话说，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这个古怪的绿岸公式计算出，在我们银河系有40个文明社会正在试图与其他文明社会接触。

最大胆的可能则有五千万个未知文明社会正在等待着来自宇宙间的信息。绿岸公式的全部计算不是以现在的天文学数字为基础，而是以银河系所有存在过的星球数目为基础的。

如果我们承认科学家的头脑相信的这个公式，相信技术比我们更先进的文明社会可能在几十万年前就已存在了，这就支持了本书提出的理论，即在混沌初开时来自宇宙的“神”曾经访问过地球。美国天体生物学家萨根博士向我们保证，根据统计学的计算，天外文明社会代表至少曾到地球上来访问过一次。所有这些考虑和假设可能是想入非非和一厢情愿，但是，绿岸公式是一个数学公式，能使我们确定有生命存在可能的天体数。

一个新的科学分支正在形成，这就是所谓的“宇宙生物学”。新的科学分支常常是难以得到承认的。宇宙生物学当然更难为人所接受。幸亏许多有名望的人正献身于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用完全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天外生命。还有什么能比下面这一张名单更能说明这门新学科的严肃性呢？

佛里曼·昆比博士（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外空间生物学计划的负责人），艾拉·布莱博士（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乔舒亚·莱德贝格博士（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L·P·史密斯博士（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R·E·卡杰博士（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理查·扬博士（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H·S·布朗博士（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爱德华·珀塞尔博士（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R·N·布雷斯韦尔（斯坦福射电天文研究所），汤斯博士（1964年物理学诺贝尔奖金获

得者)，I·S·席克洛夫斯基博士(莫斯科斯特恩贝格学院)，N·S·卡达谢夫博士(莫斯科斯特恩贝格学院)，伯纳德·洛弗尔爵士(英国焦德雷尔班克)，韦尔纳·冯·布劳恩博士(美国"土星"火箭计划负责人)，奥贝尔特教授(冯·布劳恩的老师)，施图林格教授，E·桑格尔教授等等。

这些名字是全世界成千上万宇宙生物学家的代表。这些人的共同希望是突破禁区，拆毁至今仍一直包围着本书特别指出的那些荒芜的研究领域的围墙。纵然有种种的反对，宇宙生物学照样存在，并且有朝一日，它会成为最有趣的和最重要的研究领域。

但是，在人尚未进入宇宙之前，怎样才能证实宇宙中存在生命呢？统计和计算有利于肯定存在天外生命这一想法。已经证实，在太空中有细菌和孢子。寻找我们还不知道的文明社会的工作已经开始，但至今还没有明显的、有充分证据的、令人信服的结果。我们需要的是证实这个理论，证实今天仍属乌托邦的假设。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已经有一个研究计划，打算查明宇宙中是否存在我们还不知道的生命。八种独特而复杂的探测器将会证实太阳系的各行星上有没有生命。

下面就是拟议中的探测器：

光学旋转弥散分布仪；

多用仪；

光导摄象显微镜；

J光谱生命探测器；

放射性同位素生化探测器；

质谱仪；

沃尔夫行星取样装置；

紫外分光光度计。

对外行人来说这些技术术语是莫名其妙的，对此我来作一些说明。

“光学旋转弥散分布仪”是一个带有旋转的探照灯的实验探测器。一旦在某个行星上着陆，探照灯就会射出一束光，开始寻找分子。众所周知，分子是每种生命的前提。这些分子之一是螺旋形的DNS*大分子，它是由含氮的生物碱、糖和磷酸等顺次排列的三种化合物组成。当偏振光照到一个新分子时，因为与糖化合的含氮的碱腺嘌呤具有“光学活性”的效应，光束就被挡住了。因为DNS分子中的糖化合物是“光学活性”的，探测器的探索光束只要遇到一个糖——腺嘌呤化合物，就会立即产生一个信号，自动地送回地球，这样就可查明某个未明行星上是否有生命。

多用仪是一个仅重 1 磅的探测器，它象一件由火箭带入太空的小行李。当火箭接近行星时就把它放出去。然后这个小型实验室停在那里进行多达 15 项不同的试验并把结果发回地球。

“放射性同位素生化探测器”是正式名称，研制时的绰号叫“格列佛”。这种探测器预定在其他行星表面软着陆，接着马上朝不同方向伸出三根 14 米长的粘性绳索。几分钟后，这些绳索将自动缩回到探测器中。凡粘在绳索上的东西，如灰尘、微生物或别种生化实体，都将浸在培养液中。部份培养液加有放射性同位素碳[14]；收集到的微生物按理必定会因新陈代谢而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气体可以很容易和培养液分开，引入一台测量仪器，测量出含碳[14]气体的放射性，并通过无线电把结果送回地球。

我想再讲一种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研制的用来探索天

---

* 原文如此，应为DNA（脱氧核糖核酸）——译者注

外生命的仪器——所谓“沃尔夫行星取样装置”。发明者原来将这个微型实验室叫做“细菌探测器”，但是他的合作者重新命名它为“沃尔夫行星取样装置”，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是沃尔夫·维斯尼克教授。沃尔夫行星取样装置也准备在别的行星上软着陆，然后伸出一个顶端非常脆弱的真空管。真空管一接触地面，顶端破裂，各种土壤样品就被吸入真空之中。这个探测器内也有各种无菌培养液，使每种细菌都能迅速生长。由于细菌的繁殖，培养液变浑浊，pH值也发生变化(pH值是比较酸度，即氢离子浓度的等级)。浑浊度和pH值的变化可以很容易地精确测量——培养液的浑浊度用光束和光电管测量，酸度用pH电测装置测量。这些结果也能使我们对于是否存在未明生命作出结论。

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探查和证实天外生命的计划和有关研究要花费数百万美元。第一批生物探测器将送到火星上*。这些小型实验室只是打前站，人类毫无疑问会很快接踵而去。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高级官员一致断言，第一个宇航员至迟将于1986年9月23日登上火星。这个精确的日期是有根据的。1986年将是太阳活动的低潮年。冯·布劳恩博士甚至认为1982年就能登上火星。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并不缺乏技术手段，但是缺乏美国国会足够的源源不断的拨款。美国除了现有的各种义务外，还有两项耗资巨大的项目——越南战争和太空计划——即令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是沉重的负担。

到火星去的计划有了。火星飞船已经设计出来了。需要

---

* 1976年，美国发射的“海盗—1号”和“海盗—2号”分别登上火星。探测结果，在火星土壤中没有找到微生物，火星大气中也没有找到有机分子。——译者注

的只是去建造。飞船的模型已经放在美国亨茨维尔的一个杰出人物的办公桌上，放在恩斯特·施图林格博士的面前。施图林格是研究设计实验室主任，这个实验室是美国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乔治·马歇尔宇航中心的一部分。有一百多位科学家在该实验室内工作。他们进行等离子体物理学、核物理学、热物理学等方面的试验。科学家们也从事未来项目的基础研究。未来的电动火箭发动机的研究也和施图林格博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是火星飞船的设计者，火星飞船将在本世纪把人类送到这个红色的行星上。

施图林格博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由他的朋友韦尔纳·冯·布劳恩博士介绍到美国的，在布利斯堡，他们为美国空军制造火箭。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两位火箭创始人在162名同伴的陪同下，来到了亨茨维尔，去搞一个就是习惯于千奇百怪的美国人也从未看见过的项目。

在当时，亨茨维尔是阿巴拉契亚山脉边缘的一个僻静的小地方。由于火箭专家的到来，小小的棉花村镇成了引人注目的舞台。工厂、火箭试验台、试验室、巨大的飞机库和瓦楞铁皮办公室在短短的几年内飞快地平地而起。今天，亨茨维尔人已经成为热情的宇宙迷。当第一支"红宝石"火箭轰鸣着离开试验平台时，许多亨茨维尔人惊慌地跑进地下室。而现在，当土星火箭试验时，轰鸣声响彻云霄，仿佛在下一秒钟内世界末日就会来临，但是谁也不介意，亨茨维尔人总是带着耳塞，正象伦敦人总是带着雨伞一样，他们把他们的城市叫做"火箭城"，如果国会不再拨出成亿成亿的美元供宇航之用，他们就发脾气，并且开始激烈争辩。亨茨维尔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的"德国人"和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感到自豪，因为亨茨维尔已经变成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最大的中心。成为

全世界头号新闻的火箭是在这里发明和设计的，从小小的"红宝石"到巨大的土星—5火箭都是。至今，美国在月球计划中已经投入了一百亿英磅。15支土星—5火箭获准使用五千四百万英磅。这种巨大的火箭重近三千吨。在发射时，燃料箱满装了大约八十八万加仑高能燃料，火箭的推力有一亿五千万马力。在亨茨维尔，约有七千名技术人员、工程师和有关学科的科学家在韦尔纳·冯·布劳恩的领导下为着达到征服宇宙这个宏伟目标而奋斗。在1967年，大约有三十万名各类科学家在为美国的全球太空计划工作。有二万多家工业企业正在为这历史上最壮观的研究事业而忙碌。

在一次访问亨茨维尔期间，奥地利的科学家普许拉博士告诉我，各个研究小组必须不断研制新的、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曾造过的"东西"。

"看这儿！"他指着一只正在发出嗡嗡声的大圆筒说。"我们正在这里进行绝对真空中的润滑试验，你知道吗，世界上现在生产的各种润滑剂我们一种也不能用。它们在太空中会丧失一切润滑性能。如果使用现有的润滑剂，一台很简单的电动机在没有空气的太空中至多用半个小时就完了。除非发明一种即使在绝对真空中也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润滑剂，我们别无他法。"

一阵可怕的嘎嘎声和呜呜声从另一个房间里传来。两台牢牢固定在地板上的巨大虎钳正在把10厘米厚的金属板拉裂。

普许拉博士说："这是另一套试验。我们很想免去这些试验，但根据我们的经验，现在的各种合金经受不住太空中的应力。所以，我们必须搞出能满足我们需要的合金。因此就要在每一种想得到的太空条件下进行这些张力试验和疲劳试

验。我们还必须研究新的焊接技术。焊缝必须经受冷、热、震动、抗张强度和压力试验，以找出焊缝破裂的极限。”

陪同我的女主人看了看手表，普许拉博士也看了看表，每个人都在看他们自已的手表。当然，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人都不再觉察到这点；开始，客人对此觉得很好奇，但很快也就习惯了，因为看手表是肯尼迪角、休斯敦和亨茨维尔的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工作人员的标准姿势。他们好像总是在发射前倒数计时：四……三……二……一……零。

我们曲曲折折地穿过了许多大厅和走廊，通过好儿道戒备森严的岗哨，才到了保利先生那儿。他也来自欧洲的德语国家，已经为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工作了十三年。有人给我戴上了一顶涂着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标志的白色头盔。保利先生把我引到了土星—5 火箭的试验台。“试验台”这个简单的词指的是一座钢筋水泥的庞然大物，有儿百吨重，好儿层楼高，附有升降和起重设备，旁边是发射架，里面有长达数英里的复杂电缆网。土星—5 点火时，20 公里以外都能听到它的轰鸣。试验台是牢牢地固定在岩石和混凝土中的，在进行点火试验时，耗用的冷却水流量达每秒 333,000 加仑，而试验台竟还会隆起达 76 毫米之多。国家航空和航天局为了冷却试验台上的试验火箭，专门建造了一套水泵，其功率足够供应曼彻斯特全城的饮水还有余。每次点火试验光冷却费用就得五十万英磅！太空飞行可不便宜。

亨茨维尔是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许多中心之一。读者应该记住它，日后，它可能成为宇航出发站。

宇航工业早已取代汽车工业成了经济的最大支柱。1967 年 7 月 1 日有 22,828 人在肯尼迪角太空中心工作；仅这一处，1967 年的预算就达 475,784,000 美元！

所有这些，难道都只是因为少数几个疯人想到月球上去吗？我认为我已经举出了足以使人信服的事例：由于宇航研究，我们今天有了从日用品到每时每刻都在世界各地救人性命的各种复杂的医疗器械等许多东西，而这些还只是副产品。这些不断发展着的超级技术并非人类的祸害，它正把人类带进日新月异的未来。

作者曾有幸请韦尔纳·冯·布劳恩就本书提出的假设发表意见：

“冯·布劳恩博士，你认为太阳系的其他行星上能否找到生命呢？”

“我认为，我们也许会在火星上发现低等的生命形式。”

“你认为我们会是宇宙间唯一的智慧生物吗？”

“我认为，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中不仅有植物和动物，而且也有智慧生物存在，这是极有可能的。寻找这些生命是令人神往的工作，但是考虑到太阳系与其他星系之间相距遥远，我们的银河系与其他星系相距更远，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证实这些生命形式的存在或同他们直接联系。”

“在我们银河系中住有，或曾住有历史更悠久、技术更先进的智慧生物，这点是否可信呢？”

“至今我们还没有证据或迹象说明在我们银河系中曾有，或现在仍有比我们历史更悠久、技术更先进的生物。但是，从统计学和哲学的观点来看，我相信这些更为先进的生物是有的。但是，我必须强调，对这个论点我们没有可靠的科学基础。”

“是否可能曾有历史更悠久的智慧生物在远古时代到过我们地球呢？”

“我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但是就我所知，考古研究至今

还没有为这类猜测提出过任何证据。”

我和“土星火箭之父”的谈话到此为止。可惜，作者不能向他详细介绍所有的重大发现，种种不合理的事情和古籍中给我们留下的不解之谜——即我们用宇宙观点去考察时，古代文物向我们提出的数不清的问题。不过，冯·布劳恩博士期待着本书的问世。

12. 未　来

我们今天站在什么地方?

人类有一天会主宰宇宙吗?

来自无尽宇宙的未知生物曾在远古时代到过地球吗?

宇宙深处会不会有某个文明社会正在试图和我们联系?

我们的时代有许多发现会使未来大吃一惊，我们的时代真的如此可怕吗?

那些最惊人的研究结果应该永远保密吗?

医学和生物学能找到一种办法使低温冷冻的人复活吗?

地球上的人会到新的行星上去殖民吗?

他们会同那里的居民婚配吗?

人会创造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地球吗?

特殊的机器人有一天会取代外科医生吗?

到了 2100 年医院会备有各种器官供残缺者调换吗?

在遥远的未来，能不能用人工心脏、人工肺、人工肾等等来无限延长人的生命呢?

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中描写的十分不近人情，极不可能的事实有一天会成为现实吗?

把这类的问题汇集拢来，可以轻易地编成一本同伦敦的电话簿一样厚的书。世界上没有一天不在创造出一些全新的

---

* 《奇妙的新世界》：是英国文学家奥尔德斯·L·赫胥黎（著名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的孙子）的一本科学幻想小说，发表于 1932 年。书中幻想了一个奇特的社会，那儿的人从不生儿养女，婴儿由孵化中心成批生产，而且在诞生之前就已经规定了他们的智力程度和将来在社会中的地位。——译者注

事物，每天都可以在无法解答的问题表中勾掉一个问题。爱丁堡大学收到纳菲尔特托拉斯二十七万英磅预付款，用于研制一种智能计算机。这种电子计算机的原型用来跟一个病人对话，过后，这个病人不相信跟他谈话的是一台机器。设计这台机器的米奇教授声称，他的机器已经开始具有生命了。

这门新科学就叫未来学！其目标是利用现有的技术和智力对未来进行有计划的详细的调查和了解。全世界出现了许多智囊机构，这些机构是当代那些思考着未来的科学家们的"修道院"，单是在美国，这类智囊机构就有164个。它们接受政府和重工业部门的委托。最著名的智囊机构是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的兰德公司，这家公司是1945年由美国空军设立的。理由是高级官员需要对洲际作战有一个自己的研究计划。现在，有843名挑选出来的科学权威在这个两层楼的豪华研究中心工作。为人类最难以实现的冒险奠定基础的最初设想和计划就在这里产生。早在1946年，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就估计了宇宙飞船在军事上的用途。1951年兰德公司提出各种卫星方案时，方案被斥之为乌托邦。自兰德公司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以来，多亏这个研究中心，全世界有三千种至今还未观测到的现象得到了准确的描述。兰德公司的科学家已经出版了一百十几种书，这些书对推进我们的文化和文明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种研究工作见不到头，而且也未必会有什么止境。

同样在为未来而工作的研究机构还有：

纽约州赫德森河哈蒙的赫德森研究所；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的坦普高级研究中心（属通用电气公司）；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小阿瑟研究所，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巴特尔研究所。

政府和大企业简直不能没有这些未来思想家。政府必须

制定长期军事计划，大企业必须筹划几十年后的投资。未来学要提前一百多年规划好主要城市的发展。

比如说，有了今天的知识，就不难估计墨西哥今后五十年的发展。在作这样的预测时，所有可以想得到的事情都要加以考虑，比如现有的技术、交通和运输工具、政治形势和墨西哥的潜在敌手等。如果今天能作这样的预测，那末一万年前，未知的文明社会肯定也对地球作过同样的预测了。

人类有着一种尽可能地预先发现和研究未来的强烈愿望。离开了未来研究，我们就不可能弄清我们的过去。澄清历史的重要线索也许就在考古遗址附近，只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如何鉴别它们，因而毫不注意地把它们踩在脚下。

以上就是我为什么提倡一个“理想的考古年”的理由。我无法相信旧的思想模式的教诲。同样，我也不要求别人相信我的观点。不管怎样，我希望充分利用技术的精确性，没有偏见地解开过去之谜的时机很快就会成熟。

宇宙中存在着几百万颗行星，这不是我们的过错。

几千年前的日本常世神像的头盔上有着现代的搭扣和眼孔，这不是我们的过错。

帕伦克浮雕的存在，这不是我们的过错。

皮里·雷斯海军上将没有烧掉他的那些古老的地图，这不是我们的过错。

古代的经籍和传说中出现了这么多不合理的说法，这不是我们的过错。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些，而无视它们，拒绝认真研究它们，这就是我们的过错。

人类有着辉煌的前途，远远超过其辉煌的过去。我们需要研究宇宙，探索未来；需要有勇气去承担目前看起来不可能

解决的课题。比如，有关对过去的研究课题可能给我们带来对未来有价值的记忆。这些记忆以后会得到证实，并且将照亮人类的历史，为子孙后代赐福。